

痛斥

大

中央

報

大

中共問題重要文獻

（限郵政）連點郵回不...

一元電

限郵政）連點郵回不...

軍應在甚為增進地巨集...

以東贛州之錢北渡黃河...

所請補給作對連指定...

外仰即遵...

中共的宣傳鼓動策略

沿京路定...

征沿道已...

即行錄發...

一元印

與民交...

大 公 出 版 社



中

共

問

題

重

要

文

獻



中



文

類

576.25
858



國家圖書館



002900596



中共中央問題重要文獻

第四軍團司令部目錄

八、卅二年序 八日一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命令發表

滬華軍(甲)整個中共問題

一、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宣言

二、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何總長白副總長致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

三、副司令彭德懷新四軍長葉挺皓代電

四、廿九年十一月九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

五、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復何總長白副總長佳電

六、廿九年十二月八日何總長白副總長復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

七、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齊代電

八、三十年三月四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軍事報告之一部

正、三、(乙)新四軍事件與軍紀問題 一大會軍事報告之一節

一、廿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委員長展期限新四軍北移手令

二、卅年一月三日蔣委員長指定新四軍北移路線江電令

三、卅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解散新四軍通令

四、卅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五、卅年一月廿七日蔣委員長在中央紀念週訓詞

六、卅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七、卅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

新華通訊社記者談話

八、卅年二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發表

新四軍編爲七個師

九、卅年三月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對軍事報告之決議

一〇、卅年三月九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討論張參政員守約等六十四人提一軍令政令以利抗戰案之決議案

一一、卅年三月十日蔣委員長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休會詞

摘要

一二、卅年三月十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宣言摘要

八、(丙)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問題

一、卅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七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刪電

二、卅年三月二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國民參政會函

三、卅年三月六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致中共七參政員魚電

四、卅年三月八日中共七參政員復國民參政會齊電

五、卅年三月八日蔣委員長對於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之演說

詞

(丁)國內輿論

- 一、政治團結軍事統一 重慶大公報社論
- 二、關於新四軍事件 重慶大公報社論
- 三、新四軍叛變之解決 上海正言報社論
- 四、今後之國共關係 香港德環日報社論
- 五、抗戰的紀律 重慶中央日報社論
- 六、駁中共發言人的談話 重慶中央週刊論著
- 七、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 香港國民日報社論
- 八、四個要點 香港工商日報社論
- 九、關於共產黨問題 重慶大公報社論
- 一〇、一個合理的臨時動議 重慶益世報社論
- 一一、七參政員事件 重慶中央日報社論
- 一二、國家至上 重慶掃蕩報社論
- 一三、中山學社電七參政員

十四、孔荷寵告共產黨書

(戊) 國際輿論

- 一、英國名流評論中共問題 中央社倫敦專電
- 二、中國共產黨問題的內幕 紐約時報戴斐斐教授原作
- 三、從新四軍事件說到中國統一和民主的前途 奕人畢鍾宇先生原作
- 四、英賀希夫人論國民黨與共產黨 中央社倫敦電
- 五、泰晤士報評蔣委員長演詞 中央社倫敦電
- 六、真理報評論新四軍事件 合衆社莫斯科電
- 七、居里先生對於中共問題之觀察 路透社電
- 八、英援華會論新四軍問題 中央社倫敦電

完

八、英皇愛德華會館

九、德里次主禮堂

十、真耶穌教會

十一、蒙神士圖書館

十二、茂實森夫人館

十三、登萊圖書館

十四、中國英商會圖書館

十五、英國公海報館

(四) 圖刊真備

十四、兵部圖書共賞錄



中國圖書集成





序

我們編輯這本書的意思很明白，我們希望對於中共問題提供全部重要的材料和事實於公正的讀者之前，使關懷祖國前途的人有一部完整的參攷文獻，庶幾在觀察評論和研究祖國當前問題的時候，不致爲片面的宣傳所矇蔽，因爲看不清事實的真象，認不透問題的癥結。

事實是再明白也沒有了，中國今日的命運以及千萬代子孫的自由和幸福，完全繫於我們今天這個大戰是否打得勝，我們這個新國家是否建得成。若是離開了國家民族，便談不上一個集團，一個黨派或一個階級的利益。

抗戰建國的勝利和成功，其基礎建築在中國本身堅強鞏固的力量之上。中國目前固然已經握着「勝利之鑰」，但如果我們的力量分散抵消，我們的行動盲目錯誤，這個「勝利之鑰」還是很可能失去的。因爲有這個危險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我們黃帝的每一個子孫，都應該注視中國重大問題的發展，以冷靜爲理智的頭腦，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惟一標準，來辨別是非曲直，而且還要進一步糾正違反此種標準的錯誤行爲，以全國民衆的輿論，促其改過，共同努力，使中國能够一直走上勝利之路，建成自由獨立的新國家。

到現在為止，關於中共問題，多數人僅看到中共的宣傳文件，這種文件的内容當然是片面的，我們爲了明瞭事實的真象和問題的癥結，特別把所有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函電文告，完全搜集起來（至於各方宣傳機關的文字或無重大關係的函電，因其無關大局，故不列入），編成現階段國內政治問題的總文獻。我們相信這樣的編法是合理的，古人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在此比較研究之下，狐狸尾巴應無所遁形。

舉例說，關於中共不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事實，毛澤東等七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的「刪電」裏說：「關於政府對新四軍的處置，我黨中央曾有嚴重抗議，並提出善後辦法十二條，請政府採納，在政府未予裁撤前，滬東等礙難出席」。在中共七參政員致參政會的齊電裏也說：「乃向當局提出善後辦法十二條，時逾一月，未獲一覆」。但在蔣委員長對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的講辭中却說：「在這次擴參政會秘書處所接共產黨參政員的函電，知中共有先後兩次：（一）「善後辦法」（二）「臨時解決辦法」各十二條之提出，我可聲明：此等條件雖然在重慶的各位參政員多已收到，而政府方面無論機關或個人以及本席自己，却沒有接到他這樣的條件，現在我們在參政會中看這再次條件，先看他的題目，就覺得駭異，再看他的內容，更使人聯想到七七事變以前日本軍閥對國民政府與當地駐軍所提出的條件，在方式與名稱上，並無二致，尤其回想到戰前敵國屢次提出所謂「三原則」的條件要求我們承認的慘狀，更令人悲痛傷心」。就

這件事而論，中共的文件和蔣委員長講詞顯然不符，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材料來參攷。在整個黨派問題中，像這類不符之處很多很多，我們都應該加以比較，加以對照，然後才認得出「真面目」。所以我們希望本書對於讀者或有相當幫助。

民國三十年四月四日



中共開國重要文獻 序



甲、整個中共問題





一、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

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途亦已制就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貴帝子孫堅忍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福幸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防止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

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凡此諸項，均為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為奮鬥之鰲，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遠大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的一致努力，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途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為着以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四）取消對軍名義及番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如在抗戰前線之職責，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愛國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上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早已獲得同胞的贊許，我們求與中國國民黨的結盟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份，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的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寇探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地團結起來，我們偉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

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廿九年四月八日何參謀總長應欽在
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五次大會席上
代表政府答復參政員梁漱溟張申府
章伯鈞胡元倓光昇黃炎培等六人詢

問案原文

梁參政員漱溟等六人詢問案——迭聞各戰區戰地有我軍自相火併之事，是以敵人殘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殘也。減弱抗戰力量，授敵人以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逾於此。前者何參謀總長在本會駐會委員會上，一度報告，願尙未悉政府對於此事，眼前作何處置，及如何求其根本解決，永久消弭之道，擬請派員出席，明示方針，講求至計，

國家幸甚，依據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第七條提出詢問案如上，請求主席通知政府，定期答復。

何總長答復——應欽茲代表政府，答復本問題如下：

爲使全國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起見，全國上下均應遵守抗戰建國綱領。無論爲維持國家之統一，及抗戰之勝利，皆不應有下列行爲：

1. 破壞行政系統，建立特殊名稱。
 2. 違背現行法令，建立特殊組織。
 3. 利用軍隊，造成割據。
 4. 利用抗戰形勢，達成國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圖。
- 至於軍事方面，無論政治上如何寬大，均嚴格要求下列各點：

1. 軍令統一；
2. 軍政統一；
3. 軍訓統一；
4. 政訓統一。

軍令不統一，則軍隊之行動不一致。軍政不統一，則軍隊之建設與保育不一致。軍訓不統一，則軍隊之教育訓練不一致。軍政不統一，則戰鬥員之思想不一致。凡此種種，均於作戰之勝敗，有莫大之影響。任何國家，一到戰時，其一切武裝部隊，均應脫離黨團支配，而絕對接受最高統帥部之整理與指揮。至於編成國軍之後，無論平時戰時，均以抵禦外侮爲唯一任務，不應再由黨團操縱，以免影響國防，危害國家民族之安全。

十八集團軍在各戰區戰地與各友軍所發生之衝突，是否另有企圖，雖不能遽下判斷。惟該軍在抗戰期中之一切行動，尙未脫離中央黨團支配，亦未絕對服從最高統帥部，及所屬戰區長官之指揮，則業由事實證明。

十八集團軍在陝北造成一種特殊組織。卽所謂「陝甘甯邊區政府」繼又造成「晉冀察邊區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風氣，自行徵收糧稅，此外並擅設銀行，發行紙幣，至數千萬元以上，似此破壞行政系統，違背現行法令，利用軍隊，造成割據，企圖遠或國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實屬非是。至於軍隊方面，十八集團軍原係三個師，共規定四萬五千人，每月經費，已陸續增至六十七萬五千元，但據報該軍不用以餉，而用以擴軍，其士兵月給一元，排連長二元，營團長三元，旅長四元，師長五元，給養全由地方攤派，名爲救國公糧。朱總司令德等刪電謂其全軍有二十三萬之衆，在中央機關，從來無案可稽。據調查該集團現有人數，確比原來三個師爲多。該集團不但自由擴軍，而且自由行動，去年120D之359B不奉命令，由晉省五台開過河西，強佔綏米葭吳清各縣。蔣委員長前於二十七年曾有命令，晉省作戰部隊不准一兵一卒渡河。該旅西渡後。軍委會又嚴令趙日開回河東原防，但迄今並未遵令。

至於陝北行政管區問題，政府爲顧全團結抗戰，曾有如下之擬議：

名稱 爲行政督察專員區

中共問題重要文獻

中共問題重要文獻

隸屬 陝西省政府

政令 區內政令，一律遵照中央現行法令辦理。

人員 區內專員縣長暫由十八集團軍保請政府任命。

駐軍 專員區發表後，十八集團軍在陝甘甯各邊區留守部隊，一律撤至專員區內。

區域 由中央規定

關於軍隊問題又有如下之擬議：

1. 絕對服從軍令。(軍隊行動，絕無自由，軍隊之駐地與行動，必須服從軍令)

2. 其在各地所有縱隊支隊，應一律收束，編軍之後，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義，或自由成立部隊。

3. 人事經理應依照陸軍法規辦理

4. 該集團官兵之待遇必須遵照中央規定之餉章，不得再將軍餉挪為別用。

以上兩項問題，自本年一月四日起由應欽召葉參謀長劍英，屢次商議，但均無結果

而十八集團軍在各地地方之不法事件，反連續發生。

目前政府對於各地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寬大態度，希望十八集團軍，懷於國

難之嚴重，一致團結抗戰但在軍事上必須嚴格要求，任何軍隊，均應嚴守軍紀，絕對服

從軍令。如再有軌外行動，必照軍紀，予以嚴厲之制裁。

(廿九年四月八日)

二、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何總長白副總

長致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

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皓代電

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葉參謀長劍英即轉朱總司令玉階彭副總司令德懷葉軍長希夷均鑒，民族之存亡，基於抗戰之成敗；抗戰之成功，基於軍紀之嚴明，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在抗戰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團結精誠，用克艱悔宜勤，不乏勤績，孰意寇氛未靖，齟齬叢生，糾紛之事漸聞，摩擦之端時起，張蔭梧之民軍橫遭解決，鹿鍾麟之省政復被摧殘，晉叛軍之連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動，抑且冰炭相消，削減抗戰力量，中央以寬大為懷，冀全終始，以濟艱危，乃命應欽崇禧。與周副主任委員恩來葉參謀長劍英談商辦法，幾經研討，詢謀僉同，乃於本年七月十六日，綜合商談結果，提出極寬大之具體方案，呈奉核定，交周副主任委員於七月二十四日飛陝，與玉階德懷諸兄切商

遵辦，并於七月二十八日，由應欽電令各部，飭與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避免衝突，但周副
主任委員返滬後，對於商定之案，迄無確切遵辦表示，又提出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
法三種，致中央處理更感困難，最近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於八月十一日，分頭向山東
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衝突後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魯村，又復繼
續進攻魯省府及所屬部隊，損失甚大，總統帥部嚴令撤退，并令于總司令學忠查報，據
于總司令歌電復稱，查徐向前部於十四日攻佔魯村，本部一再電徐制止撤出魯村，徐當即
復電願遵令辦理，但並未實行，迨新博一帶之敵進犯魯村，徐部乃於十八日不戰而退，
該地遂於十八日晨被敵佔領，二十二日敵退，徐部復入魯村，至二十三日始撤去等語，
此外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
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
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并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
部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
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旅長苗瑞體以下
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
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陸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尙進攻不
已，同時北面十八集團軍彭明河部，復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夾擊，查蘇北魯省皆非

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則不戰而自退，對友軍則越軌以相侵，對商定後提示之方案延宕不遵，而以非法越軌視為常事，此不特使袍澤寒心，且直為敵寇矚目也，綜觀過去陝甘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屢次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四端，實為所謂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以糾正，甚將何以成爲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除蘇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實遵照外，茲奉委蔣前經會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關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作戰地域內，并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至周副主席委員恩來所提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法三條，其第一第三兩種，決難照辦，其第二種應俟開到規定地域後，再行酌辦，特併附達，盼復，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給純印，附抄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一份，周恩來所提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法三種一份。

附件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

一、關於黨的問題

中央最後決定：

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二十六條之規定。

二、關於「陝甘甯邊區」問題

中央最後決定：

區域：爲陝省之綏德、米脂、吳堡、葭縣、清澗、延安、延長、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縣、及定邊靖邊兩縣之各一部，（定邊縣城不在內靖邊縣城在內）甘省之合水環縣及慶陽之一部，（縣城在內）以上共十八縣。（內定邊靖邊慶陽不完整）其全部區域如附圖。（略）

名稱：改爲「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爲「陝北行政區公署」。

隸屬及管轄：「陝北行政區公署」暫隸屬行政院，但歸陝省府指導。又區內各縣由該區公署直接管轄，不再設中間機關。

組織：區公署設主任一人，其詳細組織由政府以命令定之，縣以下之行政機構一律不得變更。

政令：區內政令，一律遵照政府現行法令辦理。

人員：區內主任，准由朱總司令德保薦，其所轄各縣縣長。准由該區主任保薦，并

一律由政府核委之。

駐軍：十八集團軍在陝、甘、甯、留守部隊，一律撤至該區內。

附記：除此一區外，其他任何地方，一律不得援例。各方面公務人員以及公物等件經過該區時，不得留難。區內不准擅自發行鈔票。區內人民過去有與十八集團軍感情不融洽者，一律不得加以仇視。在該區設立軍事委員會辦事處及駐軍。

三、關於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待遇問題

中央最後決定：

- 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獨立旅朱德仍分任兩司令長官。（魯省黃河以北歸魯北。其區域包括：利津、蒲台、濱縣、濰化、濰縣、濰縣、惠民、德平、商河、陵縣、臨邑、濟陽、德縣、平原、禹城、齊河、恩縣、武城、夏津、臨清、高唐、清平、博平、茌平、聊城、鄆城、德縣、堂邑、冠縣、莘縣、朝城、陽穀、壽張、范縣、平陰、濰縣、濰縣，共二十六縣，其南面以黃河為界。）
- 二、第二戰區之地境如附圖（略）註明此項地境為臨時性，非永久性，亦非政治性。
- 三、軍事委員會之作戰命令絕對不受限制。本會命令之效力，應與各軍官之職權

二、關於作戰指揮，應由戰區司令長官稟承軍委會命令辦理。各副司令長官應絕對服從司令長官之命實行作戰，並不得干涉戰區內各省之政治黨務或預發鈔票。

三、為遂行作戰便利起見，晉東南方面由衛副長官負責。冀察兩省魯北及晉北之一部由朱副長官負責，晉西南方面由戰區司令長官直接負責。

關於晉省內作戰地境之縮窄劃，由國長官統籌呈軍委會核定。

四、十八集團軍全部及新四軍全部應掃數調赴朱副長官所負責之區域內。（即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並將新四軍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歸朱副長官指揮。

五、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須於奉命後一個月內全部調到前條之規定地區內。

六、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調赴前條規定之地區後，不得在原駐各地設立留守處辦事處通訊處及其他一切類似機關。

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調赴前條之規定地區後，不得變更名義，留置部隊或武器彈藥于原地。更不得藉抗日民衆力量為掩護，秘密武裝在原地活動，以免惹起地方糾紛。

八、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在前條規定之地區內，非奉軍委會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又除軍學委員會別有命令規定外，在其他各戰區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名義之部隊。

九、冀察兩省主席，由中央遴選任命，省府委員得由朱副長官保薦三人至五人。
冀察兩省政府暫設在大名，蔚縣附近，以便執行職權。

四、關於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編制問題

中央最後決定：

一、十八集團軍除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外，再加兩個補充團，不准有支隊。

（師之編制為整理師兩旅四團制）

二、新四軍編為兩個師。（師之編制為整理師兩旅四團制）

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遵守下列各條：

壹、絕對服從軍令。

貳、所有縱隊支隊及其他一切游擊隊，一律限期收束，編軍之後，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義或自由成立部隊。

參、軍事委員會隨時派員監驗。

肆、人事經理遵照陸軍法規辦理；經費暫以軍為單位，直接向軍需局請領。

伍、對於所屬官兵之待遇，須遵照中央規定之餉章，軍事委員會隨時派員監驗。

驗。

（完）

三、二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復何總長白副總長佳電

限卽刻到電慶第十八集團軍葉挺副總長何參謀總長敬之白副總長健生兩
公鈞鑒：爾公借重經商葉參謀長轉詢，奉悉。當以所聞重大，處此民族危機千鈞一髮之時，
為顧全大局，挽救危亡，經德等往接電商，獲得一致意見，茲特呈覆，伏乞鑒察，並
祈轉呈一統帥核示祇遵。(甲)關於行動，職軍所有部隊，莫不以遵照國策服從命令
堅持抗戰為唯一任務。四年以來，抗禦衆多之敵，並收復廣大之失地，所有戰績，為國
人所共睹，亦為 委座迭次明令所嘉獎。如知此次華北百團大戰，自八月號日開始以來，
已經兩月有半，現方進入第二階段，曾奉 委座明令，踴躍備至，全軍或奮。又如皖
東皖南戰役，粉碎敵之進攻，亦屬最 期之舉。凡此所陳，非為自敘勞績，實欲以表
明遵從國策服從命令捍衛民族國家奮鬥到底之決心，實貫徹於全軍之上下，而未敢有絲
毫或離也。其中一部份發生阻礙事件，如 德電所示者，皆之至堪痛心。其發生之原因

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經迭次陳明在案。最近蘇北事件，德等已於馬電（見附件壹之四）詳陳。委座。魯南事件亦有複雜原因，甚堪注意。除令該地部隊服從 鈞令約束行動外，擬請 中央速派公正人員予以澈查，如屬咎在職軍，德等決不袒庇，願受國家法律之處理。如屬咎在地方，亦祈 按情酌理，以明責任。古人有言，蒙難則明，偏聽則暗，言之理正，責得其平，况在艱苦異常之徵後抗戰，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難，自非不顧全大局專以磨擦為能事之人，未有不願消除紛爭團結奮敵者。故德等主張澈底查明，其是非曲直，便於永杜糾紛，以利抗戰。尙承 俯允，乞速施行。（乙）關於防地者。中央提示案中所列各條，七八月間經周恩來同志傳達後，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從，但下屬苦衷，亦宜 達。綠華中數營營部，多屬地方人民為抵抗寇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彼等以祖宗墳墓田廬舍父母妻孥所在，欲其置當面敵軍奸淫擄掠之慘於不顧，轉赴華北，其事甚難。委座廬山談話及告淪陷區同胞書中所示，彼等正衷心遵行，毫無違異，今忽令其離鄉背井，驅迫上道，其事甚慘。自平江慘案確山慘案發生後，新四軍後方各處如贛南閩西湘贛邊區鄂東皖西豫南等地區家屬及留守人員，橫被摧殘，毫無保障，今又欲將中各師北移，彼等流於前例，真不談血色變。况華北地區，水旱風蟲敵五災並至，樹葉為糧，道左相望，該地軍民已甚感維持之困難，有請轉移者，有請他調者，德等方力為抑止，告以苦撐，實亦甚難容納其他之部隊。以此種種，曾請恩來轉呈

中央，俯予允許大江南北各部隊仍守原地抗戰，一俟驅敵出國，抗戰勝利，自當移動以守集中之防地。茲奉 電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移動，懇中央寬以限期，以便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變，轉增德等無窮之罪。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責成彼等整飭軍紀，和協友軍，加緊對敵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戰，以免操之過激，轉費周章。德等對於此事，深用苦心，欲顧全地方，則恐違 中央之命令，欲執行 中央之命令，則恐失去地方人心，而抗戰勝利，全賴人心之歸屬，兩公高瞻遠矚，必不河漢斯言。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理宜策勵各方統一對外，庶免為敵人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且煎熬太甚，相激相盪，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用心，復違德等之所願。我為蚌鶴，敵為漁人，事與願違，反悔無及；此則德等肺腑之言，深願為兩公一吐者。爾公虛懷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維持調議，挽此艱難之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丙）關於編制者，戰軍孤懸敵後，欲殺敵致果遠成統帥所付之戰略任務，並遵從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所示原則，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組織擊隊，因而超過原來編制，此任務與組織之聯帶關係，實亦有其不得不然者。然以五十萬人之衆，領四萬五千人之餉，雖有巧婦，難以爲炊，故不得不委諸民衆協助，因而於敵後中有敵寇而無友軍之處，於驅除敵寇之後，建立抗日政權，創造抗日根據地

以民衆之衣糧，給民衆之武力，禦凶殘之敵寇，衛自己之家鄉，誠有未可厚非者。惟衣單食薄，艱難作戰，歷盡人間之至苦，然不爲法律所承認，不爲後方所援助，則精神痛苦，無以復加，故有請中央允予擴充編制之舉。中央亦爲顧全事實起見，允予酌量擴編如提案內所示，職等聞之，實深慶幸。茲所求者即請早日實行，並請對於編制額數酌予增加，以慰前線將士之心，亦爲國家培養一部可靠之抗日力量，非第楚弓楚得，無用懷軒輊之心，實亦爲國爲家，正賴此干城之選。（丁）關於補給者。敵後艱苦，已如上述，而子彈醫藥用品等件，尤爲缺乏。職軍已十四個月未發給顆彈片藥，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子彈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於是作戰則子彈缺乏，肉搏負傷則聽其自然。一雖明知中央亦處艱難境地，然職軍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述職聽；以求於艱難之中，稍獲涓埃之助。其他補給等項，均曾列款上陳，敬求一併核示。（戊）關於邊區省。陝甘甯邊區二十三案一案，懸而未決者四年於茲。近且沿邊之周圍，駐屯大軍二十餘萬，發動民快修築三道之封鎖線，西起甯夏，南沿涇水，東迄河濱，綿亘數省，規模宏大，耗巨額之經費，築萬里之長城，而於邊道北來之青年學生及職軍往來人員，或被扣留暗殺，或被監禁於勞動營，以此爭相驚疑，紛紛揣測，不曰大舉進攻，卽曰準備妥協，輿等聞之益耳，辯之焦唇。良以懸案未決，又加封鎖，空谷來風，猜疑易啓，亦無怪其然也。合亟懇請中央對於懸案則予以解決，對於封鎖則予以制止，釋立軍

民之疑慮，固合作之根基，實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己）關於團結抗戰之大計者。德等認爲抗戰至於今日，實爭取最後勝利千載一時之機。蓋帝國主義戰爭擴大持久之形勢已成，日寇正忙於進付太平洋上嚴重局面，如能堅持團結抗戰國策，不爲中途之妥協，不召分裂之禍，則我中華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領袖及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爭取獨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鑒於近月以來，國際國內之許多陰謀活動，誠有不測已於言者。聞日寇正策動中國投降，欲計與硬計並施，引日與壓力並用。德國則探聽和政策，欲誘中國加入三國同盟。而國內一部份人仕，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肅清投降道路，內外相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心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轉戰疆場，不惜肝腦塗地，苟利於國，萬死不辭，所祈求者惟在國內團結不能裂，繼續抗戰不變國策，故於鈞座所示各節勉力進行，而對部屬弱點，則加緊克服。亦求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而於聯合剿共內戰投降之說予以駁斥，以安全國軍民之心，復望改良政治，肅清貪污，調整民生，實行主義，俾抗戰重心，置於自力更生基礎之上，此皆國家民族之成敗所關，萬世子孫生存之所繫。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敬祈轉呈委座，採擇施行，無任屏營待命之至。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

副軍長項英同印佳。

四、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何總長白副總

長復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

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

英齋代電

特急。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參謀長劍英，即轉朱總司令玉階，彭副總司令德懷，葉軍長希夷，項副軍長英齋鑒；密。佳電歸悉，已轉呈委座，另有命令由劉次長囑戈參謀長傳達飭遵。惟應欽崇禮深愛死，臨事死所，陳各節，大部以對外宣傳之詞令，作延緩奉行之口實，似此是受命，未免太乏真誠。夫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必須有澈底統一之軍令，使各部隊分工合作，共同一致，而後可戰攻守，乃能悉中機宜，必須有嚴格整齊之軍政，使各部隊質量配備，皆遵規定，而後抗戰獲勝，乃能集中有效，同時地方行政系統，不容置加割裂，袍澤同心殺敵，不容陰謀兼併，是皆克敵致果不易之原則，亦

卽全國各軍所應必守之紀律。兄等身為軍人；自必深明此義，今披閱來電，按之事實，則兄等對統帥命令，仍以推諉延宕爲得計，迄無確切遵從之表示，而凡所指陳，更以避實就虛爲掩護，絕無平心靜氣之反省，此實應欽崇禱之所大惑，且對兄等不勝其痛惜，而願再竭精誠以相告誦者也。

來電不云乎：該軍所有部隊，莫不以遵照國策服從命令堅持抗戰爲唯一之任務，倘事實洵如所言，是乃統帥之所殷切期勉，舉國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隊之實際行動，果何如者！第十八集團軍自抗戰之始，何列入第二戰區之戰鬥序列，新四軍自成立之初，卽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戰目標與作戰地域，乃對此命令規定之範圍，迄未終始遵守，以求達成任務。始則自由侵入冀察，繼則自由分兵魯省，終則陰移新四軍渡江而北，明派援魯部隊伺隙而南，聲鼓相應，夾攻蘇北。似此擅離規定之戰區，夾攻蘇北之友軍，究係遵何命令！一而且所到之處，凡屬友軍，莫不視同仇敵，遍施襲擊，苟非慮存兼併，甯至一無例外！此種任意相殘之戰爭，又係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該省區原有各軍受命抗敵，對於兄等部隊之突來攻襲，事前既略無猜疑防範之心，臨時復力避衝突爲志，因之常受不意之夾擊，竟由忍讓而被創，及至事後，又須格遵中央嚴禁鬪釁之旨，未敢稍存報復之心，祇有紛紛向中央呼號哀訴，僉謂苦鬥前方，不敗於當面兇悍之敵寇，而將亡於駢肩作戰之袍澤，應欽崇禱每覽此方此類報告，既不

勝一上聞，復無詞可以相慰，往往擅電脚調，咨嗟累日。而兄等部隊侵襲之計已傳，割劇之勢坐成，來電所謂離離事件，所謂摩擦糾紛，胥屬由比而生。禍端誰啓，責有攸歸，通國皆已共見。蓋無論蘇北或魯南各區域，實與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所指定作戰之地區，固風馬牛不相及也。如果貴軍能服從命令，不作此規外行動，則摩擦何由而起，糾紛更無由而生！此固不待智者而明矣。

且自兄等自由行動以來，流帥迭有命令制止，詎料兄等部隊於提示案送到後三個月內，反愈變本加厲，相繼大舉攻擊魯蘇，統帥又嚴令制止，然兄等遵令撤出魯村之報告甫來，而蘇北喋血之鉅變驟起。歐察兄等部隊之所爲，不爲不體念中央委曲求全之苦心，且更利用中央一再優容愛護之原意，冀逐漸擴充而一氣貫通冀魯蘇，完成其外線長蛇之勢，又無與大敵割纏之勞。

嗚至師行所至，見敵則避，夜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萌。我之所痛卽爲敵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孫等部因兄等橫施攻襲，奉令調開以後，我軍實力遽形薄弱，敵遂得舒其喘息，布置軍事，發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隊方塵揚手蘇北，賊正煊染宣傳百團大戰之時，一面敵人橫斷河北之德石鐵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得迅速完成者，亦於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鋪張，舉行開車典禮，此則兄等排除友軍自殘手足養寇資敵所謂團結抗戰中實際行動之表現也。

至對於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隊所到之處，凡縣以下之基層機構，則假借民意以摧毀之，凡主管全省政務之省政府，則罪以廢標口號，濫用暴力以破壞之。上自地方軍政當局，下至縣鄉工作人員，該軍欲加排除，則一律誣以投降妥協之惡名，驅迫殘戮，極人間之至慘。在晉冀各地如是，在魯蘇贛區亦復如是。聞者驚心，見者錯愕。而身受迫害之軍民，聞風幸免，怨憤相誓，至謂該軍在晉冀魯蘇之所為，跡其手段，幾與敵人同處殘戮我同胞與製造傀儡維持會之方式，如出一轍，探其居心，則凡敵後各地，非屬該軍設置之政治組織與民衆力量，必須一掃打盡，惟虎自張，為敵前驅。此言雖激，亦既為道路所彰聞。而兄等乃至稱為「驅除倭寇之後，建立抗日政權」，其實凡在中央命令系統下設置之地方組織，何一非抗日政權，該軍竟為標揭，顯存彼此之心，別抱揚抑之見。況若干敵後地方，原無敵人盤踞，該軍開至其地，放棄原來任務，已違作職本旨，即該地係為該軍所收復，如果既從命令，亦應將其行政組織交由中央設置之省政機關負責建立，不容別立系統，輒自把持，否則全國各戰區作戰部隊，設均效法兄部所為，到處自由建立政權，則中央對於各省之行政組織，豈不本解體，再無維持餘地。不惟此疆彼界，形成封建割據之局，而當前領導全國民衆艱苦抗戰之火業，豈非網緝盡解，再無提挈可能。此則兄等部隊在抗戰之中破壞政治軍事之實情也。

抑兄等來電所稱之防地，竟併指華中敵後該軍所到地區而言，似謂該軍由攻襲友軍

破壞行政系統而自由開入之各地方，均應爲該軍所據有，亦且有移動之困難，非中央所得而區處，否則且影響人心。夫部隊作戰地境及任務，皆由統帥部命令所指定，決無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動之防地，如非別具作用，則任何部隊，皆應奉令開調。更無失去地方人心之理由。須知冀察魯蘇豫鄂皖等戰區內，中央均於敵軍後方配置正規軍及大量游擊隊，其於地方團隊及民衆武力，則規定由地方政府統率，在軍事統一指揮之下，一致抗戰。實施以來軍政雙方，極爲協調，民衆配合，亦極融洽，戰績昭著，實力增強，若無兄等自由行動之部隊擅自侵襲其間，不使各友軍腹背受擊之憂，民槍被收繳之害，民糧被徵完之苦，損傷軍民作戰力量，逼其日相抵消，則我在敵後方之戰績，庸非止此！至兄等謂「事不敵後，多屬地方人民爲抵抗敵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欲其置營面敵軍奸淫擄掠，慘於不顧，轉赴華北，其事甚難」云云。將謂此項部隊爲正規軍耶？則正規軍隊豈有不能遵令調動之理，信如所云，則凡藉蘇戰區等省，如冀魯豫蘇湘粵桂等省之部隊，均將不能調赴其他戰場作戰，有是理乎！將謂此爲地方團隊及民衆游擊武力耶？則中央早有明令撥歸地方政府負責統率管理，非兄等職權之所應過問，更不能謂與兄等所部發生關係，遂應將其人數代謀全納入兄等部隊編制之內，反使各地民衆倍增俯從之痛也。因此又證明兄等來電所謂編制方面因任「與組織之聯帶關係因而超過原來編制現在有五十萬人之說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統帥部對於各軍任務分配，均視其軍隊之

索實與敵寇之情形，而規定作戰地區與作戰任務。第十八集團軍原在晉北作戰，新四軍原在江南作戰，其性質裝備，皆與規定地區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略地，募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千人，而至今竟稱爲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裏骨成軍，能否任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而且對外宣稱中央未按該軍兵額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總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准而自由擴編者，敵後游擊隊且不下百餘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編而自由領餉者。茲兄等所稱人數，若爲未奉核准而擅自毫無限度之擴編，恐再鬧幾時，勢必號稱百萬，中央安有如許財力，地方安有如許民力，供給此核定數目以外無限制之兵員！若本無此數，而漫爲虛報，則法定編制尙應剔除缺曠，更無不經點驗而濫發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戰建國統一軍政之原則。

至於補給方面，該軍年來所領子彈藥品，中央均按照該軍法定編制及作戰消耗狀況充分發給，與其他國軍一律待遇，毫無差別，乃兄等來電，竟謂「十四個月來未發顆彈片藥，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倘果如所言，則此十四個月來，該軍在河北連續攻擊鹿鍾麟朱懷冰高樹勳孫良誠各部，在山東連續攻擊沈鴻烈等部，在蘇北連續攻擊韓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擊友軍之一切行爲，其彈藥從何而

來！而且最近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等多數師旅團長，皆被新四軍與十八集團軍不意襲擊，南北夾攻，以殲職矣，國人方謂中央以抗敵之簡塔彈藥，實為該軍攻擊友軍蹂躪地方之資，多加責難，而來電抹煞事實，尙以久未補給為言，其將何以自解！

再如來電語及邊區問題，稱「邊區二十三縣一案，懸而未決四年於茲。」又稱「羣相驚疑，紛紛揣測」，及「懸案未決又加封鎖」云云。查所謂邊區，純係兄等自由破壞地方行政系統之不法組織，中央迭經派人與兄等商洽，懇求正當解決，而每度洽商結果，均以兄等堅持特殊組織，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實施於該區，體制規章，必欲獨為風氣，更復對地域範圍爭持固執，以致毫無成議。此何得綱為懸案！且中央雖不認所謂邊區之法律地位，固始終為抗戰大局而曲予優容，初未嘗因該軍之侵凌壓迫，而有一兵一卒相還擊，而兄等部隊則已馳突數省，軍政大員之被殘害者，已不可數計，以視兄等動輒誇大宣傳之平江事件、礪山事件、重輕之去，何啻天淵！何況平江礪山等處，皆非兄等防地，無論中央與地方，亦未有明令之許可，貴部更無任意擅留之理由，而且當此敵探漢奸潛伏各地，甚至冒充各名義肆意擾亂為害後方之時，若不嚴格取締，誰能認其真偽，辨其邪正，各地政府，職責所在，自不能不依法處理。如果貴部能嚴守法律，不越規擅留，則此等平江礪山事件，即無從發生。乃兄等不自反省，竟以此為口實，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此豈團結一致精誠抗戰之所為乎！今中央提示案，對於邊區已示寬大

解決之道，若仍有意遠遜，不肯接受，專圖散布蜚語，中傷中央，冀達擴張割據地盤之私慾，則視聽昭彰，是非具在，豈盡掩國人之耳目！

此外來電中最足令人駭詫一點，即謂「國內一部份人士，正在策動反共高潮，肅清投降道路，內外相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立」；又稱：「求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等語。查中央執行抗戰國策，一貫不變，邇來敵偽勞感力窮，我抗戰方針之正確明顯，抗戰決策之堅強有效，不唯全國婦孺所共知，即友邦人士與國際輿論，亦皆一致稱頌，曾不意兄等乃竟不察事實，而尚有請中央明示方針之要求！至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恐祇有漢奸偽組織發此謬論，即敵寇亦已不敢再存此妄想。而兄等反為此言，誠何異為敵偽張目！更不知兄等曾否計及此言之將搖惑人心，而貽抗戰以極不利之影響！兄等迭次對於各地友軍之攻襲，均先欲以妥協投降之名，令觀來電所稱，誠又未明意向之何在矣。

溯自抗戰開始之時，中央以精詳團結一致禦侮相倡導，兄等以取消原來特殊軍政組織實行三民主義歸屬於中央統一，指揮之下，矢無失信，皆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用能使譽世刮目，敵寇畏膽，以莫抗戰勝利之始基。敵使兄等率循初志，服從命令，尊重法紀，督率所部，恪守軍人本分，發揮軍人天職，終始一貫，為國效命，事之可幸，孰

逾於斯，不謂抗戰方及中途，而兄弟等部隊漸有背離國策玩忽軍令之行動，兄弟等不加戒飭，致使迷途日遠，舉措益非，誠不能不引為痛惜。檢討最近十年以來兄弟等部之行動，棄置當面之寇敵，惟務地盤之擴充，遵照國策之謂何！踰越指定之戰區，阻撓軍令之執行，服從命令之謂何！日尋攻殘之紛爭，抵消作戰之效力，堅持抗或之謂何！然而中央為顧全抗戰之大局，統帥為愛護抗戰之實力，對於兄弟等部隊種種違令干紀之行動，不惟迄今大度包容，未加罪譴，而且始終顧全，期以精誠相感。始則改劃作戰地區，屢將被兄弟等攻之國軍設法他調，以避免摩擦，最後且不惜將抗戰有功之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與戰區抗戰有功之國軍各部，均予調劑；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階兄指揮冀察區內軍事指揮之大權。俾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全數之中該區域內，得有廣大之作戰地域，盡量發展抗戰之功用，並免與友軍雜處，根本消除所謂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國各軍，仇敵愾，無所牽制，得以各對當面之敵專心作戰。中央之所以維護兄弟等所部，委曲求全，蓋已無微不至矣。切望兄弟等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厚築兵力，掃蕩冀察殘敵，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同胞所祈求於兄弟部者，惟此而已矣。

總之，提示案中對於兄弟等希望之一切問題，均已剴切規定，平停妥當，應欽崇禧十月皓電，復本革命大義，開誠規勸，此次委座續發命令，又更逾格體諒，寬展限期，務盼兄弟等恪切遵照，依限實施。應欽崇禧所以不憚再三申告，純為貫徹抗戰國策，爭取最

後勝利，確認軍令法紀之尊嚴，必須堅決維持，始能策勵全國軍民，共趨一軌。亦惟有舉兄等部隊聽從軍令調度，忠實執行任務，始能有裨於抗戰。中央對兄等所部，自必愛護扶持之有加。若仍放棄責任，專以擴地凌人為目的，任令智辯如何動聽，而前方袍澤鑒於替翼蘇魯之前車勢必人人自危，中央亦難終遏其悲憤，所願兄等推察本源，撫躬循省，屏絕虛矯，懷念時艱，勿為敵黨所稱快，勿為同胞所痛心，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同仇禦侮，必出以真誠，善始善終，宜持以貞信，本急公忘私之義，追求來陳往之功。時機不容再誤，遑令乃見公忠，一槍一彈，皆為殺敵而施，同德同心，永絕蕭牆之隙，現在舉國軍民，皆對抗戰抱有必勝信念，而所颯颯引為憂慮者，厥為兄等部隊之縱橫爭奪以損及軍事之效能，倘得由兄等之翻然悔悟，放棄規外之行動，負起抗戰之大任，將見寰宇鼓舞，精神愈奮，勝利愈近。來電所謂國家民族成敗之所關，萬世子孫生存之所繫，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尚希兄等熟思而深察之！幸甚幸甚！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齊啟。

五、三十年三月四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

第一次大會軍事報告之一部

甲、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之編成及其作戰任務之規定

十八集團軍係二十六年秋在陝北編成，最初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旋乃改編為十八集團軍，其全部人槍共編為三個師（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中央任命朱德。彭德懷為集團總副司令，賀龍。劉伯誠。林彪為師長，列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歸關長官指揮，開赴晉北作戰，太原失陷後，即規定在晉北敵後游擊。

新四軍係南京失陷後，准葉挺、項英收編舊部所編成，其全部人槍，共編為四個支隊，相當於一個師，中央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歸關長官指揮，規定在江蘇京滬地區游擊。

乙、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自由行動及其在各地攻擊友軍之事實
廿七年，十八集團軍已自由開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賀龍。趙成金。呂正操等部，及時進縱隊。青年縱隊等，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蠡縣。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寺。鎮金寺等處地區，次第解決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部，及喬明禮部。丁樹本。張錫九。尙中業。楊玉崑。趙天清等部，於是中央所編成在河北之抗日民軍，悉被摧殘。

二十八年，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乃竄至山東，遂在山東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如長清之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壽光之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台。鉅野。萊蕪。蒙陰等縣團隊

，不被解決，卽遭圍擊。九月以後，制東保安隊，被其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第八旅，魯東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邱縣。萊蕪。東平。嶧縣等保安隊，及膠城區常備隊。此外各地之民衆自衛組織，被解決者不可勝數。山東省政府馴至無法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撲滅晉南之三角地帶內之敵軍，乃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勾引晉新軍薄一波、韓鈞，我勝伍等叛變達十餘團之衆，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收編叛軍，並北戰場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

二十九年一月，十八集團軍在河北方面又集中一二九師一二五師，并分調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秀峯等部，分途向冀中冀南之國軍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及孫良誠。朱懷冰。高樹勛等部，均以被攻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殘，乃忍痛退出冀察，孫良誠。高樹勛等向黃河以南魯西轉進，鹿鍾麟。朱懷冰等則晉東南轉進，而十八集團軍仍復節節進逼，經統帥部迭電制止，乃爲時無幾，而孫。高兩部，又復被其再度圍攻，此該軍力謀消滅河北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同年六七兩月間，河北十八集團軍又移兵南岸，時彭明治。楊勇。楊尚志。蕭華。陳再道。趙金城等及一一五師主力，對孫。高兩部攻擊，激戰數旬，孫。高兩部不得已又退回黃河以北。該軍於佔領魯西之後，又逐漸伸張其勢力，以侵擾豫東皖北，並與由江有渡過江北之新四軍部，互相呼應，向魯蘇皖豫邊區節節進逼，是該軍等已一露奪

向友軍攻擊發展，而竟置敵人於不問矣。蓋既將河北友軍攻走，而又不贊河北境內敵人專心作戰，復渡河而南，侵擾友軍，致河北之敵，得以舒其喘息，在華北方面，積極佈置軍事，發展交通，建設經濟，開發資源，其新建橫斷河北之礪石鐵路，於二十九年六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於十一月十五日迅速完成，舉行通車典禮。此外對於交通經濟，尙有重要設施，另詳「鹿朱高孫張喬等部被迫」裏後敵對華北交通產業開發概況一覽表」。

據此事實，該軍用意，不單襲擊友軍，發展其勢力，而實則爲「作偃，自殘手足，結果所至，不獨被襲擊，且實際上即爲協助敵軍建設其佔領區域而已。

二十九年八月，佔領魯西之十八集團軍，又分兵魯南，協同山東縱隊徐向前部，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進攻，沈主席爲避免衝突，率部後撤，魯村遂於八月十四日被其佔領，但彼仍繼續進迫，經統帥嚴令退出魯村，迄未遵令。迨以向魯村進犯時，彼等不戰而退，拱手讓敵，旋撤退去，彼等又復進佔。此該軍力謀消滅山東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二十九年十月，蘇北方面，又發生黃橋事件。先是，十八集團軍進佔魯西後，八月攻魯村，九月移軍南下，而江蘇新四軍之阻敵。管文蔚等部，則於七月擅自渡過江北，襲擊韓德麟所屬陳泰運部，八月佔泰興東之黃橋，九月陷泰州東之姜堰，十月初旬，乃

聯合北綫十八集團軍，對韓德勤包圍攻擊，當時南路新四軍有陳毅。管文蔚。王劍。李濬等部，此路十八集團軍有一一五師一個旅，及彭明治。羅炳輝。黃克誠。張愛萍等部，韓德勤部突受襲擊，八九軍軍長李守維以下殉職者不下數千人，此後韓德勤部即陷於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敵軍之四面包圍中。十一月二十九日，淮安寶應之敵向韓德勤部進攻，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竟同時向韓德勤開始猛攻，戰鬥至十餘日之久，雖經韓部阻止，但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以及淮寶一帶之敵軍，仍環峙與化外圍，而韓部之補給綫，遂被完全截斷，此該軍力謀消滅江蘇省政府，必欲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丙、統帥部處理經過及提示案之內容

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之行爲雖如上述，但統帥部爲愛惜國力起見，始終予以寬容，而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亦屢次有所請求。二十九年七月，統帥部乃根據葉參謀長先後請求之一切事項，作一提示案，此案內容，大半係採納葉參謀長之意見，其最重要之部份，則爲允予劃一極廣大之作戰區域，但須將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掃數調赴該區域之內，實行對敵作戰，統帥部蓋鑑于十八集團軍新四軍竭力宣傳中國非游擊不能抗戰，非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不能游擊，藉此掩護自由行動，任意侵入友軍戰區，而事實上則不打敵人，專打友軍，企圖擴張其勢力，此種反游擊，卽不抗戰之現象，統帥部未忍予以揭破，任提示案中，對於任何事項，皆特別寬大。不意該案交付後，各方面之衝突事件仍不

斷發生，而魯蘇方面，竟愈演愈烈。十月十九日，何參謀總長白副參謀總長乃以皓電將指示案正式下達，并令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底以前，將黃河以南之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部隊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作戰，該電下達後，該軍等不特無接受命之誠意，而朱、彭、葉、項且以佳電呈復巧爲辯飾，願欲以文電爲宣傳工具。十二月八日，何白兩總長復以齊電剴切勸諭，同月九日，又下達展期命令，凡黃河以南之十八集團軍部隊，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在江南之新四軍，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長江以北，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作戰。

關於皓齊兩電之全文，已分發，不贅述。

丁、處理新四軍事件

新四軍不遵令北移，早有定謀，二十九年底，該部移兵蘇南，先後盤據金、丹、句、郎、溧陽等縣，擴充其東南政治分局，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并併吞第二游擊區內之抗戰部隊。一月四日，乘國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該叛軍即集中七個團之兵力，分三路圍攻，第四十師倉卒應戰，願長官爲維持軍紀，於是下令制裁，自六日至十四日止，計一週間，即將該叛變部隊全數解散。統帥部爲整飭軍紀，乃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拿獲之該軍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並通緝在逃之副軍長項英。

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不幸事件，殊可痛心，統帥部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乃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亦不容猶疑。

戊、新四軍事件處理後統帥部所接獲之奇特情報

自新四軍事件處理後，統帥部接獲各種奇特情報，即據報有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名義，於一月漢口委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二月巧日，又宣佈新四軍編為七個師，委陳毅為第一師長，張雲逸為第二師長，此種僭竊政權，破壞國家統一，及妨害抗戰之舉動，不知是否為真正中國共產黨之所為。

己、統帥部對圍剿抗戰及維護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之苦衷

三年以來，與敵作戰，凡主戰任務，如重要守務，（即正戰）皆由國軍擔任，但因戰場係在我國領土，遂有淪陷地區，於是不能不探游擊戰，以配合正規戰，而正規戰綫，北起包頭，南迄杭州，曲折蜿蜒數千餘里，每一廣東戰場，凡此皆無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以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不能擔任正規作戰，故配備於晉北及江蘇京滬間游擊。就兵力言，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亦僅能担任此項區域之任務，除此項區域以外，統帥部對其他淪陷地區，則另行配置六十萬之正規軍，及八十萬以上之游擊隊，放在游擊戰方面，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均不過擔任一小部分之任務，在全局戰局上，并不重要。詎料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竟以保存實力及擴大實力為目的，不但不認真執行規定之任務

，而且自由行動，不打敵人，專事襲擊友軍，兩年以來，十八集團軍由晉北打至蘇北，新四軍由江南打至江北，復竄擾安徽湖北等地，一意併吞部隊，佔據地方，不但對消抗戰力量，而且幫助敵人加強淪陷地區之統治。又兩年來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到處宣傳游擊戰成績，其實國軍數百萬，除在正規戰線作戰之部隊外，其在淪陷區之數十萬大軍，及八十萬以上之游擊隊，日與敵人苦鬥，則并未宣傳，蓋以軍事行動，尤其是部隊運動，頗有不能宣傳以期保持機密者，於是一般人多以敵後游擊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專任，而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亦藉此以掩護其自由行動與襲擊友軍之舉。

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襲擊友軍，自二十八年以來，最初係從兩隊及游擊隊入手，迨勢力膨脹後，即公然進攻正規軍，河北韓、朱、孫、高各部之被圍攻，係在河北民軍及游擊隊被十八集團軍次次解決之後，蘇北黃橋事件，及韓德勤在與化被圍，係在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打擊魯蘇保安部隊及游擊隊之後，何自爾總長皓濟兩電之發，乃統帥部鑑於河北及黃橋事件之前後一轍，不得不決心對敵軍令，蓋如再予放任，則彼等必竟向正規戰線進攻，自在意中。

國人有不明內容，以為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僅有如許力量，何以竟能任意橫行，而無可與之敵者，茲說明其原因如下。

1. 抗戰軍興，全國大團結，任何人皆不料其有此作風，未予注意防範。

二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均係國軍正式番號部隊，接近時，原無防範之必要，迨突然遭受襲擊，已屬不特佈防。

友軍與敵作戰時，彼即乘機襲攻友軍之側背，友軍防不勝防。彼等肆意造作謠言，布置疑陣，并施行一切挑撥。聞之手段，或誣稱某人有通敵嫌疑，或硬指某人為摩擦專家，既售其計，即分別襲擊，各個擊破。

十八日統帥部始終無制裁命令，任何部隊被攻時，統帥部均令相忍相讓，於是所有被攻之軍隊部隊，均向統帥部請示行動，在請示期間，自不敢還擊，而奉到指令之後，又不手。前敢不忍痛退讓，常有明明已被包圍，而向東手等候指令，致被解決者。至於所失土地，統帥部既無命令，即不敢施行反攻。

此次顧長官在南方當機獨斷，斷然制裁，實為抗戰以來之第一次，而統帥部追認此種處置，亦為抗戰以來之第一次，統帥部始終抱定團結抗戰之主旨，統率全國軍隊，從事抗戰，黃橋事件以前，不願增加制裁，原為團結抗戰。黃橋事件以後，必須貫徹軍令，務為團結抗戰，蓋國家無綱常，即國不成國，軍隊無紀律，即軍不成軍，將何以抗戰，將何以建國，此不特智者而後知也。又兩軍來十八日，國軍及新四軍均係正式番號部隊，而且自由行動，不待指示，軍事變遷，兩軍以來，十八日國軍及新四軍均係正式番號部隊，

抗戰迄今，全部軍事工作，大體尚稱順利。惟以部分軍隊，未能嚴守紀律，在第二期抗戰階段中，不免將預期之效果減小。統帥部爲求補救起見，惟有鼓勵全國軍民，堅持必勝信念，貫徹抗戰方針，並排除萬難，以完成其所負之重大使命，統帥部雖已將新四軍明令解散，但對十八集團軍，迄今仍抱愛惜國力之見解，懇切盼望十八集團軍全體袍澤，能澈底明瞭服從作戰命令之重要性。至於黨派問題，在統帥部方面，就純軍事立場言，應不必與聞，蓋統帥部之所執掌者，爲建立國家軍隊，與使用國家軍隊，其性質不出軍政軍令之範圍以外，而大敵當前，使用全國軍隊，不應有所偏私，亦不宜有所遷就，而僅須斟酌敵情，地形，及我軍狀況，適宜部署，以求制勝，故軍令一經頒發，卽屬絕對尊嚴，不容絲毫侵犯者也。

於此有須附述者，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之行動，如仍不遵軍令，一意孤行，或竟擴大範圍，是否將影響於抗戰，此實爲國人之所疑慮。關於此點，可爲國人明告，該軍等此種行動之發展，其妨礙抗戰計劃，在某一地區某一時期之進行，自屬可能，然決不能動搖我抗戰之全局。若該軍等此類行動，已有二年以上，除在冀察魯蘇兩戰區有時給予敵人以相當機會外，其他各戰區固未受若何重大影響，惟前線將士，倍覺艱辛，預期戰果不免減少，該軍等之妨礙抗戰，已在二年之前，而不自今日始，今該軍等妄認之企圖，我前線各軍，皆已明白察知，決不致再如以前之突受襲擊，而不及防範。故無論該軍

是否覺悟，統帥部必始終執行整個抗戰計劃，而保證其不受任何之影響。然我政府與統帥部，固甚望該軍將士，以國家民族爲重，本其過去團結一致抗戰無悔之初心，尊重軍令，一致努力，以加速我最後勝利之實現，此則不啻我全體國民革命軍將士所禱祝，亦必爲我全國同胞所切盼者也。

至於政治問題，不在本報告範圍之內。

以上所談，因限於時間，僅就其重要者提出報告，其未報告者，另製有圖表懸掛會場，以供參閱，仍望各位先生予以指正爲幸。

（此處有模糊之文字，似有「第一、第二、第三」等字樣，但已難以辨認）

附錄

鹿（鍾麟）朱（懷冰）高（樹勳）孫（良誠）張（蔭梧）喬（明禮）等部被
迫離冀後對華北交通產業開發情況一覽表

| 項別 | 鐵 | | | |
|-------|-----------------|----------------|--------------|---|
| | 路名 | 經過路線 | | |
| 東路 | 東觀鎮—滌縣—昌治 | （二〇〇餘） （狹軌） |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 | 所經各地多屬山地對於敵軍運價值甚大 |
| 德石 | 德州—衡水—東鹿—石家莊 | （一八〇） （寬軌） |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一、寬軌運輸力大 二、所經地區農產豐富宜於植棉 三、此路完成對於敵之紡織業與軍需工業之發展大有補助 |
| 候翼 | 候馬—曲沃—翼城 | （四五） （狹軌） | 二十九年十一月間 | 對於敵軍運有甚大價值 |
| 塘沽—北平 | 塘沽—北平—門頭溝—涿鹿—大同 | 未詳 | 正修築中 | 運門頭溝及大同煤至塘沽轉輸東運 |

中共問題重要文獻

| 幹路 | | 公路 | | 小計 | |
|------|----------|----------|------|--------|---------------|
| 津浦幹線 | 沿津浦鐵路 | 北平、瀋陽 | 約二〇〇 | 二十九年底 | 增強軍運及吸收沿線物資 |
| 平南幹線 | 北平、獻縣、南宮 | 北平、瀋陽 | 約三五〇 | 二十九年八月 | 可吸收冀中資源並利運 |
| 平漢幹線 | 北平、漢口 | 北平、瀋陽 | 約四五〇 | 二十九年九月 | 增強軍運及吸收平漢沿線物資 |
| 同蒲幹線 | 沿同蒲鐵路 | 白登、平遙、臨汾 | 約八〇〇 | 二十九年七月 | 增強軍運及吸收同蒲沿線物資 |
| 白晉幹線 | 白登、晉中 | 沿平津平綏 | 約二五〇 | 二十九年六月 | 增強軍運及吸收平綏沿線物資 |
| 塘綏幹線 | 沿平津平綏 | 天津、瀋陽 | 未詳 | | 增強軍運及吸收沿線物資 |
| 津高幹線 | 天津、高碑店 | 天津、瀋陽 | 一四〇 | 二十九十一月 | 增強軍運及吸收沿線物資 |
| 津保幹線 | 天津、保定 | 天津、瀋陽 | 一六〇 | 同 | 右增強軍運及吸收沿境物資 |
| 滄石幹線 | 滄州、石家莊 | 滄州、石家莊 | 二五〇 | 同 | 右同 |
| 小計 | 四二五公里 | | | | |

| 附 | 河 道 航 線 | | | | 線 | | | |
|---|-------------|------------|-------------|------------------|---------|-------------|-------------|-----------|
| | 大清河 | 子牙河 | 小清河 | 衛河 | 小計 | 石井幹線 | 徐汴幹線 | 邢濟幹線 |
| | 保定—清縣—天津 | 石家莊—天津 | 濟南—渤海 | 新鄉—大名—運河 | 約四四〇九公里 | 石家莊—井 | 沿開海東段 | 濟南—臨城—盛邢台 |
| | 二十九年六月 | 二十九年四月 | 二十九年六月 | 二十九年七月 | | 約四九 | 約四〇〇 | 二六〇同 |
| | 可吸收冀中資源經津東運 | 可運晉省煤鐵經津東運 | 可吸收魯省資源出海東運 | 可運晉南及冀南煤鐵礦物至天津東運 | | 增強軍運及吸收正太線資 | 增強軍運及吸收沿盛物資 | 右同 |

(一) 根據本表可知敵自去年夏季以來覺得從容裕裕對於華北經濟交通之開發建設收獲相當豐收

(二) 控製冀中之鹿朱商孫張喬諸部，如不被十八集團軍襲擊壓迫離冀而

乙、新四軍事件與軍紀問題



17

卷

三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一、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委員長展期

限新四軍北移手令

前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各部隊限期開補黃河以北作戰，茲再分別地區，寬展時期。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希即遵照何白參謀正副總長十月餘電所示之作戰地境內共同作戰，克盡職守，毋得再誤，此令！

蔣中正十二月九日

三、三十年一月三日蔣委員長指定新四

軍北移路線江電令

（一）該軍團在無為附近地區築結，

爾後沿冀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途已令各軍掩護。(二)所請補給，俟達到指定地點，即行核發。除分令顧長官知照外，仰即遵照！中正江未令一元印

三、三十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解散 新四軍通電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十五)亥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溧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胆敢明白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為敵作伥，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我前方被襲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若不忍痛反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衛，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餘，體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為應付危急，伸張綱紀，不得不為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陰謀，業於元(十三)日將拿獲該軍參謀處長之供詞，電陳鈞鑒。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未獲，正在飭屬嚴緝歸案。所有處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行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

，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着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瑛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着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三十年一月十七日）

四、三十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發言

人談話

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之遭受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與敵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經中央為調整軍事部署起見，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軍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並指定繁昌銅陵一帶，為其北移路線，即該軍并不遵照命令行動，又復藉端要索，希圖延宕。顧長官為維持軍令尊嚴，督令該軍，遵山原地北渡。該軍悍然不願，仍擅自行動，非特不向北渡江，而自由涇縣向太平地區南竄，企圖擾上官總司令部。適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早已詳悉其行軍道路，及知該師于本月一日到達三溪，遂于四日時，全部潛赴茂林，入涇

縣南約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襲擊。該師倉卒被擊，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資自衛。第三旅區顧司令長官，爲整飭紀綱，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該軍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獲該軍長葉挺，現已交軍法審訊，該軍番號業經明令撤銷，此該軍逃反軍令卒被制裁之經過也。

此次新四軍遂令叛變，非出偶然，而實本於該軍一貫之陰謀，據顧長官元亥電轉報拿獲該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趙漫波之供詞，即可明瞭其真相，該項供詞如下：

(一) 葉挺奉令開動時，即決意不遵令北調，早已定謀，移駐蘇南，先盤踞金壇、丹陽、句容、郎溪、溧陽等縣，擴充東南政治分局，加強機備，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

(二) 先以政工人員幹部官佐武裝士兵，陸續開赴蘇南，在金、丹、句、郎、溧五縣間，擴充細胞，以待全部到達後，展開反抗，并併吞第二遊擊區內之抗戰國軍，再演蘇北黃橋之局勢，以便向太湖浙西擴展。

(三) 爲要挾開拔費及彈藥各五十萬計，集中全部兵力於溧縣繁昌一帶。

(四) 嗣奉令規定由皖南原地渡江，頗爲失望，但仍希領到彈款，再藉口敵艦封鎖，決不出皖南渡江，以貫徹盤據蘇南之目的。

(五) 第四十師由蘇南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詳悉其行軍道路，嗣知該師於一

日下午到達三溪與獅橋鎮之間，新四軍認爲此乃其襲擊第四十師惟一之機會，遂於江（三）日定謀，支（四日）夜全軍潛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發制人手段，以期各個擊破。其所定計劃，係殲滅第四十師後，卽以其左支隊，在丁王殿板橋一帶牽制一〇八師，以中右兩支隊急趨胡樂司甲路東岸一帶，奪取倉庫被服糧彈，直襲某地上官總司令部，然後與左支隊分趨郎溪溧陽，會同蘇南部隊，再夾擊冷欣部及郎溪一帶抗敵之國軍造成擴大紛亂之局，使中央窮於應付，脅迫中央容納其要求。

（六）葉項等徵（五日）辰分發各電，婉轉陳詞，係故作緩兵之計，且佯示無意啓徵，以便嫁禍國軍等語。

該軍叛變陰謀，昭然若揭，第四十師倉卒應抗，出於自衛，顧長官對該軍相機處置，全部編遣，實爲維持軍紀上必要之措施。

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官長分別交軍法處審判嚴懲治罪。此次事變，幸賴前方將士戮力用命，當地民衆明辨是非，協助戡亂，而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用能於數日之中，平定變亂，此未始非長官應變若定所致云。

五、三十年一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在中

央紀念週訓詞

今天已是一月二十七日，民國三十年的元旦快要過去了。在這尚未過去的五天當中，我們一般黨政軍同志，無論事務如何繁忙，應該將過去一年工作的經過，切實檢討一番，如切報告，而對於今後一年內工作的計劃與程序，更要具體確定，努力推進，使我們今年所作的事業，比去年更有進步，更有成績，大家要知道我們抗戰到了今年，已經臨到最後勝利的重要關頭，因此我們格外要戒慎恐懼，奮發努力，以促進抗戰建國的成。如此，我們纔不致因循坐誤，以致功敗垂成，纔能報答我們一般為國家為民族而流血犧牲的將士和全國同胞，纔可以上慰總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的在天之靈。

關於最近一月以來國際的形勢，可以說是一天一天好轉，對於我國抗戰更趨有利，而敵人方面，最近他的國會雖已閉會，可以說是寂然無聲，所謂憲政軌範者，皆毀滅殆盡。我們看了近衛與松岡對議會所發表的演說，更可以知道敵國崩潰的危機已迫在眉睫，而松岡更揚言什麼「大東亞共榮圈」，應包括南洋各地，昨天他甚至說日本應統治西太平洋全部，這就是連菲律賓、關島、中途島、澳洲和海參威、北庫頁島以及沿海州一帶

，都要割歸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他這種狂妄侵略的迷夢愈趨愈露，就是他崩潰失敗的末日愈接近，這是可以斷言的。

這兩週以來，敵人假借我們新四軍案件，造出許多離奇怪誕的謠言，恣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略中國的迷夢，他這種種謠言，大別之可分二項：一則說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國家將從此發生內亂，重召分裂；一則說實際上同情并援助我國抗戰的各友邦，將因此而轉變之對我國的態度。但我們如果將新四軍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敵人所造各種謠言的內容，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造謠的伎倆，徒然表示他因為看到我們整飭軍隊紀律，增加抗戰實力，因而發生內心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自從抗戰以來，全國軍民在軍令軍紀與抗戰建國綱領之下，共同一致，奮鬥犧牲，只有少數漢奸敗類如汪逆兆銘之流，甘心自投於敵閥宰制之下，進行他賣國降敵的傀儡組織，拿分裂或內亂名詞來掩護他萬惡的罪狀。但是他這種漢奸傀儡，完全依附在敵人勢力之下，只要我們中國一心一意來戰勝敵人，便可以連帶消滅這漢奸傀儡組織。除此以外，在抗戰中的中國，就只有執行紀律與服從軍令的問題，絕對沒有什麼分裂，更沒有內亂可言；即就我們是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凡這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

襲擊友軍，侵佔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頹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除非像無法無紀的敵國少數壯年人，才會把這件事看做一種特殊而不尋常的事件，故意來作誇大的煽惑宣傳，再從國際上來說，我們抗戰迄今，將近四年，各友邦對於我國始終同情援助，無不熱烈希望我們軍隊紀律嚴肅，實力增強，而決沒有任何友邦因為我們要整飭軍隊，而減少對我們的軍人和領袖而表示疑慮或猜忌的。反之，他們只有關懷或欣慰而已。尤其各友邦贊成的政治家，看到我們的整飭軍紀，使我們國家部隊更能堅強進步，更沒有不贊成的。因為各友邦肯來援助我們抗戰，就是希望我們民族有自立自強的精神，就要注意我們政府有沒有統治治軍的能力。如果我們國民只知自暴自棄，我們軍人任意違法亂紀，不從命令，不聽調遣，那這種沒有紀律的軍隊沒有精神的民族，誰還肯來援助我們，而且我們自身也更談不到抗戰了。因此，可知敵人所造的種種謠言，凡屬稍有常識的人，必能明瞭其用意與陰謀所在，而決不致受其搖惑。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說遠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爲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當時對於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將他三個負責主管長官

正法，而對於這次新四軍事件，爲什麼要將他番號取消，部隊解散？關於這一點，我亦要向各位說明。因爲當時韓復榘，李品仙，石友三，只是其主官本人不服從命令而已，而並沒有稱兵叛亂，攻殺友軍的行動。各位應該都已知道，當時中央命令要韓復榘堅守山東，他却却不守山東，而偏要擅自退在陝西逃中，想保存他個人的實力。中央命令李品仙在前線抗戰，不許退却，他却不遵命令前進，反要擅自後退，甘冒革命軍的連坐法，至於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當時統帥部命令他移駐豫西，他偏抗命不動，盤據豫東，騷擾地方，勸察人民，由這三個人雖然是違抗命令，而其部隊並沒有反抗叛變的行動，所以只要將他三人執行紀律，其部隊官兵不僅無處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能深明大義，遵令整編，所以政府依舊愛護保全。但這次新四軍一案，就與此不同了，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馳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要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中行動，明目張膽來毀壞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這次解散新四軍一案，不過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懲罰軍紀普通之一例而已。並且過去因爲違反命令與紀律的部隊一官一兵總司令軍中師長以上的將領，現在尙在軍法執行總司令部審判之中的，還有十餘人，而其中也尙有作戰很艱苦曾經立過相當戰績的，但因為後來觸犯了軍律，不能不忍痛的交付軍法裁判。這就是表示凡是不服從命令，不遵守紀律，

不履行作戰任務的軍人和軍隊，必須嚴格整頓，依法制裁。爲了全軍的生命，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抗戰的勝利，是決不能姑息寬假的。同時我們又決不忍輕易判定部下的罪案，致誤了我們的將士，使枉遭不白之冤。但自去年以來，新四軍違抗命令，違反紀律案件，層出不窮，中央雖一再寬大爲懷，剴切告誡，促其覺悟，無如他枯惡不悛，竟至稱兵叛變，襲擊友軍。中央在此情勢之下，實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嚴加處置。但在我個人對此事，只有悲痛與慚愧，因爲部屬的罪惡，就是我作長官的責任，也就是我的恥辱。因此各位須知道不是一件什麼可安慰的事，這是不得已的一頁痛史。現在新四軍事件雖然已經處理，而我國民革命軍在光榮抗戰中間，畢竟留下了一個污點，我身爲統帥，我的傷心實在任何人之上。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二點。

復次，我們爲什麼要如此嚴格整飭軍紀，因爲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敗，就看我們的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澈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個關鍵。因此，我這次抱定決心，要嚴肅軍紀，以挽救全軍的危亡，保障抗戰的勝利，維護國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整飭軍紀，任令部隊軍人違反命令，破壞紀律，那末，軍隊失敗，國家就要滅亡。並且國家付托我以統帥大權，如我統帥個人希圖苟安一時，不惜姑息養奸，致陷全軍於危殆，那不僅有負職責，而且對不起我們全軍官兵

和一般已經爲抗戰犧牲的將士同胞。並且嚴格言之，這就無異我統帥縱容部屬軍隊違法亂紀，陷他們于滅亡自殺之途，那這就是我統帥莫大的罪過。因此，我寧使不顧一切犧牲，必須澈底執行紀律。凡屬國民革命軍將士，必須明白軍紀重於一切，軍紀一律平等，決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處，亦不能因爲姑息一二人而置軍紀於度外，以致抗戰失敗，陷國家於滅亡。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三點。

回憶七七事變發生，抗戰初起的時候，有幾個朋友勸我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統一，還沒有穩固，國防的準備，還沒有充實，國際環境更是惡劣，有許多人表面上要求政府抗戰，而實際未必是誠意來擁護抗戰，所以我們還不能對日作戰，否則就是冒險，怕要失敗』。我當時就答覆他們說：『諸位對於抗戰問題，不能作這樣看法，須知現在我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我們的軍隊乃是革命的軍隊，我們國家與軍隊的力量，不是單靠武器裝備來與敵人較量，我們的抗戰也不能顧慮到抗戰以後可能發生的困難，而主要的關鍵，是要問我們有沒有革命的主義，有沒有革命的紀律，我們革命的精神如何，決心如何。如果我們自認是有革命的主義，有革命的紀律，有革命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我們自問是誠心誠意爲國家爲民族生死存亡來抗戰的，那我們就毅然決然的對日抗戰，而且這個抗戰，必然是勝利的。至於國際形勢之優劣，這就全看我們本身的奮鬥能力如何，如果我們只待國際形勢好轉，方敢抗戰，那我們革命就永無成功可能。須知國際』

環境，是要由我們革命行動來創造來轉移的。如果你只待時株守，那我們國家既到了如此危急存亡地步，就無「東玉待斃」之虞。我們對日抗戰，乃是革命，而不是投機取巧的。我們時還切切明目的告訴他，他再會說話。我們既要到外抗戰，就不怕國內之亂。如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日抗戰。他不知道我既下了決心，也就贊成我的主張，再無絲毫顧慮。現在抗戰將了四年，敵人已日趨失敗，我們已勝利在望，就可證明我當時的決心和主張完全正確。所以大家要認清我們這次抗戰，對國際始終要自愛自重，不辜負友邦的期望和援助，而對國內只有嚴紀律，加強實力，以求自立自強，絕不致有發生內亂的顧慮。如在抗戰中萬一不幸發生「叛亂」之舉，那也只是叛亂而已，只要我們依照國家的命令與軍隊的紀律，來嚴格訓練，澈底糾正，以維護革命大業，維護國家命脈，凡是自信為挽救國家復興民族而努力的任何黨派與國民，我相信其決不致因政府執行紀律而有所懷疑。我們政府不必對於敵人具有抗戰的實力，而且對全國軍民具有整飭紀律貫徹命令的精神，唯有嚴肅的紀律和統一的命令，才是我們國家生存的保障，也纔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

大家都曉得，我們國民政府是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能嚴整法紀，並能打破任何險惡環境與鎮壓任何變亂的。我們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北伐為止，如果我們因投機內訌叛變，而放棄革命職責，那我們革命軍就根本無從北伐。凡真正的革命者，在其革

命運之中，必須遭遇種種險挫折，但必能坦然無畏，而且應付裕如，無往不克。本來世界無論那一國的革命軍家，皆難免有叛變之事，最緊要的，就是看這個政府是否真正的革命政府，有無制叛逆的精神與力量。如果這個政府能本乎革命精神與革命紀律，將叛逆——尤其是武裝的叛逆——加以制裁，那就是革命的勝利，就可以促成革命成功。本席今天可以明告各位：我們中國國民政府，今天不僅具有維持法紀的精神，而且確有制裁叛軍的力量，決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戰。何況當此敵寇深入，國家垂危的時候，我們正在拚全民族的力量，以與日寇作殊死戰，我全國軍民上下，凡具有民族觀念和愛國心者，莫不擁護政府，效忠抗戰。我們生死榮辱，真是整個一體，除了如汪兆銘流奸之流，以分裂與內亂的形式來進行他降賣國的罪惡以外，再無如此喪心病狂者來破壞抗戰，出賣民族，作千夫萬民的罪人。

還有一點，我們此次之所以制裁第四軍，有不得不執行的原因，自從此次新四軍事件發生以來，敵國造作種種幸災樂禍的謠言，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總括他們的意，就是希望我們中國的武裝力量，軍隊離散，以致國家根本動搖，而自陷於滅亡的地步。因此，我們此次對於新四軍如果不嚴厲制裁，整飭紀律，那不僅我們全副軍隊的抗戰，將無所依恃，而且還要使敵人譏諷我們民族正氣，侮蔑我們革命的精神，就更將增高其侵略的鋒銳。但是我們現在以事實和行動公開的來答復他，這就無異對敵國作一

次最嚴重的打擊，使他們無所施其挑撥離間的伎倆，使他們知道我們全國的軍隊是有革命的紀律，有革命的精神，有民族的觀念，決不是如它希望的無精神無紀律，可被他們利用，來助他們侵略的迷夢的。我可以正告敵閥：這一次我們政府處置新四軍，你們斷不能收到什麼乘火打劫侵略的利益的。反之，我們的紀律，從此將更森嚴，我們的抗戰精神，必須奮發，我們全軍的意志，必更緊密，必更統一，也必更振作，正與你們所預期的相反，簡單一句話，是決不會於你日寇有利的。所以從這一點說，我們此次制裁新四軍，就是打擊敵寇幸災樂禍的心理，亦即是保衛我們民族愛國的精神。至於就我們國內而言，我們爲了增加抗戰的力量，森嚴抗戰的陣容，對於違犯軍紀，不從軍令的部隊，當然要依法制裁；否則，政府姑息隱忍，不敢伸張紀律，以至是非不明，功過不分，那我們抗戰的力量，就要完全瓦解，我們軍隊的精神，就要完全喪失。所以我們爲增加抗戰力量，團結全軍精神，與求得最後勝利，對於此次新四軍的叛變，自不能不嚴加制裁，來維持我們抗戰革命的紀律。

講到這裏，各位就可以得到明白的觀念，就是新四軍事件的處置，本是極平常極普遍的的一件事，也是我們抗戰治軍中必要的處置，所有一切誇大的宣傳和惡意的揣測，乃至企圖聳動國際視聽的謠言，我敢說完全是出於敵寇日閥之所爲。我並且相信我們衷心愛國效忠抗戰的任何國民，不但不爲敵謠所迷惑，且亦斷沒有一人會跟着附和，以爲是

怎麼樣一件了不得的事。在這次解散令快要發表的時候，新四軍方面爲要減輕他們的罪惡，也曾輾轉設法，造出種種的危言和怪誕不經的傳說。我當時就派人問接的剴切勸誡他們，一錯不容再錯，既爲中國國民，就必要擁護抗戰利益，新四軍在江北江南所作違令干紀的罪惡，政府事前不來宣佈，乃是愛護他們，而不是姑息，更不是怕事，現在你們已犯了稱兵作亂攻擊友軍的大罪，如果還要無中生有，誣蔑上官，詆毀政府，不惜毀壞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這種行爲，這種企圖，我們同胞一望而知是敵人和漢奸之行爲，不然也正是敵人之所喜，這樣不但不能掩飾你自身的罪惡，而且必爲艱苦抗戰的全國軍民所唾棄，你們更無立足的餘地了。吾人真愛國家，就要誠實實實，尊重法令，接受紀律，補過自贖，以求有利於抗戰，纔不愧爲中國國民。我說這一段話，實在是指示我們國民應有的義務和應守的本分，後來這種危言也就絕跡。我相信黃帝子孫，斷沒有一人甘心爲敵人張目。所以在今天，如果還有將已解決了的新四軍問題，輾轉傳說，誇大其詞的，那就只是爲敵人的造謠作應聲蟲，凡是我國軍民，是斷不會受其迷惑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斷然予以唾棄的。

大家要曉得，我們爲什麼去不將新四軍這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宣佈呢？因爲新四軍乃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我常說我們國民革命軍就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平時看待自己的部下，猶之於家長之看待他的子弟，子弟良好，固然

是家長的榮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長的恥辱，因之新四軍過去雖然有種種罪惡，我總認爲是我統帥的責任，爲了盡自己的責任，爲了愛護自己的部下，我祇有不斷的警告，隨時的督責，總希望他們覺悟自新，能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真正爲國家民族來努力，而不願將他們的罪惡揭發出來，以致斷絕他們自新之路，而使他們爲全國軍民所唾棄，這是我所不忍的。可是我這種苦心，並不能感動他們，而反以爲中央是柔弱無能，甚至以爲我對他們有所忌憚，藉以影響國際間聽與分裂內戰爲宣傳，更不惜使敵人知道我們內部的弱點，用這種手段來相威脅。試問一個部下的行動放肆跋扈，荒謬絕倫，其用心之惡劣，乃不惜以對敵人揭發本軍弱點爲工具，來恫嚇上官，如此倒行逆施，還可容忍嗎！其實新四軍在長江南北種種對中央違法亂紀的行動，敵人何常不知道，而且比我們知道或更明白些，所以我們決不是爲怕敵人或國際間知道而不敢宣布他的罪狀。我之所以始終隱忍，還有一點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中國社會，無論對朋友對部下向來有一個最重要的道德，就是一隱惡揚善。本席平時待人，向本此旨，何況自己的部下，於公誼爲袍澤，論私誼如家人，部下的榮辱，就是我上官的榮辱，部下的功罪，就是我上官的功罪，所以他們的過失，只有由我自己担負起來，非到萬不得已，決不情願宣布。但是他們違法抗命，破壞抗戰，到了如此程度，那我還能隱忍姑息麼！如果再不

出以斷然制裁，就要搖搖抗戰國策，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大家看過聖經新約的，都知

道基督的教條，誦勉一般人，對於罪人，須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的罪過，而現在新四軍的罪過，早已超過了七十個七次以上。我們就以耶穌的寬大爲懷對於這種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的軍隊，也決不能再隱忍，再饒恕，否則就是我們自己犯罪，就是我們貽害國家，要成爲千古罪人了。

大家更要知道軍紀是全軍上下其同心理所公認共守的信約，沒有階級的區別，沒有特殊的例外，也不能有偏差的。遇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在軍紀之前一律平等。如果有人違犯軍令，破壞軍紀，而統帥因循苟且，甚至姑息養奸，不能依法制裁，那我統帥就不能辭其責任，全國軍隊亦就無法抗戰。所以我們爲求得抗戰的勝利，爲保障國家的生存，不能不尊重軍令，整肅軍紀，使全軍上下一致瞭然於軍紀的森嚴。大家在森嚴的軍紀之下，共同效力於神聖的抗戰，來完成我們拯救國家復興民族的使命。大家都曉得敵國——日本——爲什麼到今天要陷於泥濘的泥淖，不能自拔，就是因爲他一般軍人目無國法，軍紀掃地，而他的政府又沒有維護國法，執行紀律的能力，以致要陷敵國整個命運於今天這樣潰亂自發的境地。他們發生「九一八」的事變，就是由於一般少壯軍人自由行動，不服從他天皇的命令，不遵守他政府的指示，肆行侵略，漫無忌憚，而他們政府，亦沒有制止的權力，因此，續的有他所謂「五一五」的事變，演成現役軍人慘殺他內閣總理的罪行。軍人壞法亂紀到了如此地步，而他的政府仍不敢執行法紀，不敢照律

槍決他的罪犯，因此更有他所謂「二二六」的事件，竟在他的首都東京發動叛亂，殺害元老重臣與重要閣員，乃至佔領他的議會，搗毀他的政府，到了最後，所以就釀成七七事變，挑起東亞從古未有之戰禍，來摧毀文明世界的基礎。這都是由於敵國軍隊敗壞軍紀，敵國政府不能整飭紀綱之所致。但是敵軍到今天之所以還能暫維現狀，還能在我國繼續作侵略戰爭的原因，還是靠着他們軍部仍能保持着服從命令的習慣。敵軍官兵，縱令心中厭戰反戰，不願作此侵略無益的戰爭，而仍舊勉強服從作戰命令，我們可以說，敵國紀綱蕩然，而他前線軍隊還勉強維持着戰鬥紀律，這就可見爭死生於呼吸的戰爭，全靠指揮有效與命令貫徹。敵軍「師出無名」的侵略戰爭，而他的官兵，尚且不敢抗命，何況我們此次抗戰，完全是為抵抗敵人的侵略，為保障民族生存而戰，我們全國軍民更應該如何自動覺悟，不惜生命，貫徹命令，達成任務，來維持國家紀綱與軍紀的尊嚴，然後纔能保障我們抗戰的勝利，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平等。只要我們全國各部隊，從此以後，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遵照統帥部所規定的計劃和指定的任務，切實執行，我們政府必定一視同仁，扶持愛惜，使他們都能在抗戰歷程中有所貢獻，而獲得光榮的成功。現在新四軍番號既已取消，這個問題自然是完全解決，再沒有其他問題了。我們政府向來是寬大為懷，對於任何部隊無不加意愛護，至於我個人，居全國統帥的地位，好像看到自己的子弟，受到這樣名譽的處罰，只有悲痛，只有慚愧，希望全軍上

下，大家要將此次事件視為我們國民革命中最大的恥辱，視為我們抗戰史上最可傷心的一頁，要以新四軍為殷鑑，從此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不侵犯友軍的防地，不妨礙友軍的任務，不勾引友軍的士兵，不劫奪友軍的械彈，不收繳民槍，不沒收民糧，不騷擾地方，不殺害人民，而且更進一步要全國軍隊皆能保護人民，安定社會，尤其對於在淪陷區的民衆，格外要盡力愛護，使得我們全國軍民親愛精誠，團結一致，那末，由於此次新四軍事件所留給我們的悲痛而激發我們全軍上下抗戰建國的信心，自能因禍得福，更可以造成我們國民革命軍全軍將士的功業。

總之，這次處置新四軍事件，完全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主要的意義完全為加強抗戰。語其要點，就是：（一）打擊敵人忘黨我軍記敗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二）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得所觀感而振奮自愛，為國效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因為第一點，如果敵人知我國有自由行動，妨礙抗戰，殘害友軍的軍隊而可不與制裁，則其輕侮我國家，視我軍人更將甚益，而侵略野心，亦必將從此更熾。現在我們斷然執行紀律，加以制裁，依法解決，敵人就沒有幸災樂禍的餘地。第二點，如果我們所有軍隊，都知道政府以前隱忍的苦衷，是爲了抗戰，今天執法如山，也是爲了抗戰，大家都以此次事件，引為殷鑑，就不會再有違令干紀的行動，從此全軍一致在擁護軍紀服從軍令一條心思之下來抗戰，再不會延玩命令，再不會襲擊友軍，以至

吞併防區，擾亂地方，陷害人民，那就是國軍精神上走上進步的道路，而加強了團結，也加強了抗戰的實力。要知道命令的貫徹和軍紀的執行，是保證抗戰勝利最要的關鍵，也就是國家生死存亡之所關。政府有沒有抗戰的能力，是不是具備革命性，視其能否執行紀律而定。軍隊有沒有保衛國家和抗戰建國的誠意，亦就視看他能否遵守紀律與接受教訓而定。唯有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的軍隊，纔是抗戰的真正力量，必為政府與人民所一致愛護；反之，若不聽命令，蔑視紀律，於棄作惡狂移，甚正侵襲友軍，侵佔防地，減少抗戰力量，此種軍隊之存在，則國家就必致滅亡，不僅抗戰不能成功而已。

最後，我要各位注意：政府此次頒發新四軍，既然完全為整肅軍紀，當然不牽涉其他問題。這次處置新四軍，純然為制裁違抗命令危害抗戰的軍隊，對於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戰的軍隊，固毫無關係，也絕無什麼政治性質。現存抗戰期間，凡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之一切個人團體和黨派，政府絕對維護，其應有之自由與獨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只要不是利用武裝軍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就使偶有牽涉法律的問題，政府亦必根據法律正當手續來處理。我常常對一般朋友說：我們抗戰到現在，雖然勝利日近，但還不能說已經脫離危險時期，當此生死成敗的重要關頭，全國上下格外要小心謹慎，不好有一事因循苟且，不好有一事輕舉妄動，否則就要使我們抗戰建國的大業功敗垂成。但是政府絕不能因小心謹慎之故就事事兢兢，苟且偷安，甚至並責任不追究，連紀

得也不缺。這樣，國際根本既變，革命亦必無成功之望。政府這快所以忍痛割地，新四軍，其原質就是如此，其意旨也就在於此。希望全國軍民，同心一致，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共同協力，克盡職責，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達到我們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的目的。祇要我們大家集中心力，積極擔當偉大的抗戰任務，我相信我們抗戰光明的前途，就在目前了。

一中國共產黨六、三十年一月二十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敵有功，名中外，葉軍長等領導抗戰，百折不撓，此次奉令北移突被親日派陰謀襲擊，九死一生，身陷被擒，現據該軍第一支隊長陳毅及該軍參謀長張雲逸×電所呈皖南淞慶臨境，憤慨之餘，殊為軫念。除對破壞抗日，襲擊友軍，發動內戰之毒計罪行另有處置外，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得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仰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努力殺敵。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進行總理遺囑，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防止親日派變態而奮鬥，誓死保衛民族國家，堅持

抗戰到底，此令。

七、三十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

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

通訊社記者談話

新華通訊社記者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一月十七日發表命令，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並將該軍長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實為抗日陣營中之鉅大變，特訪「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詢問事變之意義與處置辦法，承該會發言人發表談話如次：

此次事變醞釀已久，目前之發展，還不過全國性突然事變之開端而已。蓋自日寇與德意訂立三國同盟以後，為急謀解決中日戰爭，遂積極努力策動中國內部之變化，其目的在假中國人之手，籠壓中國的抗日運動，鞏固日本南進之後方，以便放手南進，配合希特勒進攻英國之行動。中國觀日派投降份子，潛伏在黨政軍各機關中頗有人在，直至

去年年底，其全部計劃乃準備完成。豫皖南新四軍後，發布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不過此種計劃表面化之開端，最重要之步驟當在今後逐步演出。

日寇觀日派之整個計劃如何？即是：

(一) 用何應欽白崇禧名義，發表致朱彭葉項之皓齊二電，以動員輿論；

(二) 在報紙上宣傳新四軍紀軍令之重要性，以為發動內戰之準備；

(三) 消滅皖南新四軍

(四) 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以上諸項均已實現。

(五) 任命湯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韓德勤等為華中各路剿共軍司令官，以李宗仁為最高總司令，向新四軍彭雪楓、張雲逸、李先念諸軍實行進攻，得手後再向山東與蘇北之八路軍新四軍進攻，與日本則加以密切的配合；這些步驟亦已開始實行。

(六) 尋求藉口宣佈八路軍叛變，取消八路軍番號，通緝朱德彭德懷，這一步驟目前正在準備中。

(七) 取消重慶，西安，桂林等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逮捕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鄒穎超諸人；這些步驟亦正在實施，桂林辦事處已被取消。

(八) 封閉新華日報

(九) 進攻陝甘甯邊區，奪取延安。

(十) 在重慶及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鎮壓抗日運動；

(十一) 破壞各省共產黨之組織，大批逮捕共產黨員；

(十二) 日軍從華中、華南撤退，中國宣布收復失地，同時宣傳實行榮譽和平之必要；

(十三) 日軍將華中、華南兵力向華北增加，最殘酷的進攻八路軍，實行夾擊和全部

消滅八路軍新四軍的計劃；

(十四) 實行以上各項時均不放鬆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的進攻，並在內戰之中，中日

兩國繼續去年之休戰狀態，以便完全轉到停戰議和局面；

(十五) 中日兩國訂立和平條約，中國加入三國同盟；

以上各步驟，現在積極準備推行中。

以是日與親日派整個陰謀計劃的大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去年七月七日之宣言上

，曾指出目前時局的成大危險，反其即是投降的準備步驟；在去年五月五日的宣言中，

亦曾指出空前的投降危險，空前的內戰危機已到來了，朱彭葉項在去年十一月九日的佳

電中，更具體的指出：國內一部份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滿清投降道路，內

外相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副共，毒害抗戰，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

結，以黑暗代光明，其心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曾未有如

今日之甚者。至於發生皖事變及冀察事變，一月十七日命令，不過是這一變變之

開始而已。特別一月十七日命令，包含極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出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與澈底投降之決心。中國軟弱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沒有後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況如此震天動地的事？在目前的時機下，欲改變發令者此種決心，顯已甚難，非有全國人民的緊急努力與國際外交方面之影響壓力，改變決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於以最大之警惕性，注意事變之發展，準備着對付任何的黑暗的反動局面，絕對不能粗心大意。

若問中國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顯的，日寇與親日派的計劃即使實現，我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且目前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殘局，決不讓日寇與親日派橫行到底。時局不論如何黑暗，不論將來要經歷何種艱難道路與在此道路上須付何種代價（皖南新四軍是代價之一部），日寇與親日派總是要失敗的，其原因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不是民國十六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與受人摧毀的，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

（二）中國其他黨派的全體，國民黨黨員之多數，對於民族危亡之鉅禍，必很了解，必不願黨投降和內戰的，即有些國民黨員一時受了蒙蔽，但時機一到，他們確有覺悟之可能。

(三) 中國的軍隊，也是一樣，他們的反共，大多數是被迫的。

(四) 全國人民大多數不願作亡國奴。

(五) 帝國主義戰爭現已發展到大變化之前夜，不管依靠帝國主義過活的寄生蟲代表，如何蠢動於一時，他們的後台網是索不住的，一旦樹倒猢猻散，全部局面便改變了。

(六) 世界革命的爆發，只是很短的時間問題，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同時爭取勝利，因蘇聯是世界第一等偉大力量，他是決心幫助中國抗戰到底的。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都是使我們希望那些玩弄火燄的人，不要過分沖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個火燄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骨頭。如果這些人能夠冷靜的思想，他們就應老老實實的并且很快的去作下列幾件事情：

一、懸崖勒馬制止挑釁。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宣佈自己完全是作錯了事。

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願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

五、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

六、撫卹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七、撤換蔣中副共軍。

八、平毀西北對領線。

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教。

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體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人及全國人民，決不爲己甚，否則『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且必然是擲自己的石頭，打自己的脚，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尊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亦尊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受了第一月，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爲前途着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國捕卒，猶未爲晚，同時他們自己應該考慮外交上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忠告，如果仍是無惡不作：繼續發展，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丟到茅屎坑裏去，那便悔之無及。

關於從新四軍部問題，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已於一月廿日下了命令，任陳毅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球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該軍在華中及蘇南一帶者尚有九萬餘人，雖受日寇與反共軍夾擊，但必能艱苦奮鬥，盡忠國家民族到底，同時他的兄弟八路軍各部，也不會坐視他陷於夾擊，必能採取相

當步驟，並予以必要之援助；這是我可以率直告訴你的。

至於重慶軍委會發言人所談的話，全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之。現在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告中，談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之目的在於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依他這樣話說，新四軍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那裏不是日寇佔領的地區嗎？你們爲什麼不讓他去那裏去，在皖南就消滅他呢？呵！是的，替日本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不然豈不怕日本老爺生氣麼？如果不在皖南消滅新四軍，日本老爺會生氣的，會說：我的兒子們呀，你怎這樣無用。着！得打你八十板屁股！豈不痛哉？於是執行命令，動員七個師的殲滅計劃出現了；於是一月十七日命令發表了；於是葉挺交法庭審判了；於是於是一大串於是出現了，屁股不打了，還要領賞呢！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言人是蠢豬，把他們父親計劃洩露了，不打自招的向全國全世界洩露了日本人的計劃。

八

三十年二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

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發表新四

軍編爲七個師

中共以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名義，于發表新四軍正副軍長後，繼於二月十八日，以命令宣佈新四軍編為七個師，發表各該師軍政負責人；計第一師長葉榕，政委劉炎政，政治部主任期先；第二師長張雲逸，副師長羅炳輝，政委鄭位三，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第三師長黃克誠，並暫兼政委，政治部主任丁文玉；第四師長彭雪楓並暫兼政委，第五師長李先念，並暫兼政委，政治部主任程彬；第六師長譚震材，並暫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第七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淵。

九 三十年三月八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

第一次大會對軍事報告之決議案

嚴厲整肅軍紀：對外作戰之勝利，以國內軍政軍令統一為前提。若內部各軍不聽調遣，不受指揮，甚至自由行動，變法亂紀必致內亂國力，外為敵人所乘。抗戰以來十八集團軍違反軍令破壞抗戰及新四軍叛變之發生，實為抗戰以來之不幸，同人深感國家紀綱之重要，與軍令之必當統一，軍紀之必當嚴肅，本會應有至嚴正之表示。今後建軍之方針，端在遵行。蔣委員長對本會昭示軍隊屬於國家之訓，使全國一切軍隊，立於統一軍令統一指揮統一經理之下，其有數法亂紀，違抗軍令者，自亦不容姑息，立予制

我。

一〇 三十年三月九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討論張參政員守約等六十四人提統一軍令政令以利抗戰之決議案

- 一，十八集團軍及其所屬部隊，應遵照政府規定編制，絕對服從軍令，切實對敵作戰。
- 二，全國軍隊應有最高統帥指揮下層層節制不得藉故玩視命令及有越級行爲。
- 三，部隊應嚴守規定作戰區域，不得自由行動。
- 四，陝甘寧邊區及晉察冀邊區等非法組織，應立即取消，以完成統一。
- 五，軍人非依法令不得干預政治違則以軍法從事。

一一 三十年三月十日蔣委員長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休會詞摘要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今日（十日）圓滿閉幕，各位同人，以十日之辛艱努力，對各種報告與提案成立充實完備之決議，政府必能依照實施。今後不僅抗戰可獲一大進展即對內對外，亦可充分表現我全國國民始終團結之精神，此其影響於軍事外交者，必更可獲致極大之勝利與成功，而為本會同人所最感快慰者也。

（中略）

自今以後，我全國國民無論黨派或團體個人，一切言論舉動，皆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絕對犧牲黨派或個人利害之見，而求切切實實能有貢獻於抗戰之勝利，與建國之成功。

（一）外交（略）

（二）政治（略）

（三）軍事，我抗戰實力經政府年來之補充，整調，不但已恢復在抗戰中之犧牲消耗，且已超過戰前一倍以上，抗戰前途，已確有勝利把握，今後唯一關鍵，即在貫徹軍令，整肅軍紀，如軍令能貫徹，軍紀能整飭，則最後勝利為期必不在遠。此點本席曾屢次言之，今茲所希望本會同人者，端在倡導全國國民，確認戰時紀律之絕對重要性，督促政府，協助政府，嚴格整飭軍紀，貫徹軍令以完成其抗戰建國之使命。

（四）經濟（略）

二二一 三十年三月十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宣言摘要

(上略)

(一) 政治(略)

(二) 軍事 關於軍事者，依據抗戰四年之成績，證明軍令軍政之絕對統一為爭取勝利之基礎條件。今抗戰仍在緊要關頭，而因世界大勢之需要，更須須建設永久國防。是以希望政府更努力整飭軍紀，勿令墮落。此誠國家民族興亡成敗所關，不得不鄭重言之。至一般建軍事業，同人信賴蔣委員長，全力進行，並願倡導全國一致擁護。

(三) 經濟(略)

(四) 外交(略)

丙、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問題





一、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七參政員致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刪電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公鑒：關於政府對新四軍之處置，我黨中央曾有嚴重抗議，並提出善後辦法十二條如：（一）制止挑釁；（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懲辦皖南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五）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六）撫卹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等項，請政府採納。在政府未予裁奪前，澤東等礙難出席，特此達知，敬希鑒察。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叩刪印。

二、三十年三月二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

鄧穎超致國民參政會函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公鑒：關於我黨七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事，曾有二月卅日電通知在案。茲爲顧全團結加強抗戰起見，必武、穎超等特就在渝所見各方奔走之殷，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附列於後，倘此十二條能蒙政府採納，並得有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必可出席，此點已得延安我黨中央覆電同意。特電通知，敬希鑒察，並頌公祺。 董必武、穎超同啓。民國三十年三月二日。

【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一，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軍事進攻。二，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各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及各地之被捕人員，啓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押各地抗戰宣傳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四，承認陝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五，承認敵後之抗日民主政權。六，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七，於第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兩集團軍共轄有六個軍。八，釋放葉挺回任軍職。九，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幹部，撥款撫卹死難家屬。十，退還皖南所有被擄人贖。十一，成立各黨各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一人，國民黨代表爲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

三三三 三十年三月六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

中共七參政員魚電

董參政員必武鄧參政員穎超并轉毛參政員澤東陳參政員紹禹秦參政員其憲林參政員祖涵吳參政員玉章鈞鑒三月六日本會大會以全體一致通過決議如下：（一）本會於閱悉毛參政員澤東等七人致秘書處開電董參政員必武等二人本月二日致秘書處函件暨聆悉秘書處關於此事經過之報告以後對於毛董諸參政員未能接受本會若干參政員與本會原任議長之勸告出席本屆大會引為深憾本會為國民參政機關於法於理自不能對任何參政員接受出席條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條件以為本會造成不良之先例（二）本會連日聆悉政府各種報告之後深覺政府維護全國團結之意至為懇切一切問題除有關軍令軍紀者在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之原則下當無不可提付本會討論並依本會之議決以促政府之實行因是本會仍切盼共產黨參政員深體本會團結全國抗戰之使命並堅守共產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擁護統一之宣言出席本會俾一切政治問題悉循正當途轍獲得完善之解決抗戰前途實深利賴」特此錄案電達至希督照出席為荷國民參政會秘書處魚

四 三十年三月八日中共七參政員復國 民參政會齊電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轉全體參政員先生公鑒：魚電誦悉。諸先生關懷團結，感奮同深

。四年以來，中共同人維護民族抗戰與國內團結，心力交瘁，早爲國人所公認，中共參政員對於歷次參政會無一次不出席，亦爲諸先生所共見，惟獨本屆參政會則有礙難出席者在。蓋中共參政員爲政府所聘請，而最近政府對於中共則幾視同仇敵，於其所領導之軍隊則殲滅之，於其黨員則捕殺之，於其報紙則扣禁之，尤以皖南事變及一月十七日命令，實爲抗戰以來之重變，其對國內團結實有創巨痛深之影響。一月十七日命令之後，敵僞撫掌，國人憤慨，友邦驚歎，莫不謂國共破裂之將至。中中共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採取適當之步驟，以挽危局，以保團結，乃向當局提出善後辦法十二條。時逾一月，未獲一覆，而政治壓迫軍事攻擊反日益加厲，新四軍被稱爲「叛軍」矣，十八集團軍被稱爲「匪軍」矣，共產黨被稱爲「奸黨」矣，延滬道上，打倒共產黨，抗日與「剿匪」並重，「剿匪」不是內戰等語驚心動魄之口號，被正式之政府與正規之軍隊大書於牆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變，澤東等雖欲赴會，不獨於情難堪，於理無據，抑且於勢亦有所不能。耿耿此心，前有朋電致參政會略陳梗概，當蒙洞察。嗣後參政會同人中頗多從中奔走，以圖轉圜者，澤東等咸此拳拳之意，爲顧全大局委曲求全計，乃由敵黨代表周恩來同志及在渝參政員必武顏超二人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請求政府予以解決，以便本黨參政員得以出席於本屆參政會，同時並以此意通知參政會秘書處，然亦希望政府置答。澤東等所提善後辦法與臨時辦法各條，乃向聘請澤東等爲參政員之政府當局提出請求。

解決，以爲澤東等決定是否出席此次參政會之標準。政府自有予以解決與否之自由，澤東等亦有出席與否之自由。澤東等愛護參政會之心，今昔并無二致，如能在此次會期內由於蔣先生之努力促成，與政府諸公之營機採納，使澤東等所提各種辦法能有一定議及實施之保證，則本次參政會雖已開幕，中共在渝參政員亦必可應約出席，否則惟有俟諸問題解決之日。澤東等接受政府之聘請，爲團結抗戰也，皖南事變以來，加於國共間之裂痕實甚深重，苟裂痕一日未被消滅，則澤東等一日礙難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會議。蓋澤東等在目前所處之境，與諸公實有不能盡同者在焉。專此電覆，尙希諒察。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叩齊。

五 三十年三月八日蔣委員長對於中共 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之演說詞

主席，各位參政員：今天中正代表政府說明對於中國共產黨參政員向貴會所提各種條件的簡度。在報告之先，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政府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本來不願作任何公開的報告，但這次中共參政員對於我們全國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既然

正式用函電提出條件，就與他平時各種言論行動的性質不相同，因此，爲國家爲民族爲抗戰以及爲建國的前途着想，我們政府與國民參政會不能不有一個正式表示。

一個國家尤其在受強敵侵略，對外作殊死戰的時候，他整個民族的命脈所寄托，就是在紀綱與法令，只要紀綱不紊，法令貫徹，無論他國家遇到如何危險困難，都可以轉危爲安，獲得最後勝利。反之，如果紀綱敗壞，一切軍令不能統一，政令不能貫徹，這樣的國家，他雖有怎樣強大的武力，亦必歸於失敗，最後且必陷國家於滅亡。現在我們全國軍民，正拚全民族的力量與日本軍閥作生死存亡的鬥爭，處此千鈞一髮之時，我們尤其不能不特別注重國家的紀綱與法令。凡事只要於國家紀綱與法令沒有抵觸或妨礙，無論政治社會或黨派問題，都應開誠布公，莫不可以求得合理的解決。政府對於中共的事情，一向就是採取這個方針與態度，終是委曲求全，以期團結禦侮，達到我們抗戰建國最後成功的目的。

但這次據參政會秘書處所接共產黨參政員的函電，知中共有先後兩次：（一）「善後辦法」（二）「臨時解決辦法」各十二條件之提出，我可聲明此等條件，雖然會前在重慶的各位參政員多已接到，而政府方面無論機關或個人以及本席自己，却沒有接到他這樣的條件。現在我們在參政會中看到了這兩次條件，先看他的題目，就覺得很駭異，再看他的內容，更使人聯想到七七事變以前，日本軍閥對國民政府與當地駐軍所提出的

條件，在方式與名稱上並無二致。尤其回想到戰前敵國歷次提出所謂「三原則」的條件，要求我們政府承認的慘狀，更令人悲痛傷心。中國共產黨同是中堅民族的國民，不料在此對敵抗戰作生死存亡鬥爭的時期，竟向我們本國提出這樣的條件，而且對我們全國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提出這個條件，這豈不是他明明與我們本國政府和國民參政會立於敵對的地位，其將何以自解於國民。

因此，我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兩次條件實不願多言，也不必逐條有何聲辯，而只是概括說明其內容與善惡之所在。據說他的內容，大概可分為「軍事」、「政治」與「黨派」三部份。他第一次「善後辦法」中之第一至第八各條，其第二次「臨時解決辦法」中之第一及第六至第十各條，皆可歸納在「軍事」範圍之內。其第一次條件中之第九第十二兩條，及第二次條件中之第三至第五各條，皆可歸納在「政治」範圍之內。其餘第一次條件中之第十第十一及第二次條件中之第十一十二各條，則皆可歸納在「黨派」範圍之內。關於這三部份善惡之所在，與其對於抗戰建國影響之所及，我不能不略加說明。

第一、就軍事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政府對於已經違令抗命叛變軍隊，不得明令制裁，否則就要懲辦政府軍事當局，而且要賠償叛軍的損失。

第二、就政治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要求在國民政府行政系統以外，劃出特殊的區域，承認特殊的政治體制，而且要限制政府於公私社團與其個人不法的行動，也不得依

法取締，行使政府的職權，更要承認其所謂「敵後的民主政權」。這個意義，充其演變所極，就可以養成藉外患深入之機，而謀奪取政權之實的大禍亂。

第三，就黨派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只有中國共產黨要在國民參政會有特殊的地位與特殊的權利，而政府在參政會中對各黨派和無黨派的參政員不得與中共有一律平等的待遇，否則，中共就拒絕出席。他們這兩次條件的內容真意，如果要認真說起來，實在就是如此。我想他們提出這個條件的時候，或者並沒有研究到他的性質有如此的嚴重，但是我們政府如果隨便接受他這個要求條件的時候，試問我們中國還成一個國家嗎？就是我們國民參政會，也還成一個民意機關嗎？我現在再將我們政府對於這三份的意見與方針，對貴會明白聲明。先就軍隊部份而言，我們政府一貫的精神，就是要軍隊國家化，換言之，在我們國民政府統轄之下，只有一個國家軍隊的系統，決不能有二個私黨私人的軍隊系統。我可對貴會切實聲明，國民革命軍乃是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那一黨的軍隊，更不能將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認作共產黨一黨的軍隊，因此，我們軍令亦只有一個，而不能有二個軍令，否則，何以自別於汪逆偽組織的偽軍事委員會，這不僅是為我們國民政府之所不容，亦為全國國民之所深惡而痛絕，效忠抗戰的中國共產黨，何忍出此。

其次，對政治部份而言，政府對於全國政治既是要使政治民主化，凡在國家法律與

政令之下，無論國民個人或團體，只要他各守紀律，各負責任，各盡義務，各享權利，人人皆有其自由。但政權只有一個，一國之內，不能有兩個政權，否則如在國民政府之外，另要成立一個政權，例如此次條件之內所謂「敵後民主政權」這一類的名稱，如此割裂國家的政權，那又何以異於汪逆與偽滿的傀儡組織，所謂漢奸賣國的政權，不但為政府所不容，亦更為全國國民所仇恨而誓不與之兩立的。

再次就黨派來說現在國內黨派，由於歷史演進的結果，事實雖有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分，以及各黨大小與歷史久暫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之內，更應該人人平等。在參政會之內，祇有國民的立場，沒有黨派的立場，決不能讓任何一黨或任何個人在會內有特殊的地位，與任何權利之要求，以斷喪我們尚在萌芽的民主政治之根基，以上是政府對於軍事政治與黨派之一貫的方針與態度，今天特明白表示，希望參政會諸君一致諒察。

現在再將軍事方面有點補充報告自從民國二十七年第十八集團軍不聽統帥部命令，自由行動，私自撤到黃河右岸，不久又非法強佔了綏德等埠，政府當時的觀察，並不以為這完全是受中共指使，亦不認此為中共有破壞抗戰的意思，而該軍對中央軍令，不能絕對尊重，或亦並不一定是破壞抗戰，擾亂後方的整個計劃。但是他這一個行動，影響及於我全國人心不安，尤其抗戰根據地的大後方，皆受到無形的威脅，而其結

果所至，實已造成了牽動全局破壞抗戰，乃至為敵張目，危害國家的極端惡劣影響。

因此這兩年餘以來，我們政府一方面要統率全軍在前方努力抗戰，一方面又不能不在西南和西北大後方的抗戰根據地作安定內部的布置，這是抗戰期間軍事上最感痛苦的一件事。世界各國，每當對外戰爭的時候，他們政府與國民，只是一對對外戰鬥，以求最後勝利，而我國現在在大敵當前，敵騎深入之時政府既對對外作戰，又要加上安定內部的任務，此實為中外革命歷史上所未有之悲痛的戰史。但我們政府幸而有過去兩年餘時間的戒備，卒使前方後方幸無阻越，實為國家無上之幸事。到了現在，我們不僅對外抗戰已有堅強的戰鬥實力，可操最後的勝利，就是後方安定的力量，亦不雄厚而鞏固的基礎，否則，二年以前如果政府在當時如不及時準備，也許現在西南與西北抗戰的大後方各省，不是早為敵人乘隙侵入，亦將為敗類叛徒所破壞所搖撼，而於大後方的民衆，亦要和現在冀察魯蘇各淪陷區的同胞一樣，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和國軍的保護。

然而我們因為要安定後方的關係，致使我們多數的軍隊本可開至前方作戰的，而乃不能不控置於後方，此實為我們抗戰力量最大的損失，尤為全國軍民精神上莫大的痛苦，但要解決這種困難與痛苦，其實並非難事，只要中共能够翻然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不將第十八集團軍當作他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不利用其奉制友軍，妨礙抗戰，而能依照他自己於民國廿六年九月宣言上所說的，「(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

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
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
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的四點，切實履行，一本他過去共同抗戰的初衷，使與中共
有關的軍隊，依照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與計劃，集中於指定區域，忠實執行抗戰任務，那
末，全國軍隊共同一致向前奮鬥，我們後方既無牽制，又無任何顧慮，所有國軍乃得盡
量調赴前方，如此，前方的力量既可大增，來對此勞力竭之窮寇，加以猛攻，我相信
在短期間內必能獲得最大驚人的勝利，至少必可恢復到廿七年秋季以前的戰線，這是我
們軍事當局所確信無疑的。

如此我們已經淪陷的區域，就能早日恢復，而我們各戰區受苦的同胞，亦就能早日
得到了解放，那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與第十八集團軍對國家民族莫大的貢獻，而其愛國的
精神與功績，在此次中日戰史上亦必爲全國軍民所崇敬而永垂不朽了，我們政府對於中
國共產黨及其有關的軍隊，目前並無其他要求，所唯一熱切懇求的，就是希望他們能一
貫實行他們自己的宣言和參政會所一致擁護全體共守的抗戰建國綱領。並與第十八集團
軍將領徹底反省，要以國家民族爲重，而打破黨派觀念，服從軍令，嚴守紀律，遵照
指定的任務與地區，與全國友軍親愛精誠，和衷共濟，共同一致抗戰到底，而使國家能

早日獲得自由平等。我們政府所期望的僅止於此而已。

還有他們兩種條件內所提的與軍事最有關係的條件，就是中共參政員所謂「制止挑釁」、「撤退華中剿共軍」、「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等三條，我於此不能不略加聲明，這種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淆亂視聽的惡意宣傳，不僅是誣蔑我們政府，有意來破壞他抗戰神聖的使命，而且是污辱我們整個民族團結抗戰共同禦侮的純潔的精神。我今日可以說，我們政府與全國國民只有一致對倭抗戰與剷除民族叛徒的漢奸偽逆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後再開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歷史之中。只要他們以後奉命守法，不再襲擊友軍，和到處挑釁，我們政府無不一律愛護一視同仁，而且我們政府寬大為懷決不追究既往，否則，如果有仇命亂紀，破壞抗戰的行動，如從前的新四軍之所為，那無論其任何軍隊，我們政府為國家利益，為抗戰勝利，不能不依法懲治，而加以裁制，以盡我政府抗戰建國的天職。所以政府不特對我忠實將士實在是愛護之不遑，豈有如其所謂挑釁進攻，自殘手足之理。而且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希望參政員諸君本着精誠團結，共同禦侮的精神，懇切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使中國共產黨能切實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各中共參政員能在參政會內共聚一堂，精誠團結，來從長討論他所要提出的問題，以求得合理的解決，貴會是職時全國一致推崇的民意機關，諸君代表民意，必求抗戰建

國綱領之徹底實現，必求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來達成全國國民共同一致的願望，來安撫一般爲抗戰而犧牲的軍民同胞的英靈。只冀中國共產黨能尊重貴會民衆的勸告，今後一切言論行動，不違反抗戰建國綱領，與他自己宣言中所提供的諾言，則貴會爲解決這一次事件所有決議，規定政府應如何處理的，政府必尊重貴會的決議，絕對接受，徹底執行，毫不猶豫，總之，政府對於這一件事件，只要能達到團結一致，抗戰到底的目的，一切問題，皆願聽從我們國民參政會依據公衆民意來解決。至於對中共各參政員，更希望其在此敵寇深入，全國軍民正與作殊死戰的時候，能本着「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精神，毅然決然接受我們參政會公衆的意思，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使我們全國團結抗戰的精神，不致有絲毫遺憾，而能堅持到底，始終無間，這不僅爲全國國民所馨香禱祝，亦足予敵人莫大的打擊。我們爲愛護中國共產黨，爲成全他們此次共同抗戰勝利的歷史，一定要督促他始終一致，團結到底，來完成抗戰建國的使命，這是兄弟今代表政府要向大會懇切聲明，並盼衆參政會諸君衷誠諒察，實爲至幸。



丁



興

論



一 政治團結軍事統一

——重慶大公報社論——

我們的抗戰，是建築在人民團結及國家統一的基礎之上的。若沒有團結與統一的前提條件，我們根本不能執行抗戰，自然更談不到勝利。我們抗戰已快三年半，把國際大勢打變了，把強敵抗弱了，而在我們內部還在談論着團結問題，甚至在軍事上還有參差失常的現象，這不能不認為是一種不幸。我們願本國民的良心，國家的利益，對這現象，講幾句本不願說而終不忍不說的話。

講到團結，我們第一要認清是對政治而言。我們是民主政治的國家，當然要講團結。試看多少現代國家還在高呼團結，爭取勝利，我們國家組織不及人家，一切科學文化不及人家，而民族鬥爭的艱苦却超過人家，我們還能不團結嗎？我們一定希望舉國上下都要精誠團結，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來爭取勝利，打倒敵人。在抗戰以前，本報同人就呼籲團結，抗戰既起，我們更擁護團結。但是，我們也應該切實認識一點。這團結是對政治對國民講的，也可以說是對各黨各派而言，這是國家在抗戰期間對全國人民當然的要求與希望，就是要求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要不分黨派，共同一致，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標下，精誠團結，共禦外侮。在抗戰

三四年來，試問這個要求與希望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呢？就人民方面言，現在不僅是後方人民效忠國民政府，就是淪陷區民衆，還是向我們地方政府完糧納稅，信仰國民政府，擁護最高統帥，全國人民是完全團結一致的。至於講到黨派方面，我們雖然在法律上尚未確定多黨的制度，而事實上全國各黨各派都站攏了，所有全國現存的黨派，大家都表示擁護抗戰，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事實如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現的團結，可以說是並無問題；而目前的所謂團結問題，顯然不在這裏。透澈的講，問題不在政治方面，也可以說不在黨派方面，乃在軍事方面。這不能說是政治上的團結問題，而應該認清的這是一個軍事上的統一問題。我們認為政治需要團結，而軍事需要統一，需要服從。

軍隊應有嚴密的組織，森嚴的紀律。軍隊只能有一個意志，一個命令，一個行動，在最高統帥的統一指揮之下向同一目標進行。軍隊裏面講究服從命令，絕對的服從命令。古今中外那一個國家的軍隊是講民主的？軍隊行動一定要受統帥部的節制，不能自由行動。不要說一個國家，就是兩個或三個國家聯合作戰，也要服從聯軍統帥的命令。我們現在是對強大的敵人抗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賭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我們現在有英明的統帥領導抗戰，全國幾百萬軍隊都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一致行動。纔能抗戰到今天，纔能把敵人拖住，使它一天天的走上崩潰之路；也惟有如此，纔能發

動有效的反攻，獲得最後的勝利。相反的，若一個國家的軍隊不能統一，意志分歧，號令不一，便絕對不能作戰，而國家的獨立自由也就難保。老實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獨立自由能够維持不墜，我們的抗戰所以能够始終支持，就靠我們全國軍民能够一致服從政府領導，尤其靠我們前後方幾百萬軍隊能够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纔能以弱敵強，愈戰愈強。假使現在竟有一個軍隊不服從統帥的命令，不本着統一的意志行動，甚且弄出紛歧反常的行動，我們儘管痛心，也不能不說那是破壞抗戰，危害國家。

政治要團結，軍隊要統一，其中是有界限的。團結是對政治講的，而軍隊只有服從。團結抗戰，是政府與國民和各黨派間的共同要求與希望；而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則是統帥部對所有軍隊的要求。如果說，一個統帥部對所轄的部隊要求服從命令，而某一個部隊非但不服從命令，反說那是「破壞團結」，那是講不通的。

現在我們所有的抗戰軍隊都是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的最高統帥是蔣委員長。這些軍隊之中，在抗戰以前，也有未曾列入國民革命軍的番號的，例如現在的第十八集團軍。在抗戰之初，這組軍隊宣言擁護蔣委員長，願為抗戰及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並正式編入戰鬥序列，那是國家統一的一大象徵，也是執行抗戰的一大基礎，就軍隊的組織與紀律言，這組軍隊既然接受了國民革命軍最高統帥的命令，自然是不待言的。這是國家軍隊的義務，國民也有權向它如此要求。

總之，軍隊是國家的，而不是任何黨派的。我們認為，中國國民黨今天雖然掌握着政權，但代表國家的是國民政府，而不是國民黨；中國所有的軍隊，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統轄的軍隊，而不是國民黨的軍隊。我們在今天固然不能不承認現在國民黨是擔當了歷史的重任，負荷着復興與國家民族的使命，但到達了憲政的階段，必然要求它順應國民公意，實行憲法來解決國內的一切政治問題。因之，中國將來所行的必然是憲治，而不是黨治，而國民黨自亦成爲一個普通的政黨，國民黨也斷不能把國家的軍隊作爲一黨所私有，可以不服從政府的命令，以武力去做什麼政治鬥爭。假使國民黨要那樣做，那必爲全國民意所不容。這理由也是極明顯的。所以我們以爲無論是講軍事或是講政治，都應該把黨派問題和軍事問題絕對分清，決不可以黨見害及軍事。任何一個部隊，無論它過去的歷史如何，在當前的國家局面之下，都應該就大義，就軍紀，就國家民族的命運，很審慎的加一番考慮，來貫徹軍令的統一，擁護軍令的尊嚴。

最後，我們願更鄭重聲明：我們爲了保障抗戰的勝利，在政治上要至誠至敬的籲請全國各界的團結，在軍事上也至懇至切的要求全國軍隊的統一，絕對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任何一軍不能例外。政治上不團結，固然不可；而軍事上不統一，尤其危險。因爲軍隊不統一，不服從命令，根本就不能作戰，更何能勝利？

(十二月十九日)

二 關於新四軍事件

——大公報社論——

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事件，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戰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長致朱彭葉項的電（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北補給綫。統帥部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月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

席都已陸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尙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綫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只限令該軍調防黃河以北，以避免衝突。這種處置，在中央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爲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展延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指定的路綫上，曾有該軍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軍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爲不幸；而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我們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純國民的感想。

我們觀察現代國家的建國原則，並深思我們中國的痛苦經驗，而確切認定建立國軍的重要。國家的建軍原則，必須是單一的。組織是一個，軍令是一個，而意旨更必須是一個。一個軍隊不容有紛歧的組織，不容有多系的軍令，更絕對不容有兩個意旨；否則，那軍隊就絕對不能作戰，尤其不能對外作戰。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在以往不能做到，乃是我們國家的最大苦痛。我們自民元建國以來，國家常處在分裂的狀態，政治對立，軍隊紛歧，內戰不休。國家在那種狀態之下，所謂民族自衛權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國以來，我們還受了多少外侮，我們爲什麼不能發動自衛權？就因我們沒有統一的國

軍，沒有中心的武力。這狀態，一直到黃▲建軍，國家纔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經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上，國家纔有了統一的雛形；而經十七年全國統一之役，國家的統帥權實質仍未建立，國家仍陷於內戰深淵。那時，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自稱蘇維埃共和國，在福建更有一個所謂人民政府，國家有四分五裂之勢，怎麼還能抵抗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侵略？我們遭逢那樣嚴重的外患，而國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內戰，真是危險萬分！國家之幸，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這一脈中心武力，經過艱辛的洗鍊，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來，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纔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幾年的內戰，流了無盡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纔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決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擁護統一，反對分裂，是全體國民的良心，是我們抗戰建國的所必不可缺的條件！尤其在這次敵當前，強敵日削，勝利接近之時，我們全體國民必然吐棄一切蔽於黨見而貽害國家的行爲！

本報在今年元旦獻辭中曾經說過，「國家政治問題，需要法律論與政治論並重，不可偏倚。」就法律論，軍令系統絕對不容破壞，軍紀必須整肅；就政治論，則必須保持

公道與相安兩個要素。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時的表現，是極合乎國家民族利益之公的，我們敢信中共現時必仍然信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在信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之下，任何黨派的政治主張，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於激，非但可諒，亦且可敬，政府惟有努力於政治效能的增進，以饜足國人之望，國民黨尤其要貫徹孫先生天下為公的偉訓，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就政治觀點以論新四軍事件，這部分軍隊原質本有微異，而且是抗戰發動後加入國軍的戰鬥序列的，我們雖不必請求政府對之另眼看待，却極希望統帥部之慎重處理，於整肅軍紀之外，不可偶或滲入感情的成分。我們懇切希望葉挺氏個人能獲得寬大的處分，更懇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處理此問題，勿使有節外的牽連與蔓延！

三 新四軍事變之解決

——上海正言報社論——

新四軍抗命叛變，發生於去年十月初，蔓延東戰場，幾及四月，利於中國分崩離析之局以遂其侵略之企圖者又復故為渲染，妄事宣傳，一若中國非特團結禦侮，將生窒礙，即抗建大業亦將蒙受極大影響者；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氏為整飭紀綱，僅費兩週之

時間，已將全部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蕭牆變禍，驟予消弭，名將英爾，殊足欽感。軍長葉挺被擒革職，並交予軍法審判，當將依法懲治；軍委會並通令各軍嚴緝項英，歸案訊辦，此後純屬軍紀國法範圍，解決至為簡單，吾人可不具論，今僅論述其解決後之影響。

第一，新四軍之叛變，完全為其本身之軍紀問題，與政黨無關，又與政治無關。猶憶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中共電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首舉「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決心共赴國難宣言，特向全國宣告：「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職責」；二十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擴大六中全會致蔣委員長電，有「願以至誠擁護我民族領袖，擁護三民主義，並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政治基礎上責我全體共產黨員互助互讓，以同生死共患難之長期合作」團結全民族，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和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之實現。」新四軍之叛變，完全與其所應遵守之信條迥不相侔，新四軍當作戰之初期，尙能恪遵命令，團結禦侮，嘗不乏勳績可考；顧不旋踵，擅離防區，潛往蘇北，襲擊友軍，又復流竄皖南，總其罪惡，不外四端：（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事對外，蓄意吞併軍友；凡此四端，非特叛國，亦且背叛中共政策，如此事

伴發生於朱德彭德懷兩將軍防區內，亦必一如願祝同將軍之爲國整飭軍紀，嚴予制裁，與所謂磨擦事件完全無關也。有以十八集團態度如何爲者，此在政治上，組織上，紀律上，十八集團軍均不應負其責任，此正所謂秦歸秦，楚歸楚，毫不關涉也。

第二，三年半以來，東戰場華軍之成績，較之其他戰場顯有遜色，此由於地勢者半，由於人事者又半。東戰場自華軍撤退武漢以後，日方即利用爲侵略之根據地，華軍在其後方，雖有相當佈置，唯因地勢與人事之關係，始終未能發動大規模之襲擊戰或流動戰；而日方一切政治與經濟之陰謀，則無不憑藉此江南重要地區以行之。現今日軍方欲「凍結軍事」以便南進，而反呈莫可挽救之頹勢。往日東戰場因人事之未臻完善，而缺乏摧堅挫銳之力量，現今新四軍已予編遣，其首領固罪無可道，其部隊則不乏忠勇男兒，予以適當之改編，精良之配備，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將見軍紀人事之整飭，人存效命致果之決心，則值此戰局關鍵變遷之時機，必將振作精神，加倍發揮威力，造成偉大光榮之成績，以媲美於過去晉魯鄂湘桂各戰役，願祝同將軍既於解決新四軍初試其成功，必將有以慰東南同胞殷切之期望也。

第三，葉挺項英過去未嘗領善戰之名，乃一經願祝同將軍發動緊急處置，爲時僅及兩週，一則授首就斃，一則抱頭而竄，屢祝同將軍固有其優越之戰略，而士卒之願全大局，要爲其最大之原因。日軍泥足深陷，四顧傍徨，無術自拔，惟日詛咒華軍內訌，以

國有隙可乘，日報滿紙荒謬言論，均隨報變陸軍完全掃去，由此可知在目前兩民族生死存亡之決鬥時期，不一致對外，不奮勇討賊，鮮不為抗建之叛徒，國家之罪人？叛徒罪人，又鮮不慘遭失敗？中國經過九年來之奮鬥，人民思想精神已在戰爭鎔爐中大受鍛煉，如仍以往日眼光，錯予估計，非特終將自取估計錯誤，亦將自取敗辱耳。

(一月十九日)

四 今後之國共關係

——香港循環日報社論——

踏入民國三十年度，國內的重大事變，要算新四軍被解散，葉挺就擒，這一次事件的原因，相當複雜，而對於抗戰前途有重大的影響，也無庸為諱。當這抗戰勝利年開始之時，就發生這種不幸事件，真是足以使人嗟嘆的事。不過我們徒然嗟嘆，於事無補，我們必須把這着事件的核心，看清楚以前的錯誤，然後始能有所改進，避免以後有同樣不幸事件的發生，這就是筆者在這春節當中，願意提出本問題來，供大家討論的真意。

就事件本身來說，這回新四軍被解散，祇是軍事當局執行軍令的一種必要舉措，我

們看軍委會的佈告，便可以瞭然，但是這裏面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的，就是新四軍抗命的經過，據何應欽白崇禧齊電所述，新四軍是和十八集團軍同時違抗命令的，原文有云：「第十八集團軍自抗戰之始，即列入第二戰區之戰鬥序列，新四軍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戰目標與作戰地境，乃對此命令規定之範圍，始終迄未遵守，以求達成任務，始則自由侵入冀察，繼則自由分兵魯省，終則陰移新四軍渡江而北，明派擾魯部隊伺隙而南，桴鼓相應，夾攻蘇北」，從這一段電文看來，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違反軍令行動，可以說是完全一致，電內辭句又每以魯蘇新四軍十八集團軍，相提並論。益可以證明新四軍和十八集團軍，同樣犯法，然而結果祇是犧牲了新四軍，十八集團軍竟能置身事外，這一點為以後中共問題的癥結也恐怕預伏於此。

中央對於新四軍採取嚴厲手段對付，而從寬對待十八集團軍，這自然是中央一片苦心，不欲太子共產黨以難堪，而希望殺一儆百，以促共系軍隊的全體覺悟，在團結禦侮的立場上，此種措施，或為必要，但在這裏我們必須研究的就是中央這種手法，畢竟有沒有成效，共系軍隊會不會因此而覺悟，以後是否能夠絕對服從軍令這一串的問題。

一、中央過去對於共系軍隊的寬大政策成效如何，足以說明今後這種手法的成效，過去四年，共系軍隊除了十八集團軍在山西打過幾仗之後，一直下來，都是擅自行動，不遵命令，自立體系，攻擊友軍種種事實，中央爲了此事，不知委曲勸告了若干次，而

其系軍隊始終設置若罔聞，這是過去寬大政策無效之一。中央爲力避國共磨擦，不使抗戰陣營內部分裂，其系軍隊雖一再不聽勸告，而仍令國軍竭力避免衝突，有些軍隊竟因此白白犧牲。中央對共系軍隊的寬大，可說是無以復加了。然而共系軍隊却因此而愈加驕縱，這又是寬大政策無效之一。直此最近，中央雖然感覺寬容勸告的一再無效，但尚不忍遽然處置，在過去十一月十九日，由參謀本部再申前令，劉峙雖聽朱彭葉項等，服從軍令，十二月八日又發出齊電嚴厲責備，結果其爲無效，亦與以前相等，最後乃不能不以解散新四軍的嚴厲手段對付，新四軍被解決而寬大政策的失敗，已如鐵一般擺在我們面前了。

和這

是故意挑撥國共之間的惡感，我們大膽地指出這問題的癥結所在，本望抗戰陣營的分裂，相反地，我們是希望抗戰陣營中排除了一切離心僂子出來，以促進將來的更加團結。以往輿論界方面對此問題，總不敢着一字，這種諱疾忌醫的態度，是我們所不取，而且愈是不敢講，愈使惡意的宣傳伎倆，得以橫全國，是非混淆，國事更不可收拾，我們在痛心之餘，仍希望讀者理會這種苦心。

我們還記得，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召集五中全會時，曾討論共產黨六中全會建立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具體建議，當時共產黨建議有二種合作形式，第一種是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將加入國民黨和青年團的共產黨員的姓名，交

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保證不在國民黨及青年團中，進行徵收黨員的活動；第二種的形式，是由兩黨組織各級共同委員會，來進行兩黨合作事宜。這兩種建議，第一種的方式，是將整個共產黨納入國民黨中，如果辦理得好，或者做得徹底，可以使共產黨名存實亡，甚或名實俱歸消滅，即無國共畛域，何從發生磨擦？第二種的方式，是國共平行合作，如果能互泯虞詐，精誠相與，切實做去，亦必能收合作的實效，何致此疆彼界，互相傾軋？共產黨這種建議，從好意方面推測，可說是確有合作的誠意，甚至甘消滅而不辭，若從惡意方面推測，非想竄入國民黨中作票，以分化國民黨，侵蝕國民黨，或要求與國民黨對峙，固好意也罷，惡意也罷，國民黨既然是歷史最久遠，主義最適合，勢力最偉大，組織最健全的政黨，自然不怕共產黨的分化與侵蝕，而國民黨倘肯和歷史較短，主義較差，勢力較次的共產黨合作，甚至分庭抗禮，而不羞與爲伍，亦適見國民黨公爾忘私的偉大精神。可惜當時對於共產黨的建議，未能採納，卒致國共融合的理與既未能成爲事實，而國共相厄的跡象，反而與日俱增，這是非常可惜。至於共產黨方面，最初的建議，黨員尙可以交付國民黨，其後的軍隊行動，爲什麼不肯聽命中央，這是更難索解的了。

中央此次解決新四軍，仍保留十八集團軍可說是對共產黨不爲己甚，留有餘的地步，更其覺悟自新，以觀後效，我們希望共產黨能大覺大悟，精誠團結，不要忘記當年共

赴國難的精神，更望掌握政權領導抗戰的國民黨，能本民胞物與之懷，實踐以身作則之義，自先檢討內部，肅清腐化份子，剷除貪污根株，無論同黨或異黨的軍隊，待遇一律公平，杜絕種種藉口，則野心家縱有陰謀，亦必不得逞，否則國共問題，始終未決，新四軍雖然消滅，十八集團軍仍是將來國共衝突的禍源也。

(一月二十九日)

五 抗戰的紀律

——中央日報社論——

我們看遍古今中外歷史，從未見過一個無紀綱的國家可以生存，更未見過一個無紀綱的國家可以對外抗戰。紀綱是國家的生命，違反紀綱，即是背叛國家。在平時，國家為生存，必須整飭紀綱。在戰時，國家為自衛，更必須整飭紀綱。而軍隊的紀綱，比任何部門的紀綱，更為重要。軍令與軍紀，即是軍隊的紀綱，所以軍令高於一切，軍紀重於生命，是軍隊的基本信條，能夠實踐這兩大信條，才是國家的軍人，才是國家的軍隊。假使軍隊不肯服從軍令，遵守軍紀，則有軍之名，而無軍之實，不但不能負起捍衛國家的責任，而且一定要喪失全國國民的信賴。尤其當暴敵深入的緊急時期，維持軍紀，

貫徹軍令，是發揮戰鬥力量，爭取最後勝利的最大關鍵，更不能不十二萬分的重視。

國家抵抗侵略，是生死存亡大問題，國民的意志必須齊一，國民的力量必須集中，是稍有常識者所應當認識的，一般國民尙且有此需要，何況站在第一線與敵肉搏的軍隊？戰時的軍隊比平時，更需要整肅的軍紀與嚴明的軍令，這是天經地義，無待贅述的。軍紀的整肅性與軍令的至上性，在軍說裏，是有絕對的強制力的。只有服從與遵守，不得有任何的討論。軍隊有堅如鋼鐵的軍紀，與不可侵犯的軍令，才能保持統一，發揮力量。抗戰以來，我們國軍在前線與敵人作殊死戰，英勇壯烈的戰蹟，可歌可泣的事實，實在太多了。這些史實，將來在我們民族復興史上，當然占最重要的地位，炳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四行的孤軍，戰至最後，非得最高統帥的命令，雖經中外人士一再勸告，亦誓不後退。又如張自忠將軍輕騎搜索敵人，不幸身陷賊陣，力竭而死。又如郝夢齡陳寶山兩軍長身立火線，督勵士兵，在彈雨之中，毫不畏避，卒以身殉。此類事實，不勝枚舉，而其根本精神，則在服從命令，遵守軍紀。進退行止，皆唯最高統帥的命令是聽。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抗戰必勝最有力的保障。

但是，在許多可以滿意的事例之中，也有若干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例如在抗戰前期，韓復榘不聽命令，擅自調動軍隊，移防漢中，置山東全局於不顧，經軍法裁判之後，處以極刑，軍心爲之一振。抗戰後期所以能收極大戰果，韓案處理得當，實爲其一大原

因。最近石友三暗通敵人，危害友軍，亦經明正典刑，人心爲之大快。我們相信殺一石友三，於從速爭取最後勝利，必有極大的貢獻。這些破壞軍紀，違抗軍令的軍隊，大抵爲一不肖長官所誤，與全體士兵無干，一經曉諭，便爲國家善良的干城。在這些不幸事件之中，最可痛惜的，莫過於這次新四軍叛變事件。經過情形，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已有詳細的談話，無庸贅述。我們知道這次事變，也不過是該軍二三長官的陰謀，與該軍士兵並不相干。尙幸於變生後數日之內，卽行解決。葉挺就擒，項英在緝，全體士兵亦已編遣完畢，可謂爲不幸中之大幸。

我們相信這次軍事當局處理這事變，一定比我們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與諸葛孔明揮淚斬馬謖，正復相同。新四軍擅自行動，是反抗軍令，破壞軍紀的重大問題，萬萬不能忽視的。當局爲貫徹軍令，維持軍紀起見，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置。這不但與政治問題無關，而且與其他部隊也風馬牛不相及，責任完全在葉挺項英幾個人身上。凡是相信貫徹軍令，維持軍紀，是抗戰必勝的保障的人們，一定擁護當局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處理叛變事件的。我們在抗戰時期，必須維持抗戰的紀律。這是舉國國民共同的信念。

(一月十八日)

六 駁中共發言人的談話

前新四軍解散之初，「中共中央發言人」以及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先後發表「談話」，顛倒黑白，肆意誣蔑，真可謂荒謬絕倫，不值識者一笑。不過共產黨的本來面目，却在這裏暴露無遺，我們正不妨據以駁詰一番，以便還它一個「原形。」

「事實最雄辯」，作者本人就從江南淪陷區來，將在軍機軍紀法令所容許的限度內，搬出一些鐵一般的事實，予以剖擊，看他們還能逃遁到那裏？潑婦式的信口漫罵，恕我沒有受過訓練。文責自負，那是不待言的。

「中共」兩篇「談話」，可歸納為四個論點，即所謂：（一）事變真相，（二）整個計劃，（三）前途推斷，（四）善後辦法。「善後辦法」十二條，和他們向國民參政會所提出的完全一樣，本刊三十四期已詳予揭駁，無待論列，我們現在祇討論後三點：事變真相究竟怎樣？整個計劃原來如此！前途推斷談何容易！

一、「事變真相」究竟怎樣？

中共發言人人口中的事變真相是這樣的：葉挺項英於去年十二月底遵令將新四軍江南部隊北移，當局實已密令予以「一網打盡」，迨一月六日，該軍萬人路經茂林時，即遭襲擊，葉等倉促應戰，相持八晝夜，卒以衆寡不敵，全部犧牲。「所謂限期北移者，不過誘我軍入彀，配合聚殲之詭計。」天大的罪惡，就想這樣一推，惟詞人家頭上，可惜

千真萬確的事實不能讓他們輕易推過！請道其詳：

(一)中央限令前新四軍北移，便加入第二戰區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歸該戰區副長官朱德指揮，其間經過情形及詳細辦法，具見去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及何白兩總長十月電和十二月電。提示案係何白兩總長與共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幾經談洽而後呈准施行，外出中央專斷，主旨在使該軍與友軍避免衝突，冀全終始，以濟艱危。十一月朱彭葉項佳電也說：「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移動」。觀此中央之下令北移，還不是純出維護該軍的真誠？不然，彭葉項等何以自認遵令移動是顧全大局！

(二)新四軍北移日期，提示案規定須於奉命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規定地區，但該軍一再推宕竟延誤五六個月之久。及至十二月九日最高統帥手令該軍作最後一次展緩：「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毋得再誤』。然而他們依舊再誤，十二月三十一日最後限期過了，還有萬餘人盤據江南，以致一月間發生皖南事變。這是遵令北移麼？遵令那可不照限期？

(三)該軍幹部人員對於北移問題意見紛歧，十二月雲嶺幹部會議中大鬧一場，結果是「向延安請示」，請示的結果，是譙道蘇南，而項英等反對北移的一派氣餒驟盛，急

求一逞。所以他們在一月初「渡江」行軍中所發的告皖南同胞書明白說出：「此次吾軍向敵後進軍，主要的戰場，仍在安徽江蘇兩省，不要聽反共分子的造謠，說什麼開到華北蒙古去。」而他們的機關報抗敵日報上更一再鼓吹：「加緊戰鬥準備，戰勝任何敵人」；「堅決執行中央的策路路線」，「消滅任何敵人。」這不是準備稱兵叛亂！還談什麼遵令！

(四)關於該軍北移的路線問題，經葉挺等再三要求變更增闢，結果當局都准如所請，——其皖南部隊准由銅嶺繁昌間北渡，少數在蘇南部隊，准由蘇南北渡，以期便捷。但葉項等爲要「執行中共中央的策路路線」，爲要施展他們的野心陰謀，已於一月五日擅將所屬全部集結在茂林村銅山村一帶高地，然後發電報告當局，詭稱繁昌銅嶺渡江困難，已改道蘇南，以示無他。就在那晚，他們便以七團兵力，向正在調防中的四十師三路猛襲，目的在奪其槍械，授與裹弋之衆，擴張聲勢，然後乘勢進襲胡樂司的槍藥庫，續溪的上官司司令部，企圖一舉而囊括江南。事雖未成，遺跡已著。單就路線論，蘇南不是他們全部軍隊渡江應走的路線，而茂林村，亦已逾越蘇南一線有八十餘里。談什麼遵令！遵令可以擅改路線麼！

(五)當時佈防在江南的友軍人數確是相當的多，但這完全是對敵僞警戒。我們知道去年十月十一日間，敵僞部隊有三大股流竄，第一股向長興，安吉，孝豐，臨安一帶流

竄，第二股從龍湖，宣城，廣德，郎溪一帶流竄，第三股從池，東流至德一帶流竄，形勢相當嚴重。怎可不駐重兵戒備？如果說這是對付新四軍，便無異說我們不該抗戰。而且照當時形勢，新四軍向茂林進發，一日夜即可到達三溪，即可脫離友軍的防線，再經一日夜間，便可循羅德大道直接搶樂原，搶掠餉械。其計原極刁險，此觀葉挺趙凌波等供詞可知，還抵賴什麼！

(六)該軍在事變中所遺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件是共黨「中央局」致葉挺梁漢的電報，內稱：項英等不告而別離部隊，東南黨部失却中心，全體同志奮發蔬菜軍長及梁漢指揮一云云。又一件是朱毛等致葉挺電：「共全黨全軍服從葉梁指揮執行北移任務。你們環境雖困難，但用各種方式保存骨幹，速回蘇南是可能的。」，觀此可知新四軍負責人員的意見始終紛歧，葉等傾向北移，項等則始終頑抗，中共中央無法控制，以致橫決而成事變。及既鬧出動事，中英僑養成怨，索性攤牌到底。書證俱在，又抵賴什麼！

(七)「一網打盡」云云，只有共黨幼稚的文件中，才有這種輕囂的話！他們要捏造也沒有證據。當時新四軍江南部隊，充其量不過萬餘人，兵力僅及其他友軍十分之二，如其真的要他們「一網打盡」，「圍剿」，「聚殲」的話，何時不可「圍剿」，何時不可「聚殲」？為什麼要借「限期北移」之名，偏要聚殲限期北移之時？一切軍隊屬於國家，我們不知有所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如果中央有意或視所謂「共產黨領導

的軍隊」，那何以十八集團軍至今存在？何以要任朱德爲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最荒謬的一點是匪當局爲「親日」「投降」，匪當局的鎮壓叛亂是與敵爲「配合聚殲」！一個淫而且薄的潑婦，自己做了一場好事，乘日寇影地給人家綁了起來，還在破口大罵，硬說人家偷漢，不要臉的東西！

二、「整個計劃」原來如此！

在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的「談話」裏，列舉所謂「日寇與親日派之整個計劃」十五條，而謂：「襲擊皖南新四軍及發布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不過此種計劃表面化之一端。」簡直荒謬到不像是人說的話。如果中央領導全國軍民四年來的抗戰，不算抗日，難道汪兆銘那叛奴才不算抗日？不肖如共產黨，我們還希望他們能浪子回頭，好好的來共同抗日，還不忍絕其自新之路，何意中共竟瘋狂至此！如果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正動」，那全國人民都在「反動」了，有誰去附和他們的稱兵叛變？朱彭葉等在佳電裏也說：「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這如果是良心的話，那末他們移的那套「含血噴人」，只好讓他們「自污其口」。那末（一）何白兩總長是抗日名將，畢世欽敬，皓齊南電是根據與周恩來等商洽結果而發，一番團結禦侮的苦心，誰不知曉？周恩來等應該不是「親日派」罷，那末親日派指誰？

(二)軍紀軍令之重要性，難道不該宣傳？共黨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言裏說：「使我國在持久抗戰中，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告同胞書裏又說：「全國所有武裝隊伍，都應在蔣委員長統一指揮之下，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再一次的正式宣言，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那還不是「宣傳軍紀軍令的重要性！」難道是「以為發動內戰之準備」！

(三)新四軍難道無一錯？叛變也是「正動」麼，叛變不該制裁麼？

(四)新四軍如果不想叛變，何以有待朱彭等去說服解釋？新四軍如果不是叛變，何以中共要下令處分項英？斥責他們不該自由行動？

(五)「剿共軍」在那裏？誰任命李宗仁將軍為「最高總司令？」李將軍等的抗戰功績有誰能抹煞！「日軍則加以密切之配合」的鬼話是否汪逆兆銘等叫你們放！

(六)八路軍不是始終是八路軍麼？朱彭不是始終擔負着重要軍職麼？只有八路軍不「準備叛變」，中央還有什麼「藉口」！提示案中不是規定得明明白白麼？

(七)後方什麼「辦事處」，根據提示案是應該撤銷的，但事實上沒有撤銷。周恩來等現在尚與中央有來往，董必武鄧錫超在參政會開會時，還經一再勸駕何嘗給人「逮捕」！

（八）新華日報不是依「舊」？只消不觸犯政府法令，何致「封閉」？

（九）「奪取延安」做什麼？如果「奪取」，為什麼在提示案中反有「陝北行政公署」的規定！為什麼區內主任規定准由朱德司令德保薦？

（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鎮壓抗日運動」，這是敵黨「經常工作」，但只有在南京及若干淪陷的城，暫避淫威，共黨雖然變化多端，中央還是一再容忍，至於抗日人員和抗日運動，一向在愛護倡導之列，何來逮捕鎮壓之說！

（十一）共黨對國人所愛護的語言太多了，太好了，自闕有無實踐。句半句？你們有「取用一切離開國民政府政策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麼？有「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嗎？有……嗎？只消你們稍有信義，真的誠心誠意的實證諾言，你們是有前途的，有誰去破壞逮捕？

（十二）「日軍將中華南撤退，中國宣布收復失敗，同時宣傳實行榮譽和平之必要性」。共黨這一猜，把敵寇和汪逆兆銘等的鬼胎猜穿了，然而始終是夢想。我們務必再接再厲，「予敵寇以澈底之打擊，以永絕太平洋上之禍患」；「務使敵寇全線退出我國境之外而後已，務使其經此教訓，不敢在獨面東面敵壞和平之禍心的後已。」（本黨八

中全會宣言共黨何苦與敵偽一鼻孔出氣，夢想什麼「榮譽和平」！一月六日對日宣言

（十三）「進攻八路軍，實行中日夾擊」，虧他們說得出口！八路軍受「中」「日」

夾擊，不啻說它是非中非日的東西，然則八路軍是什麼呢！誰想叛變，誰就要受國法的制裁，談什麼「夾擊」，更談什麼「中日」？

(十四)『各戰場上之中日兩軍繼續去年之休戰狀態，以促轉到完全停戰議和局面，』這句「話」，真像是汪逆兆銘等叫他們說的。最近鄂西贛北之捷，是「共黨領導的軍隊」打的麼？

(十五)『中日兩國訂立和平條約，中國加入三國同盟』，這是日寇早有的夢，決無實現可能。中共的發言人是在「發言」還是在「發瘋」！

總之，在中共發言人想來，「共」是萬應靈丹，什麼都是「好」的，祇要與「共」有關，就是抗命叛變，也是「正動」，反之，都是「反動」。他們的目的在夢想「挺身出來」，「橫行到底」。可不甚麼麼？『在抗戰期間，二分抗戰，七分應付，七分發展，』以及『第一階段妥協，第二階段佔據華北，第三階段佔據華中，』「以恐怖排除異己」，「以統一戰線併吞異己」，「以汪派、托派、漢奸、投降、妥協等頭銜，予民衆以繳槍封糧等處罰」，「這才是「整個計劃」！整個計劃原來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手中

三、前途推斷「談何容易」！
若問中國的前途如何？這是很明顯的，「日寇與親日派總是屢失敗」，「共產黨人如果始終懷着「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鬼胎，欲「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

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而其失敗也必然無疑。中國國民黨與全國國民有此責任，有此力量，撲滅任何背叛國家民族的敗類，決不讓他們有片刻的橫行，更談不上「橫行到底」。其原因是：

(一) 中國國民黨已非過去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容易受人離間。中國國民黨手創中華民國，有其救國建國治國的歷史使命，數年來英勇抗戰，使它鍛鍊得更加偉大更加堅強，匯成一個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流。

(二) 中國其他黨派包括共產黨在內，其黨員最多數量，鑒於民族危亡之鉅禍，誰不欲棄暗投明，集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有些雖一時被蒙蔽，但時機一過，他們必有覺悟的可能。如最近黃贊龍，蔡子文等四十餘人翻然改悔，宣言脫離共黨，即是一例。

(三) 中國的軍隊也是一樣，少數人的叛亂大多是被迫的。這看了葉挺趙凌波等的供詞可以知道，他們都自知錯誤，想戴罪立功。

(四) 全國人民之大多數不願當亡國奴，同時也不願當梁山陌的嘍囉。

(五) 中國抗戰建國的根本方針是自力更生，是自強不息，將以我之不變應世界之萬變。只有那些認賊作父的嘍囉，才去趁火打劫，才去賣身投靠。

(六) 中國的抗戰，是為救中國，救東亞，同時也為救世界，它已以英勇無比的姿態

不，奮鬥到底的決心，愈戰愈強的奇蹟，博得全世界的同情援助。最後勝利之必屬於我，再也沒有什麼疑義。委員會曾向蘇聯政府提出建議，「蘇聯政府應對中國問題三平，即立主（七）我們在平等自主的前提下，歡迎任何友邦的同情援助，但這同情援助的表現，要有事實，而不是口惠。我們決不上當，決不癡想，也決不守株待兔。」共黨發言人白中的蘇聯「是世界第一等偉大力量，他是決然幫助中國抗戰到底的。」是的，它照理應該「幫助中國抗戰到底」，我們希望最近成立的蘇聯中立協定，和友好保證，不致妨礙中國的抗戰，不致對中共打上一個又痛又癢的耳光。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我們還希望那班玩弄火焰的人，不要過於衝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罷，這次焰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骨頭！如果這班人能夠冷靜的想一想，他們就應該老老實實的並且很快的去做下列幾項』：

（一）懸崖勒馬，停止搗亂。

（二）服從國府命令，靜候當局處置，並宣布自己暴完全錯了。

（三）從此革面洗心，放棄一切陰謀詭計，誠心誠意服從蔣委員長，服從國民政府，實踐自己迭次宣布的諾言，遵奉去年七月的中央提示案，向着抗建大道——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康莊大道奮鬥到底！

老實說，全國民衆對中共的寬大容忍是有限度的，中共已闖了不少大禍，『這個偽

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爲前途着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爲晚。這是他們性命有關的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忠告之道，如果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毛屎坑裏去，那就悔之無及了。三民主義總之，共產黨發言人所謂「說」的那兩大篇，「僅矛盾百出，簡直荒謬絕倫。我們只有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讓他們去自打嘴巴。別再瞎說了，這是不打自招的向全國全世界暴露了中共的陰謀麼？」

七 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

——香港國民日報社論——

中國所用以抗戰建國者，與其說是無限的人力無限的富力，那還不如說是不屈不撓的中國精神，這一精神是早已睡去而復爲國父中山先生及其繼承者的蔣委員長所喚起的「智仁勇」及「禮義廉恥」的道德力量，而所用以喚起者則爲最合中國需要的三民主義，及新生活運動。

去年七月十六日，委員長曾因滇緬路問題發表談話云：「須知中國抗戰三年，屹立不動，決非任何第三國脅迫所能搖撼……我中國對日抗戰之目的，在求領土、行政、

主權之完備，此目的一日不能達到，則抗戰一日不能停止。中國民族之抗戰，決非任何壓力所能阻止，此不惟英國與各友邦政府所深知，即全世界人士亦莫不公認我中華民族精神與革命力量之深厚為不可欺也。這幾句話不僅足以說明中國抗戰意志之堅決，同時也是中國在三民主義革命過程中將以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克服任何困難環境的說明。而在實際上，中國的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也是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故從辛亥以迄今茲，除袁世凱的稱帝，張勳的復辟，奉直皖三系軍閥的輪流割據，陳炯明的叛變，汪精衛的所謂擴大會議，汪西共產黨的滋擾，福建所謂「人民政府」的成立之外，即在抗戰中也還有韓復榘石友三的違抗軍令，而結果則均不能旋踵而粉碎於這一種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之下。並且每經過一次的風波，中國的統一團結，都不僅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傷，並且是反而都有更鞏固的表現，惜極少數頭腦雖並不十分簡單，而錯覺却不易糾正的新軍閥和葉挺項英之徒，則偏欲以卵敵石，利用中國正和日本作生死存亡的鬥爭的機緣，施以封建割據的伎倆，罔知自己又蹈過去一發反動軍閥的覆轍，以致又有這一次新四軍的叛變，然現在的事實却又已證明新四軍的叛變，也絕對經不起上述不可侮的民族精神與革命力量的一擊，這當然是每一個中國人可引以自慰的一件事。論新四軍叛變，是久已發生的事實。新四軍名為國家的軍隊，實則為葉挺項英私人的爪牙。葉挺項英久已不受統帥部的節制，假游擊之名，行自封自建之實，舉其甚者

則有下列的數事：（一）對於統帥部指定防區的軍令，絕不服從，屢以自由行動的姿態，闖入友軍的防區，以亂友軍爲能事。（二）在闖入友軍防區之後，立即採取不利於友軍的行動，甚且利用友軍正與日軍殊死戰之際，奪其存置於後方的軍械給養，繳其後備兵之械，故新四軍，在游擊區名爲抗日軍隊，實際上是做了日軍的內應。（三）新四軍所到之處，無不大舉摧毀中央國府統一法制的政治機構，代以完全與中央國府脫離關係的畸形政治機構，其視國府統一法制下的官吏儼同敵人。（四）新四軍隊以封王建國的姿態出現於大江南北之外，還替它的封建披上所謂「建立抗日政權」的外衣，恍若除新四軍人物之外，無一非通日通汪妥協投降的分子，故必須俟新四軍之「抗日正權」建立以後方認爲抗日之實者，這不僅是對於國民黨的一種侮辱，同時簡直是對於所有前方將士後方民衆的大侮辱。（五）擴編軍隊，事無不釀，事後又不服從統帥部指揮調遣，詞得中央統帥部不發無軍籍可稽的餉械的時節，便造爲中央待遇不公人多餉少之說，號召其部屬採取搶地盤餉械的行動，最近有所謂五十萬抗日部隊餉械的問題，便是以此出發。（六）在統帥部去年十一月最後表示新四軍非「合辦」是預定防區不可的時節，該軍即一面佈告反抗中央的軍令，另一面則經過海內外的每一個宣傳員，揭發「內戰」行將發生的恫嚇宣傳，以爲這將是「國共分裂」的開始，是「聯合戰線」的自毀，甚且造爲「國內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動反共高潮，肅清投降道路，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

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的調言，意在使海內外同胞發生中央如執國法軍紀以絕新四軍即將發生「內戰」的錯覺，其居心之不可問，宣傳方法之離奇，蓋有如此！中央對於這叛變已久的新四軍，所以不早揮解散編遣的行動，理由極其簡單，是希望新四軍有幡然悔悟的一日，能避免發生爲觀者所痛爲仇者所快的一筆紀錄，但不幸新四軍則始終絕無覺悟，且誤信自身有誓抗國軍的力量，竟欲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施諸第四十師，於是遂促成本月十二日第四十師奉命解散新四軍拿捕葉挺交付軍法審判的事實。

這一事實發生之後，不明真相及受新四軍宣傳影響的國人或外人或將目爲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但實際上這件事只是國法軍紀的執行，和所謂政治問題絕不發生任何繫。這正如世人所周知，沒有一個國家不能執統一的國法以繩其國內任何黨派的人物，也沒有一個國家不能執統一的軍紀以繩其國內的任何軍人，這一次中國中央統帥部的解散新四軍，也不過是執行軍紀而已，又何致發生所謂政治的問題？讀者如疑吾言，那就請看周恩來的在重慶新華日報所發表的文字。周恩來不是表示共產黨仍願維持民族統一的戰線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麼？這就是共產黨也不能不承認解散新四軍只是單純軍紀問題的表示。連共產黨的人物都是這樣表示，則其他人士之認新四軍的解散爲中國政治發生危機的前奏者，就更是杞人憂天。事關民族前途，不容有絲毫的懈怠，更不容有絲毫的不可悔的中國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足以克服任何困難的環境，任何的反動勢力，

都不能不在這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之下宣告解體，這在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相信，這不僅在過去是如此，而在將來也必然是如此，又不僅在內部的制裁害惡。有如此的發揮，而在爭取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抗戰中，則將有更大的發揮。我們敢斷言：三民主義所孕育的中國精神力量，是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

(二月二十日)

八個要點

香港工商日報社論

十月十九日，總參謀長何應欽，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致電朱彭德懷葉挺，飭其調防；至十一月九日，朱彭復電何白兩氏，以華北天災慘重，饑饉凌迫為理由，請求放寬期限，但何白兩氏，以專關軍令，令出必行，乃嚴令調防。這是第十次集團軍調防問題之真相，是非至為明瞭，事實至為簡單，實際並非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海外僑胞，遠離祖國，對祖國的情形，未免隔膜，或會引起不必要之疑慮，我們向本新聞報道之立場，不能不一申其說。

第一，我們願同胞至緊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國家之紀綱。這個紀綱，凡對斷一切

事情，都脫離不了，我們論述這件事，亦應該以紀綱爲出發點，就紀綱來說，我國係以黨治國，國民黨是我國有法律根據的政黨，在我國憲法未施行以前，舉凡所謂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社會黨者，僅有事實的存在，而沒有法律上的存在，這是明顯已極的事。縱令就最廣義來解釋，我們亦儘可以說：我國憲政，係在籌備時期，因而國民黨以外一切政黨，亦都在籌備時期，如這個說法不錯，則中國今日，亦根本無所謂共產黨黨部，而僅有共產黨籌備處，根本無所謂共產黨黨員，而僅有共產黨候補黨員。這是從紀綱的立場，從法律觀點，所認爲不爭的事實，舉凡每一個深明在躬的國民，都應該有這一種認定的。我們既有此認定，則中國今日，僅有國家的軍隊，而無所謂「共產黨的軍隊」；中國今日，僅有國民黨執政是否合理的問題，而無所謂「國共摩擦」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我們應先向同胞聲明的。

第二，紀綱既立，我們就可以問一句：朱彭德懷的身份是什麼？這個答案極簡單，曰：他們不是政客，而是軍人，既是軍人，就祇有一條路好走，就是服從軍令，能服從軍令。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可以同聲說一句：好男兒，令人敬仰；他們如不轉服從軍令，則國家自有三章，韓復榘石友三的地位，均可以完全適用。我們以這個觀念來論事：我們便可深信這一次國防問題，實際至極簡單，從朱彭本人來說，是忠好之辯，從中央來說，是整飭紀綱。我們深信朱彭不會棄忠從奸，亦深信中央不會任令大搖旁落，

則這個事實，豈不是甚簡單，我們何必作不必要的焦慮呢？

第三，有人聽到這個消息，便苦口婆心，勸大家團結合作，其實這些論調，是等閒視之，根本不足一顧。何以故？國家在作戰的時期，根本祇應有一個機構，一個領袖。戰時的國民，祇得一個機構之內，而「服從」一個領袖的指揮，更無所謂「合作」。因為「服從」才是金字塔的組織，「合作」就是敵對體的名詞。我們如不承認委員長為我們的最高領袖則已，我們如認其為最高領袖，則我們祇有「服從」一條路，赴湯蹈火，惟委員長之命令是從，必這樣，才能發揮戰時國家的最高效能，必這樣，才能建立國之綱紀。倘我們不講黑白，口口聲聲，徒言「國共合作」，第一個語病，是承認國共為敵對體，不能統國家於一尊；第二個語病，是勸令一個被領導的人，去合一個領導者合作，簡直是失態。所以我們以國民的地位，向朱彭來進言：我們並不勸其相忍為國，共濟艱難，我們僅勸其以一個軍人的地位，去服從領袖。我們的意思就是說：相忍為國，共濟艱難，中間還有選擇的餘地，以軍人的地位去服從軍令，絕對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第四，有人會問：假定朱彭果不服從軍令，而中央竟發非常之大號，中國對蘇聯，會發生問題嗎？對這一問，我們可以一笑來作答。我們既認為國共非敵對體，則中蘇之國交，自始就是中蘇之國交；而不是蘇共的國交；中國執行軍令，是中國國內的軍政問題，與蘇聯有何關係？我們倘謂中國執行軍令，便會牽涉到蘇聯的態度，這句話，實

際是侮辱了蘇聯！史太林對這個簡單的道理，如尙認不清楚，實際亦無以立國！所以，我們可以向國人顯明的說一句，十八集團軍移防問題，將來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影響到中蘇的關係的。

我們的地位，是一個國民的地位，我們既無黨。亦無派，所以深信我們上面所說的，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心中之所從同，這四萬萬五千萬人一顆的心，就是戰時中國最大的偉力，這個偉力，任何黨派，均應尊重，誰敢違其鋒，誰就會沒落！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日報）

九 關於共產黨問題

重慶大公報社論

這次國民參政會，有一件使社會掛慮的事，就是中共七參政員的出席問題。前傳中共方面曾對出席問題提有條件，嗣知本月六日參政會曾討論此問題，蔣委員長即席有所說明，當時參政會對此問題有兩點決議：（一）國民參政機關不能對任何參政員接受出席條件；（二）切盼共產黨參政員深體團結抗戰的使命，堅守擁護統一的宣言，出席參政會，俾完善解決一切政治問題。昨天報上發表毛參政員澤東等所提的善後辦法及臨時

解決辦法各十二條，蔣委員長對本問題的說明也全文批露。我們讀過這幾個關係文件之後，得悉問題的大體輪廓，故略述幾點感想及認識如次：

第一、蔣委員長的說明，內容很堅決而明瞭，措詞雖似嚴厲，實質本精神則只在希望其黨反省，貫徹團結抗戰的初衷，以爭取勝利的早臨。這種精神是我們完全贊同的。蔣委員長說：『只要中共能夠幡然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不將十八集團軍當作他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不利用其來塗劃友軍，妨礙抗戰，而能依照他自己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宣言所說，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暴動武裝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切實履行』。又說：『我們政府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有關的軍隊，目前並無其他要求，所唯一熱切盼望的，就是希望他們能一貫實行他們自己的宣言和參政會所一致擁護全體共守的抗戰建國綱領，並按第十八集團軍將領能徹底反省，要以國家民族為重，而打破黨派觀念，服從軍令，嚴守紀律，遵照指定的任務與地區，與全國友軍親愛精誠，和衷共濟，抗戰到底，而使國家能早日獲得自由平等。』根據這兩段話，我們可以澈底瞭解最高統帥是在懇切希望共產黨不背初衷，依照自己的宣言，擁護統一，抗戰到底。最高統帥如此希望，也正是全體國民的祈求，這精神是向心的，所以盼冀這問題始終不失其向心力。不會有第二、這問題有一個最要點，就是『軍隊國家化』；無論如何，國家的軍隊只有一

個系統，而不容有兩個軍令。這一點是絕對不容撼動的原則。國家的軍隊不統一，軍令有分歧，不用說不能對外作戰，根本就不配稱為國家。看現代國家顛覆之易，亡國之速，他們大概只是因為國防不夠，軍隊還大都是統一的。我們的國防設備本很粗陋，假使軍隊再不能維持統一，那就太危險了！自民國創建以來，國家分裂且多，統一時少，民十七統一粗定，至民二十五年底統一大成，我們纔配得稱為一個完整的國家；而這局面，實是經過二十幾年的流血犧牲纔開鑿成功的。我們憑了這個統一的規模，纔能發動二十六年的抗戰；到現在，抗戰已近四年，強敵業已半摧，勝利已不在遠，難道我們反倒不能維持國家的統一了嗎？怎麼維持我們國家的統一，最主要的是軍隊國家化，國家軍隊絕不容許有兩個組織系統。第十八集團軍雖是由「紅軍」改編，自有其歷史背景；但至二十六年九月中共宣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在理論與實際上，與其他軍隊同為國軍，除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其背後就不能另外再有一個軍令系統。過去三年來，事實上未能嚴格作到這一點，以致使國軍在對外抗戰之中，有意识地分歧，步驟參差，甚至自由行動，襲擊友軍等現象，這是國家的不幸，也是國軍的污點。這現象既已演到新四軍的被處分，類此之事，絕不許其再發生，而軍隊的統一，軍令的尊嚴，無論如何，必須維持與貫徹。這是國家存亡與廢所繫，雖在奇艱至危之際，也不容絲毫含糊的。蔣委員長說：「我可切實聲明：國民

革命軍乃是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那一黨的軍隊，更不能將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認作共產黨一黨的軍隊，因此，我們的軍令只有一個，而不能有兩個。」統帥這話，乃絕對真確，亦絕對必要，我們至誠盼望共產黨務必接受這個大原則，並且真實施行表裏一致，則其他問題，相信都易於討論解決的。

第三、以上是由軍事觀點立場，而論到政治觀點，有使我們引為遺憾的，就是政府對此在起始時處理方法不够確實，不够明瞭。假使政府在兩年餘前河北摩擦事件發生之初，就詳盡真相，確定是非，何事可以允許，何事必須糾正，同時將其真相公布，使國民探明癥結，那麼，事端或者不至於演變到今天這樣深刻棘手的程度。政府在過去不發表真相，而在應付上，又張弛不一，且大概是暗中防範，不是公開糾正，於是隔閡日甚，猜忌叢生，寸積銖累，至於今日。現在事已至此，除了軍隊統一必須維持，軍令尊嚴必須貫徹之外，在政治上，務須坦直明瞭，開誠心，布公道，而求解決於至當。蔣委員長在參政會席上的說明，精神固極嚴肅，用心實甚坦直而明瞭，他說：「只要中國共產黨能尊重貴會民意的勸告，今後言論行動不違反抗戰建國綱領，與他自己宣言中所提供的諾言，則貴會為解決這一次事件所有決議，規定政府應如何處理的，政府必尊重貴會的決議，絕對接受，澈底執行，毫不猶豫。」統帥這一段話，是很坦直明瞭的把這問題交給國民政參會來公正處理；我們也認為這是解決本問題的一個可能途徑。我們以為，除

了軍隊統一與軍令貫徹應由最高統帥部全權處，無庸討論外，其餘一切屬於政治方面理的問題，概可由參政會博採衆議，研究方案，以求真正的解決。二屆國民參政會首次大會今天就要閉幕了，所幸駐會委員會的職權，業經擴大，可以在大會決議範圍之內自由提出建議案，又可以調查案件，而昨天選舉駐會委員，董參政員必武也在當選之列，那麼，這個機關，在今後正好負起這個責任，這是我們所殷切盼望的。

（三月十日）

一個合理的臨時動議

重慶益世報社論

昨天參政會有一個臨時動議，諸君心長，可謂極爲合理，極爲純正。這一動議，是由參政員王雲五等五十四人所提出，該會決議，全體通過。原動議內容，包括兩點：第一，請以大會決議，對毛澤東黨必武等，拒絕其他若干參政員及該會原任議長勸告，以致未能出席本屆大會之行爲「引爲遺憾」；第二，「切盼」具有共產黨籍之參政員，深望該會團結全國抗戰之使命，并「堅守」該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擁護統一」之宣言，出席該會。臨議提出，曾經全體一致通過。情形之熱烈，爲該會成立以來所罕有。

這一動議，極示團結之必須聖潔，裏面說：「本會爲國民參政機關，於法於理，自不能對任何參政員接受出席條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條件」。這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在昨天社論裏，我們之所以強調「團結的聖潔性」，就是基於這一觀點。團結要「絕對」，要「聖潔」，一有「條件」成分在內，便把一個十分聖潔的事物，弄得醜態不堪！該會對於這一動議的一致決議，加強我們的自信。我們現在，敢以愉悅的心情奉告讀者：社會絕對有公論，人心絕對有是非。這就是我們的心理長城，勝利保障。我們對外對內，可說絕對樂觀。

這一動議，並對政府過去「懇切」維護全國團結之意，認識極深，它認爲：一切問題，除有關軍令軍紀者外，在遵守抗賊建國綱領原則下，當無不可提付該會討論，並依該會決議以促政府實行。這確是合理的民主精神。民主的絕大優點，就是握武力，重說服。故任何民主國家，絕沒有擁有武力的政黨；政見容有不同，軍令必須一致。議會的組織，是使大家在意見不同時，彼此「動口」，而不「動手」。我們沒有議會。但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却是違背國民公意的參政機關。具有共產黨籍的參政員，對於某一事項，果有有力的純正理由，儘可以說服精神出席大會，爭取該會的多數同意，今乃計不出此，而以拒絕出席爲要挾。這將何以自解於該黨黨所標榜的民主精神？

軍隊是絕對屬於國家的。我們的國民革命軍，是中華民國的國軍，而不是任何一黨

的黨軍。在全國一致擁護統一之今日情形下，任何黨派或個人，均不許以軍隊自私，實為奪取政權的武力工具。這是軍人的莊嚴性。蔣委員長在最近兩天兩次對參政員正式與非正式的演詞裏，也曾指出此點。他是國民公認全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所有以國民血汗培養的國家軍隊，必須對於他所發出的命令絕對服從。否則便是叛逆，而應加以討正，加以制裁，新四軍的不幸事件，應為國軍的至大污點。蔣氏涉軍紀，如與政治混為一談，便是共產黨願欲以國家的神聖軍隊自私。昨天參政會的臨時動議特將有關軍令軍紀的問題，置於討論範圍之外也很看出它的莊嚴立場。

從這一動議的「切盼」兩字裏，更可看出裏面的熱烈願望與博大精神。擁護統一的宣言，發於共產黨的自衛。初心本極正確，祇是「偽善不終」。這在該黨，是道義上的軍大「遺憾」，而在國家，也是政治上的不幸事實。我們為勝利的提早降臨，自然也在「切盼」我們「引為遺憾」的事，能夠無形消滅。這一關鍵，祇靠共產黨的猛省決心。昨天的這一動議已一致通過於國民參政會，便已成爲國民一致的要求。該會許該黨自新，亦即全體人民許該黨自新。該黨過去，曾因宣言擁護統一，挽回國民的豐富同情，備受政府的殷殷愛護。這同情愛護都是發於許人改過與「國家至上」的聖潔心理。現在的共產黨，不幸在行動上有了背棄宣言的遺憾，祇要它能力改，政府與國民，當然還有以博大精神，廣開其自新之途。

謝大謫「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有過不足恥，有過不改是恥。政府與國民，確已無負於共產黨。它在心目中，果有真誠的國家意識，自應懸崖勒馬，自贖於政府國民之前。我們更願正告讀者：共產黨之能否改過，端與我們的抗戰勝利無關。我們的純良國策，可安內攘外同時並進。萬一不幸，必須內安外攘，充其量，亦僅延緩最後勝利的時日，而無礙於最後勝利的到來。這是我們應以信賴領袖之心，不必存有絲毫疑懼的。最大「最後，我們謹以至誠，靜待共產黨的最後覺悟！」

十一 七參政員事件

——重慶中央日報社論——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突然發生毛澤東等七參政員不出席事件，並於二月十九日向該會秘書處提出所謂善後辦法十二條，復於三月二日提出所謂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以接受要求為出席的先決條件。參政員王雲五等四十餘人於六日提出臨時動議，勸告毛參政員等勿創惡例，從速出席，共同討論。經大會全體一致通過後，當已傳達。蔣委員長亦於六日代表政府聲明對於整飭綱紀，貫徹軍令及對於七參政員不出席事件的見解與態

度。言極詳盡，意義惋惜。凡有天良，莫不感動。毛參政員等以不出席為貫徹要求之要挾，實屬重大錯誤。倘能平心靜氣，以理智考慮其是非得失，我們相信毛參政員等必然痛悔其舉動過於幼稚。

第一：國民參政會是集思廣益，討論國家大計的機關，既無執行權力，自不能接受任何要求。毛參政員等所提條件，或屬於軍政範圍，或屬於政治範圍，或屬於黨務範圍，斷非參政會權限所能接受的。何況以接受要求為出席條件，此種惡例一開，後患何堪設想。參政會既為民意機關，如毛參政員等所提問題，屬於參政會權限以內，則該會自可依照法定手續，提出討論，付諸公決。於理於法，皆屬至當。不幸毛參政員等計不出此，提出手續既不合法，要求內容亦不合理，參政會當然無權答覆。假使毛參政員等認為此類問題，可在參政會討論，則更應出席，堂堂辯論，才是民主的精神，才是光明的態度。

第二：毛參政員提出要求的理由，由於前新四軍事件。前新四軍因不服從軍令，不遵守軍紀，已由軍事當局予以解散，事屬軍政，軍令，不特參政員對此不必過問，即任何人亦無須過問。軍令是軍隊的生命，尤其在抗戰時期，軍令的嚴明，是制勝的前提，不但全國軍隊應徹底服從最高統帥，即全國國民亦應信賴最高統帥，才能發揮統一指揮的效能。前新四軍既已解散，毛參政員等何必因此而提出要求？更何必向參政會而提出

要求？軍隊屬於國家的，最高統帥代表國家，統率全國軍隊。既無彼我之分，更無黨派之別，何以毛參政員等對於過去所解散的各軍，並不要求恢復，獨對於前第四軍採取庇護態度，未免不智。

第三：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曾發表宣言，矢誓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停止一切破壞及赤化行動，切實抗戰，共禦外侮。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陳參政員紹禹等亦提出擁護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經全體一致通過，舉國奉為抗戰時期的憲法，當然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言猶在耳，事豈忘心！試問前新四軍的行動，曾否抵觸二十六年九月中共宣言？曾否違反抗戰建國綱領？一言反詰，毛參政員等恐亦無辭以自解。這種反抗軍令，違背軍紀的軍隊，為國家計，為抗戰計，應該予以解散處分，毛參政員等倘能辨證一切成見，當亦首肯。抗戰建國綱領是國命所托，只有遵守該綱領，才能統一，才能團結，才能抗戰，才能制勝。如有撕毀抗戰建國綱領者，便是革命的叛徒，抗戰的罪人！

第四：國民參政會是代表民意的機關，即使目前尚未做到完全民選的境地，但其人選，在社會各方面負有領導地位的人物，是不能否認的。參政員是平等的，不能因有或種背景，或擁有或種力量，便自居於特殊地位，與其他參政員迥然有別。要求出席條件，不問其性質如何，亦不問其動機如何，毫無疑義的，是以特殊地位自居的。這種觀念

，若不根本剷除，民主精神無從培植，民主政治亦無從實現。毛參政員等向以促成民主政治爲己任，則歧視其他參政員的行動，更應慎重。我們要在言論與行動兩方面，切實實踐平等的信念，民主政治才有開花結果的希望。

第五：蔣委員長愛護部屬的心理，溢於言表。前新四軍事件，蔣委員長引咎自責，這種精神，實在可佩。只要軍隊能恪守紀律，長官當然愛護。何況值此敵人深入之際，御侮第一，更無自行削弱力量之理。舉國軍隊盡屬國軍，不特在過去及現在，毫末歧視，即在將來，我們亦敢斷言必無其事。服從軍令努力抗戰的軍隊，國民必然愛護。破壞軍令，抗戰不力的軍隊，國民必然厭惡。我們切望全國軍隊皆爲國民所愛護，不應有一部軍隊爲國民所厭惡。前新四軍事件，可謂爲不幸中之最不幸者，因此我們更切望全國軍隊皆以前新四軍爲前車之鑒，切實奉行軍令，努力對敵作戰使我們抗戰早日得到勝利，使我們民族早日得到解放。

根據上述五點：參政會會期雖已無多，我們仍懇切希望毛參政員等從速出席參政會，使一切問題俱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使敵僞所製造的謠言，俱能予以根本的掃蕩。萬萬不可使抗戰史上留一遺憾。同時我們又希望全國國民俱能認清事件真相，即使七參政員始終不出席，只要中共不脫離抗戰陣線，事件不至擴大，而剿共事實亦不至發生。這是我們可以安心的。

十一 國家至上

重慶掃蕩報社論

本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會業已多日，毛澤東董必武等七參政員先後致函參政會秘書處表示不出席大會，並向大會提出席會議之條件。經王參政員雲五臨時動議，經大會決議，對於毛董諸參政員未能接受各方勸告出席大會引為深憾！對於其所提各項出席條件，亦不予接受，但切盼毛參政員等堅守二十六年九月擁護統一之宣言並遵守抗戰建國綱領出席會議。這個案件，頗引起社會各界的注意。毛參政員等對於國民參政會此項決議，能否慨然接受，我人無從預料。願為國家民族利益計，我們則認為毛參政員等不應犧牲一時偏激之見，幡然悔悟，出席大會，共赴國難，免受全國輿情之指摘，而貽後世億萬年之譏。謹就團結抗戰之旨，為毛參政員等進一言。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是我們抗戰建國的無上原則。我們要不倖亡國奴，不使世世子孫受異族的宰割，我們必須團結禦侮，協力救國，從慘酷殘忍的倭寇鐵蹄下殺開一條生路。否則割裂分歧，主張靡靡，家破國亡，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只好一任敵人蹂躪而已，還談得上什麼抗戰建國？歷史的事實不但證明不能一致團結的國家不能

生存，便是戰鬥精神極強，而意志不能集中的國家也必遭敗亡。我全國同胞深明此旨，所以在七七事變以後，全面抗戰發動之時，莫不捐棄宿嫌，精誠團結，在我領袖 蔣委員長統率之下，各就崗位，共同努力從事於神聖的抗戰偉業。中國共產黨於二十六年九月亦公布共赴國難宣言，鄭重提出四項：（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責。如果我們能夠全國一致的奮勇抗敵，那末衆志成城，我們的勝利絕對不難達到。

誰都知道國家精神的建立是法令與紀綱。沒有法令便不能組織國家，沒有紀綱便無法執行法令。『一個國家尤其在受強敵侵略，對外作殊死戰的時候，他整個民族的命脈所寄托，就是紀綱與法令，』這是 委員長極嚴正的指示。因為『只要紀綱不紊，法令貫徹，無論他國家遇到如何危險困難，都可以轉危為安，獲得最後勝利。反之，如果紀綱敗壞，一切軍令不能統一，政令不能貫徹，這樣的國家，他雖有這樣強大的武力，亦必歸於失敗，最後，且必陷國家於滅亡。』那知當我們全國軍民正在作殊死戰與敵人搏鬥的時候，新四軍竟有一再違反軍令，擅移防地，襲擊友軍等非法行動，中央經再三

優容，卒為維持軍紀，不得不忍痛處置。但無論意見如何不同，只要於國家綱紀與法令沒有抵觸或妨礙，能夠遵循抗戰建國綱領，忠誠地為國奮鬥，我們相信中央必能一視同仁，不加深究。

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抗戰開始以後，這在我國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根據臨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的使命是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誠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後來修正組織，國民參政會不特代表民意的成分尤益加多，且在職權上亦盡量之擴大。這個反映民意，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代議機關，而各參政員又均為全國聲望素著多才多能之士，不避關山險阻，共來為國宣勞，則凡身膺參政之重責者，宜如何捐除私見，各本良心，公忠體國，自己尊重他的崇高地位，自動的貢獻其最大的智慮力量，以達成抗戰建國的偉大使命。以毛參政員等在第一屆參政會內已往為國宣勞的精神上表現，我們實在不明白他們怎樣的一念之差，竟然起來祖謾毀法亂紀的新四軍。毛參政員等忘却了國家至上的原則，忘却了服從中央命令一致抗戰的神聖諾言，不恤以地位崇高代表民意的參政員的資格，出為一部分不遵從中央命令者爭私利，我們非常惋惜。王參政員雲五等的臨時動議，詞嚴義正，忠心耿耿，既經大會通過，足見國民參政會全體參政員謀國之誠，我們很是感奮。

我們現在讀了委員長昨天在國民參政會為毛參政員等不出席大會問題之政府態度

的報告，益知政府對中共的寬厚優容。我們政府與全國國民只有一致對倭抗戰與剷除民族叛徒漢奸偽逆。只要中共以後奉命守法，不再襲擊友軍，和到處挑釁，我們政府無不一律愛護，一視同仁；而且我們政府寬大為懷，決不追究既往，其胸襟之寬大，其言之剴切，無以復加。我們切盼毛參政員等能體認國家至上的真理，接受 委員長的勸導與參政會的決議，毅然連袂出席大會，共謀國是；尤盼第十八集團軍各將領亦能澈底反省，以國家民族為重，守法重紀，共禦外侮，毋使兄弟鬩牆，授敵寇以可乘之隙；幸毋自絕於國！幸毋自棄於民！

十三 中山學社電七參政員

中山學社

社年會通過致毛澤東林祖涵等七參政員一電原文如次：毛澤東、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諸先生均鑒，新四軍違令亂紀，政府予以制裁，實為戰時不得已之處置。領袖苦心，天下共見，先生等以接受貴黨命令，於此屆國民參政會不肯出席，而提條件要挾，各方婉勸，終無效果，遂使海內外同胞，有悼心內爭重發之憂。本社同人適於此時召開年會，願本愛人以德之義，為先生等進一言。迴溯國父嘗

年爲期革命進展，曾許貴黨黨員以私人資格，參加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是爲全國革命力量匯合之初基，遂有後來革命潮流之高漲。乃北伐猶未成功，而貴黨便思篡奪政權，以有民十五之分裂。直至西安事變，貴黨便始幡然改圖，認階級革命實不能行於今日之中國，而民黨主義終有如日月之經天，然後與吾黨重新團結，有今日神聖之抗戰，戰事既發，貴黨更鄭重宣言，承認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所需，願爲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而奮鬥。凡屬愛國之士，孰不感奮，爲國事拍案觀者。然時間不可復追，民命詎能膜視，二十年之間，以貴黨所探路繚之錯誤，青年人士枉死幾何，國家元氣消耗又幾何，慘痛經過，已不堪回首矣。何圖數年以來，貴黨之所謂鬥爭方法，依然未改，雖以國家民族存亡一髮危機，終不能戢其奪取領導權之異志，陽奉陰違之事，層出不窮，誠如林肯所謂，縱使欺天下人於一時，不能欺天下人於永久耳。同人等深信誠之一字，爲學術政治之根基。科學之真理固出於真誠，政治之道德尤在乎誠實，吾中華民族，尤素以忠厚和平爲立身處事之本。論革命之理論，則階級鬥爭，固爲中國經濟實力所不容；論政爭之方法，則權術陰謀，決難操勝算於永久。吾人生命幾何，亦何苦日月勞神於爲僞耗力於圖疆，重貽愛國同胞之憂，徒引東鄰寇仇之笑哉。吾人深信抗戰與建國，必須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下，協力以赴，始能有成。先生等更嘗公開聲言，一個主義爲三民主義，一個政府爲國民政府，一個領袖爲蔣委員長，願按諸數年事實擁護謂何，服從

謂何，縱有極妙之宣傳，亦豈能盡逃天下之耳目，一黨失敗，其事甚小，惟國家命脈所托之時代青年，爲領導路線者之錯誤，而使其生命與能力，爲無代價之犧牲，則實國父與先烈之所難宥，天下與後世之所不恕也。夫人類萬事，無非解決將來，人格完成，由於日新不斷，並爲客觀之真理，亦主觀之道德，其徒逞意氣，只顧私圖，既非政治家之所宜，尤非革命者所應有。先生爲貴黨一時碩彥，知必不忍貴黨覆轍重蹈，使中國革命大業復添挫折，所望以本社同人此意爲貴黨幹部諸同志剴切陳之，首須根本改變其走不通之路線，確認三民主義爲立國之唯一主義，中國國民黨爲革命之唯一領導，然後舉派代表與吾黨切實協商，於抗戰建國兩事，謀今後如何精誠共赴之方。以貴黨與吾黨在革命歷史，固曾經患難相共，於個人友誼，尤不乏苦岑之雅，加以今日四萬五千萬同胞與無數友邦人士，又無不翹首引領願視吾兩黨之爲救國而始終攜手者。事既爲國家及世界客觀之需要，吾人即當努力以期成，倘受言爲善人，見義不爲乃無勇，想先生等必不以本社同人之意爲河漢也。

十四 告共產黨書

——孔荷寵——

招乘成見即取消邊區政府組織

十八集團軍不應視爲一黨軍隊

(中央社訊)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孔荷蕪，頃自某戰區發表勸告共產黨書，茲特摘錄於下：「竊嘗一度廁身共黨，經數年之苦鬥，與實際所得經驗，深知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其採取之政策，始終陷入錯誤迷途，其行爲之結果，每與動機背道而馳，以是毅然決然，於二十三年與中國共產黨自動脫離，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正式宣言，放棄過去暴動政策，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個人得見昔日同志與袍澤，不僅政治見解復歸一致，且在同一戰線上與暴敵週旋，何嘗欣慰。孰料中共故態復萌，今又有破壞抗戰行動，甚覺痛心。願抒所懷，以告共產黨人。」

第一：共產黨人應捐棄一黨私利成見，自動取消邊區政府組織，雖謂民主國家政黨林立，即可促進政治之發展，然世界獨立之國家同時有兩個政治組織者，無此先例，匪徒國際神隱所囑，亦全國國民皇皇然所難索解者。

第二：共產黨軍隊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後，即爲整個國軍之一部份，自應絕對服從軍令，努力抗敵，如藉口奮自敵人，便據爲私有，此與軍閥據稱雄者何異？共產黨人今後不應再視十八集團軍爲共黨一黨之軍隊，不爲國家抗敵，而祇謀一黨私利。

第三：共黨過去激腐淺理想與好奇之心，加以青年感情衝動，以至演出種種慘劇，惹起民衆厭惡，竟令思之，猶有餘痛。三民主義創自 國父之手，係體察我國數千年歷史文化與參酌世界社會思想，其偉大實亙古萬世而不磨，共產黨人現已表示願爲三民主義奮鬥，自應遵守諾言，在一個主義原則之下，一心工作，使敵寇無機可乘，庶抗建大業早底於成。以上所述，皆係由衷之言，願共產黨人接受忠言，共同站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絕對服從黨務委員長，以完成抗建大業」云云。



之有，詳述其經過情形，其要者如下：(一) 一九四九年六月。

某早派其弟。經王電影，曾與山由來有，隨其進黨人對受感者，其間故亦三列主筆冠則
美倉門，自願接受勸告，將一聯主筆退阻之有，一心工卦，更與陳毅商會者，其計其大
由文非與處開者，惟言思感，其則大實可古萬世而不絕，其亦能入以言其示就其三列主
志狀以衆懼然，其亦思之，其亦論議。三列主筆自，則父也，其亦能其則其下神國
論三：其亦能夫則其約其感其其之心，其以青冲其其其其，其亦能其則其其其。



戊

國

際

興

論



文



興

館

英國名流評論中共問題

精，更詳一

▲前日致電蔣委員長之援蔣委員會各會員亦在內。俱認為中國應繼續團結抗戰，以至獲得勝利為止。否則中國之抗戰即將陷於絕境，中國之勝利必須在英國人民所景仰之蔣委員長英明領導之下始可獲得，彼等與記者談話時，咸表示共黨問題為中國之內部問題，不願加以干涉，惟彼等以友人之立場，相信和好之解決，乃最佳之辦法，以便可以圓滿繼續抗戰，彼等認為「蔣委員長即中國」，貴族院議員兼援蔣委員會會長李斯托爾頓為文曰，中國之英籍友人俱深切希望蔣委員長英明領導之統一陣線能繼續保持，並能盡其一切政見與黨別，以至入寇者被驅至國境以外而後止。協蔣委員會秘書佛萊女士曰，吾余身為外人，不便對中國內部問題發表意見，惟余既為中國之友人，必須重申余之誠懇希望，即該問題能迅速解決是也，余相信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不但能完成解決目前之，且能成為亞洲各民主國之將來領導者。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拉斯基說：中國共產黨並未被剝奪其根據憲法所得之發言權，故余認為中國公民之當前義務即為奮忠於反侵略之共同目標，因遠東之今後一切文明，俱以此是賴也。下院自由黨議員孟德氏曰：余誠懇

希望蔣委員長領導下之軍隊能團結一致，蓋此將使中國早日獲得勝利，亦將使吾人反侵略之共同鬥爭早日獲得勝利，軍事之指揮當更統一，此在英國亦然，故余對蔣委員長個人之必要，無庸結節將招引災害。前日本紀事報編輯藤氏爲文曰：中國如能保持團結，即可獲得勝利，否則即將滅亡，待其滅亡時，共產黨所抱之希望亦將永遠消失，因日本乃布里斯多區主教爲文曰：余完全同情于中國人之鬥爭，此點無庸余多言。名作家斯泰波爾頓曰：中國現正與新野蠻主義作生死之鬥爭，今日之英人已知此種鬥爭之意義，鬥爭如告失敗，則所有人民即全淪陷爲奴隸，其建立快樂中國快樂英國之希望，亦即告消失，中國之社會秩序與英國之社會秩序同受資本主義之毒害，然值茲時期，其最危險之仇敵已非內在的資本主義而為外來的野蠻主義，此一時刻之第一急務即爲保持全國團結，以便抗戰云，曾在遠東居留極久之「鄉下人雜誌」編者斯考脫氏曰：四十年前余在余所著之書籍中即說明個人對於中國人民之信任，中國之友人對於中國自我犧牲之立場及其偉大之進步，應引以自驕，中國之分裂將大行削弱，英美爲應付民主主義之共同敵人計，團結一致乃成絕對必要云。

中國共產黨問題的內幕

最近又傳來了中國國共磨擦的消息。以前也時有這種消息，或事出有因，或純粹係日方散佈的謠言，俾影響其美的輿論，每當英美考慮援華的時候，這種謠言尤多，此項消息的傳佈，我想以後仍舊難免的。

且不論這種消息的真偽如何，來源如何，其根本關鍵只有一個，即俄國態度的曖昧是也。從這一點去觀察，亞洲的戰爭實在和歐洲戰事沒有什麼兩樣。雙方都有俄國那個未知數，無法估計，結果一切行動相當的須要暗中摸索。俄國在這種情勢之下，在東西兩面都可儘量利用，以圖從中漁利。

中國最近這次國共糾紛的原因並不明瞭，而且也是無足輕重的。這個所謂原因，照佛家說起來，實是「緣」而不是一「因」。

中國共產黨表面上是為了要求自資瘠的西北遷移到富饒的長江流域，其理由為：在長江流域發動遊擊戰，更能發揮抗日的功效。

但復次，他們似乎想壓迫中央，作政治上的改組，容納國民黨以外政治組織中的代表

份子，以廣政府機構的組織基礎，如此則共產黨可以獲得比目下更大的勢力。但這是衝突的癥結，決非言語可以表達。雙方猜疑而互不信任，一方面中央政府不能斷定共產黨作圖究竟爲了救國呢，還是給極俄增加利益，在另一方面，共產黨又懷疑中央政府要他們抗日，是不是想藉此消滅他們的實力，於是雙方都有所保留，而不能爽快快作推誠的談判。

兩黨共由日本的侵略而暫時結合，其間的裂痕永遠非常廣大，兩者的目的永難一致。若果只有政治社會政策的內在，他們早已要協，或者共產黨早給消滅了。但因爲有蘇俄那個外在因素，於是問題就非常複雜了。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純粹的中國政黨呢，還是俄國用以推動世界革命或拓土開疆的先鋒隊，誰也不能斷定，唯其如此，故國民黨與之妥協或共謀解決的門戶就完全關閉了。而俄國以物資援助中國抗日，不論其動機如何，也是一個複雜的因素。

俄國的援華，若用說許一詞，語氣太重，至少使其黨與莫斯科對重慶有了要挾的藉口。當此次國共發生糾紛之際，日本的特使同時在莫斯科與莫洛托夫談判俄國與日本之復加入德義同盟的問題，這決非偶然與偶合的事情。這種談判結果對中國影響如何，中國自己很明瞭。

如果日俄成立協定，俄國停止援華，（援華與否，自屬日俄接近的最要關鍵，）中

國於下列兩事上必受嚴重打擊：一，物資來源因此將關閉一途。二，自後共黨的動向就難於判斷，他們將以中國國民的立場繼續抗日呢，還是聽莫斯科的命令，把西北對日人開放。

歐亞兩面，其基本之困難，全在不能判斷俄國對戰事究取什麼態度。中日戰爭之有利於俄國和英德戰爭之有利於它完全一樣，消耗歐洲的敵人與消耗亞洲的敵人於俄國同樣有利。日本給中國戰到筋疲力盡，於是對俄國的一個有力威脅者消滅了。中國不論勝敗，戰至消竭無力也是必然的。如中國因俄國的援助而得的勝利，或共產黨立了很大的戰功，俄國在中國的地位必然增高，而其增高的程度，與前者是成正比例的。

倘若日本敗退，把廣大的富饒之區留在共黨手裏，而中國共產黨若仍聽命於莫斯科，則俄國就獲得了不費代價的勝利，而這個勝利又可造成它東亞優越的地位。
中國政府之所以遲遲無谷者原因即在於此。它須要莫斯科之援助，同時又須要共軍的作戰，但它不願於抗戰成功之後，償付那麼巨大的代價，讓中國共產黨與俄國來掌握中國政府的實權。

因此重慶政府的政策是：給共產黨以相當的軍火金錢與機會，足敷其與日人作戰之用，但不願幫助其龐大自立，貽日後之禍患。這並不是一種廢道而行的政策。共黨及共黨同情者攻訐重慶政府的手段迂迴曲折，亦非無因。然而國共兩黨互相應付，誰都沒有

既道而行。其結合完全由於雙方戰敗日本的意願。這種結合是有限度的，倘使俄國三天希望日本戰敗，這種結合也就不能成立一天。也就是說，俄國若改變態度，欲犧牲中國而與日本握手，這種結合也就不能存在了。

俄國轉變，現在仍少可能，因為日俄沒有接近的基礎存在，若以中國分爲勢力範圍，苟非讓日本統治偽滿與中國，否則日本是不願意的，如此俄國又永遠有被日本攻擊的危險。同時除非俄國同意聽憑中國去自生自滅，不加過問，否則日本與俄國接近，也就得不到什麼。因爲，日本如在亞洲大陸不能得到強大的立足點，他們認爲對俄的安全程度是不夠的。

日俄之間的不能互相信任，正與德俄之不能互相信任根本相同。這也是他們澈底合作的障礙，不過同時也不足以使俄國在東西兩面絕不妥協或絕不讓步。在歐洲，若果德國過分與他遠不去，他就放下臉色，暗示有轉向可能。在亞洲，如中國一點不讓俄國保留勢力，他就以對日妥協爲威脅。所謂保留勢力就是要使中國共黨得到更好的戰略地位，中國共黨得到更好的政治地位。

俄國對華行動很易猜透。正像它在東歐一樣，在相當限度之內偷一下機。可是政治偷機，也像撲克偷機一樣，「捉機」的人總不免也要冒相當的危險。在中國以後仍得冒些這種「捉機」的危險。以後國共的衝突仍所難免，自在意中，至於避免正式決裂的代

但，雙方必儘可能的想多到手一點。且一國國內問題，決不會影響中國前途。如其附文

二、從新四軍事件說到中國統一和民主

黨國體制。從新四軍事件說到中國統一和民主。畢範宇作。逸君譯。

和。即謂其本文作者畢範宇先生 (B. B. Ho) 美國人，現任成都華西大學教授

雖然不公，對吾國有極深切之了解之態度向極公正。本文係畢氏本年二月二十日發言。隨

突。共商六日對美廣播辭。由中央週刊社孫逸君同志根據紐約輿論壇報譯錄。並附

中共出。所論透關允讀能不獨對共黨問題，即對抗建過程中之其他政府日趨的而

與革命前經濟問題，俱可得一比較深刻之認識，誠國人必讀之佳構也。

中國能夠維持國家的統一嗎？中國會向民主政治前進嗎？這兩個問題，不特與中國

抗戰的勝利有着最密切的關係，而且也是中國的賢明領袖們和外國的中國友人們最所懷

念的。昨晚我預備講的一部份是根據我對自由中國的現狀所作的廣泛觀察，一部份是根據

我和中國各階層的朋友們屢次所作的晤談，——在這些朋友中間，有的是政府要人，有

的基實業巨子，有的是教師和學生，也有工人和農夫。我當以絕對自由的立場，把我自

自己的印象和信念報告給諸位。

我所知道的共黨問題

特別是在從中央政府在一月十七日把不暇軍合的新四軍解散以後，美國及其他國家都不禁震動震驚，以為中國將有內戰的危險。這個事件，當然不能不說中央和共產黨軍隊長期磨擦的結果，將來演變如何，完全要看中央能否有賢明的措置，共產黨能否服從中央軍令的關心。

中央命令新四軍從長江下游向北開拔，新四軍遲留不進，結果便引起了上月間的衝突，共產黨方面把這次衝突渲染得厲害，說是他們正在開拔的時候，就受到攻擊，他們對於不公平的待遇表示不滿，並且要求恢復原狀，懲辦這件事件有關係的軍事長官。同時，他們又重新提出從前的請求要使政府的政體和辦法進一步地民主化。

中央方面聲明並無消滅共產黨軍隊的意念，也不想對共產黨施行壓迫。重慶的共產黨機關報仍在繼續出版，共產黨領袖們也仍然非常自由。但政府對於戰時的軍紀，却無論如何要維持。政府所持的立場，可從三方面來說：一、軍事的，政治的國際的。軍事方面，全體軍隊必須受中央軍令的指揮；政治方面，政府依舊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够合作。至於從國際方面來說，這次事件純粹是一個國內問題，決不會影響中國對蘇或對其他友

邦的外交政策。……

諸位總知道，從前國民政府和華中方面紅軍所建立的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曾經有好多年的鬥爭。雙方因那一次鬥爭而激發的情感，已經並沒有全部冷卻。但到日本開始侵略，精誠團結的局面就跟着形成。共產黨自動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的稱號另外設立一個「特區政府」，受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統制。共產黨還提出諾言，停止傾覆國民政府的活動，廢除沒收土地的政策，誓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而奮鬥，並且願意在解放戰爭中充分合作。

八路軍（編入中央軍後，稱十八集團軍）包括三個師，約四萬五千人，參加華北第二戰區的戰鬥序列。從前的共產黨軍隊從中央命令，在指定區域用活躍的游擊戰對付日本軍隊的游擊戰。只要共產黨軍隊服從中央命令，在指定區域用活躍的游擊戰對付日本軍隊，那就不會有什麼糾紛。但事實上，新四軍却在額外的擴充實力，越入其他中國軍隊的防區，設置他們自己的警衛線，擅委地方官吏，不經中央政府許可要徵收賦稅，利用軍費要給本身作政治宣傳。阻撓中央檢閱共產黨軍隊的計劃，並且和正規軍屢次發生衝突，……在這種情形下面，問題就非常困難了。

蔣委員長對於一般比較激烈的共產黨員以及國民政府和中央黨裏面比較保守的份子，都一樣用極大的忍耐來應付。最後他終於決定，如果要整飭軍紀，維持行政統一，防

止各地軍隊間磨擦的日益加深，便非採用適當的措置不可。蘇聯亦如第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中央在去年十月十九日，就第一次訓令新四軍，叫他們開拔到黃河以北。中央方面想在新四軍提出相對要求，遲遲不遵行命令，就覺得這是違抗軍令的證據。同時共產黨開拔尚未完畢以前，汪新一部份新四軍便繼續開拔，江北的一部份也接到解散的命令。當時這些事變，又恰巧發生在日軍侵略的區域裏面，並非完全是在國民政府的統制之下，於此可見問題的複雜，決不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

國民政府對於這次事件的無辜意義，必須劃分清楚。一位中國友人某次對我說的話，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說：『林白士發帖在公民的立場上儘可批評美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但要是他以戰時現役空軍的資格，他就得服從軍令，否則便須受軍事處分。』

好些美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軍隊大多表示同情，這實在是非常奇怪的；原因，他們對於本國或歐洲方面的共產政策向來沒有多少興趣，祇表示多少同情，而對中國的共產黨却抱這種態度，安得不叫人奇怪！其實這種現象，一部份還是史諾（Edgar Snow）造成的，他贊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以及他們簡樸的生活，動員民衆的能力，乃至巧妙的游擊戰術等等，結果共產黨的聲名，便因以大盛。我認識史諾君，他祇是一個寫作天才，可是我總覺得他如果繼續在此時以偏袒的心理，單單表述事

實的一面，他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對不起中國的事了。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待人並不是到處一樣的。我最近接得河北和江蘇方面的美籍友人來信，即曾說共產黨的狂暴和壓迫。至於國外許多友人，他們所以要偏袒共產黨，或者是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進步政黨將來一定會努力於必要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改革，從他們看來，一個人如果批評共產黨，就適足以表現這個人是頑固的封建階級，並且滿頭積腐是反動的政治思想。

我本人對於小規模的共產黨實驗，一向很感興趣，對於共產黨的社會理想以及他們為民衆服務的精神，也一向很認識；同時我還相信，共產黨的游擊戰在這次戰爭中間確曾有輝煌出的成績。我對共產黨所持的這樣態度，凡是認識我的在華友人都是很知道的。但是我們却萬不可爲了這些同情，而忽視了別的事實，忽視了中國國民政府的偉大成績和巨大困難。凡是侈談共產黨問題及散佈中國有內亂可能的謠言的人，簡直是落了中國的敵人的圈套。

這裡有幾件事實，諸位應當記住；共產黨軍隊都會提供諾言。效忠於國民政府。共產黨迄今還沒有取得合法地位。但對一切小黨，在憲法施行前，政府都給予以既成事實的承認。過去召集國民大會的計劃，雖因日本的侵略而中止。但將來，中國的交通便利以後，這個大會立刻就要舉行的。國民黨現有一百七十萬黨員共產黨員據說是六十萬人，可是共產黨軍隊所駐紮的區域却不到國民政府直接管轄區域的百分之五。共產黨現有的

實力，據各方面估計，大約佔全國軍隊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假如共產黨人想放棄共同抵抗日本的計劃，他們未嘗不會來一次叛變，例如共產黨人沒有誠意，他們亦未嘗不會破壞國民政府的努力，甚或暗中造成一種局面，以便在戰爭結束以後，向國民政府苛索要挾，然而我總相信，共產黨的賢明領袖們是既不願叛變也不願破壞的。

統一前途的光明

現在雙方的領袖都在用盡方法，避免決裂，但依我觀察，縱使決裂無法避免，也決不是一種內戰。牠只能算是少數人對於國民政府的叛變，而且一定會給國民政府用對付叛變的手段來對付。結果，國民政府一定獲勝，同時也不會像某些人所憂慮的那樣削弱他的抗戰實力。這兩點，可說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無論如何不致發生內戰！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會反對國民政府的統治。

現在的局面，已經比數星期前緩和得多，同時雙方在抗戰期中互相諒解的希望，也比數星期前來得大了。戰事結束以後，共產黨便是若干政黨裏面的一黨，而且儘可以在立憲的政府之下，成政黨的立場，努力於它急進社會政策。

共產黨領袖們對於美國的援華政策，非常冷淡，他們以為美國就跟德國義大利和英國一樣目的在捲入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漩渦，這樣一來，目前的局勢就顯得非常複雜了。

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自己承認：和第三國際有着相當關係，因此他們對於國際問題所抱的態度，也就無疑會受到這種關係的影響。

國民政府是中國根柢深固的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它曾充分證明它有統一和統治的能力。自一九三七年後，它又充分表現出偉大力量，以長期抗戰來對付強頑殘酷的侵略者。現在國民政府的領袖並不否認自身的弱點，同時亦承認有求進步和改革的必要。但若內部現在就實行激烈的變動，結果一定是非常不幸的。它將削弱抗戰的力量，造成不成熟和不能持久的和平，並將招致以後數十年間的混亂。這一點，國民政府知道得很清楚，共產黨方面亦未嘗不知道。雙方誠然不免有浮躁的份子，但依我的觀察，賢明穩健的主張，總會佔得優勢，我在重慶住了好幾天，便愈覺得我的觀察不錯，因為當時我非特和政府方面的朋友有過好幾次談話機會，就是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負責人員也有過好幾次的深談。雙方都願意採納人民的輿論，而人民的輿論，是一致主張和平解決的。

一般外國的作家們因為要搜集動人心魄的材料，不惜把中國的困難加以誇大的渲染。中國分裂的記載，幾成時髦的新聞，可是，諸位請仔細想一想！願意中國分裂的是誰？中國嗎？不是的！美國和英國嗎？也不是的！日本和她的軸心同盟嗎？我敢說是的！因為中國分裂以後，日本好放手南進！汪精衛的傀儡政府？我也敢說是的！在這樣嚴重

的關頭，諸位萬不可以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捕風捉影的妄言，來增加中國的困難。中國的正規軍在二百師以上，動員的單位也不可數計，這些正規軍在作戰時，和共產黨軍隊一樣的英勇，而且一樣有偉大的戰果，只是一般人對於他們的勞績，不及對於共產黨軍隊的勞績來得深知罷了。這種情形，一方面是由於新聞檢查制度尙未十分合理，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准把軍隊的番號載在軍事報告上的緣故。

這裏日常所發生的並不是動人心魄的新聞，而是中國堅強的自衛以及戰時中國的進步。中央政府的權力，已經擴展到西陲各省。張羣是中國的傑出人材之一，現在正新任四川省的主席。縣行政的改善，各省——湖南便是一個例子——的突飛猛進，發展實業和增加農產的努力，工業合作社的發榮滋長，公務人員的訓練，剷除烟毒的成績，初等教育和民衆教育的擴展，新公路的興築，救濟傷兵難民及孤兒的匡大計劃，民衆在空襲下精神的振奮，炸後廢墟的整理和建設——凡此種種，都是事實，不好算作新聞，然而這些事實，俱是我們應當重視的全部事實的一部。

我曾經在鄉村裏面住過好些日子。我跟各色各樣的人談話——談話的時候，自然是用着他們本國的言語。我願以極深的信念和誠意告訴諸位：中國在爭取自由的奮鬥裏面，始終是精誠團結的。沒有一個負責的領袖敢主張接受日本現在的條件，進行和平運動。國家的心臟非常健全，中國繼續在進行抗戰。全中國的人民都有一個熱切的祈願，希

望內部和平，希望和日本人在公平的原則下談判和平，並且希望得到一個建設新中國的機會。在這四年中間，比現在還來得嚴重的危機已經過去了不少。中國總是一再表現着她的力量，使敗北主義與幸災樂禍的預言家一再失望。統一中國將繼續為民族的自由和民主政治而奮鬥，諸位可以放心。

中美民主的比較

諸位若要批評中國，應該根據着積年累月所得的進步，切不可全憑着在某一特殊時期裏面的不幸事件。抗戰期間的中國已經縛住了侵略者的手脚，獲得了重大的社會效果。諸位當然也能指出許多依然存在着的弱點——效率的缺乏，非法謀利的行爲，文盲的衆多，地主的驕橫，政府各部間的摩擦，以及封建制度的殘餘等等，但諸位也得知，對於這些弱點批評得最嚴厲的，有些却就是國民黨黨員和國民政府的當局。人民對於國事的主張並非受箝制，自由主義的根苗正在發榮滋長。

三月一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就要在重慶舉行。這一屆的參政員已擴充到二百四十人，其中九十人是由省參政會和市政參政會直接選出來的。中央已經提出諾言，參政會開會期間，言論絕對自由，並且已經邀請所有的少數黨選派代表參加。事實上，參政會乃是進展到國民大會的一個階段。

八中全會也將在四月間舉行。那時候，對於政府的政策，一定會有熱烈的討論，同時也一定會有不少提案，要求國民黨內部實行改革。在重慶儘管可以看到許多入對於現狀不滿。但這種不滿並非說明他們在消極悲觀，而是說明他們正抱着極大希望。中國政府並不在向獨裁的路上走。那末，中國是否在向民主的路上前進呢？每一個和我談話的政府領袖都說，只要戰事的環境許可，即使英美的民主政治，也都受着戰時環境的影響，教育相當發達，民意機構已經健全，中國一定是會向民主路上邁步前進的。諸位要判斷中國，必須根據中國所取的方向。而這個方向便是民主——社會的民主，其實就現在情形看來，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兆徵，比美國還來得顯著些，經濟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這種日益澎湃的潮流，任何反動的政客都不能阻止。德國和日本儘管有獨裁者把本國的民衆組織了起來，武裝了起來，而視之爲奴隸，但中國却決然不會有獨裁者產生。諸位僅可以把中國當作民主政治的盟友，中國決然會堅定的反對獨裁政治，擁護世界大同的理想。

四年艱苦的抗戰，對於中國的經濟體系，誠然會發生很大影響。但希望也就在前面。物價誠然增加了十倍，可是大多數農民（甚至是佃農）和工人的生活，却比戰前來得富裕，而農人和工人的數目，已佔去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生活最苦的人，祇是一般公務員。現在政府正採用嚴厲手段，對付非法牟利的行爲。我們希望土地與稅制的改革

，以及開辦得即時利得的政策，能够在最近的將來見諸實行。其他許多改革，當然也很需要，但只要諸位細細巡視自由中國都市市鎮和鄉村，諸位亦就會看到一種穩定的景象，遠非五年前所能比擬——生產是增加了，生活是繁榮了，行政機構也健全了——可是諸位却決然看不到『經濟的混亂』，一如某旅行家最近所描寫的——或者應該說是最近所想像的那樣。

日本才想到處使中國發生『經濟的混亂』，她掠奪中國的財富，摧毀中國的工業，剝削中國的人民，並且把分文不值的紙幣發行到中國來。

英美兩國若要和中國談到民主問題，就得虛心的想一想；本國的民主制度是否絕未受到限制？殖民地方面（例如菲律賓和印度）的自治訓練是否沒有失敗？中國的共和時代開始還不久，而美國在一七八九年就已實行共和。中國的人口總數，數倍於美國，各種須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也比美國來得複雜，來得困難。諸位只要用更深一層的眼光去觀察中國的浪潮，諸位就能看到一股堅定的洪流，會使諸位的心頭滿懷着希望。

美國有流氓，股票濶客，和褻奪公權的黑奴，又有紐約的二房東和各大城市的黨魁——但我們知道，這些並非完全是美國人，也決不是民主美國的優秀分子。現在中國所有的敗類，當然不止這些，中國的弱點，也當然比諸位所指出的來得多，但新中國的基礎

，却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共同擁護的。今日中國人已經把民主政治的原則，作為中國前進的航標和指針。他們決不會迷入歧途。這一點我十分相信。但我們必須允許他們有充分時間，來培植民主政治的精神，（而後一九一一年後所鑄成的錯誤，才不致重演），並得從容地訓練及羅致良好的政治人才，剷除根深蒂固的惡習，建樹健全的文官制度，創立適合國情的政治機構。現在中國所期望於國外友人的，只是國外友人們能援助而且鼓勵這種進步的趨向，不要破壞國民政府的種種努力；原因是國民政府的努力，乃是勝利和進步之所寄託。假如英美援助中國，日本就不能繼續南進，而一種永久的和平——中日兩國都不吃虧的和平，也真正有實現的可能。

羅斯福總統的私人秘書居里博士，在重慶曾有兩星期就攔，並且到過成都。凡是跟他接觸過的人，對他都有很好的印象，覺得他和藹，誠懇，而且具有幹才。他一面研究中國的需要，一面討論美國可能援華的方法。中國政府給他種種方便，讓他視察建設事業，搜集材料，明白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和在朝的許多人物，以及各黨各派的領袖，都作過長談。由中國人看來，他不僅是一位負有特殊使命的經濟專家，而且還是一種極有深意的象徵，一方面表示美國的統一和民主，一方面表示美國對於中國所抱的信念和希望。希望什麼呢？不消說是中國維持他的統一，向民主政治邁步前進，在新世

界裏變成一個自由強盛的國家。

我相信，中國是不會使美國失望的。天際誠然還未明朗，但光華燦爛的日子正大踏步走來。統一與民主決不會在中國消逝。牠們是進展無間的現實。這幾天，諸位是正在懷着對於統一與民主的新信念，朗誦『上帝保佑美國』的禱辭。但願上帝保佑美國和中國，以及中美兩國的友誼——中美這兩個偉大共和國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太平洋和全世界的和平都寄託在他們身上。

(完)

四 英賀希夫人論國民黨與共產黨

僑居中國甚久之賀希夫人頃談稱：「予非華人，而論列中國國策，似有未當，一若吾人每感華人亦不合論列英國之軍政大事。惟予個人常有一項感覺，卽一般外國人士對共產黨所盡之力量，每每過譽，而對中國主體所盡之力量，卽使更爲偉大，反未以應得之讚語加之，苟余之意見能生些微效用，則予願以之贊助國民黨之組織及其領袖，因（一）予個人認爲國民黨較共黨更爲民主卽開明。（二）予認爲國民黨過去領導中國人民，成績斐然，而中國人民未來之自由真正希望，亦寄諸國民黨，（三）就一般言之，中國國民黨代表中國人民之意志，較共產黨爲確切云云。倫敦自由教會聯合會總幹事柏格

奈爾稱：蔣委員長領導抗日，進展順利，為全英國人民所熱烈慶幸，現蔣氏領導之抗戰已勝利在即，蔣氏誠應受中國各黨之擁護云。

——中央社三月二十二日倫敦電——

五 泰晤士報評蔣委員長演詞

泰晤士報外交記者頃為文評論蔣委員長所發表之關於共黨情形之聲明內稱：共黨之要求中，包括恢復已解散之軍隊，劃定特別共黨區域及承認共黨有特殊之地位，實為不能接受者。中國政府之態度，實屬合理之至。中國政府與共黨並無主義上之爭執，但決不容在大敵當前時有不服從軍令之情形，亦不容中國內有兩個獨立之政府及軍隊存在。此次爭執並未影響蘇聯對中國政府軍械軍火之供給，極堪注視云。

——中央社三月十二日倫敦電——

六 眞理報評論新四軍事件

眞理報論解散新四軍事件，謂該軍死傷者達四千人，被俘者二千人，該報認事件之起因，係黨派偏見，據謂中國進步份子，認八路軍亦有被解散之可能，其結果「擴六內戰而使中國削弱」。

——合衆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

七 居里先生對於中共問題之觀察

關於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居里向總統所提報告內容，此間報紙頃首次刊載若干消息，據稱所載者係報告內若干正確消息。居里由華返美後，相信美國遠東外交必須勇往直前，居里並不重視國共之糾紛，因第一，此事已告解決；第二，此事為中國自信及勝利信心之表現云云。

——三月二十五日路透電——

八 英援華會論新四軍問題

英國援華會舉行兩週例會時，曾討論解散新四軍問題，決議致電 蔣委員長，希望對該事件，予以適當之處置，以克服目前之困難，各委員會認為中國之統一，應予以維持，國家建設，應繼續進行，抗戰決心，應堅持不渝，至中國獲得最後勝利，完全自由，以及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得以澈底恢復為止，各委員並深信中國之勝利，已在目前，因敵人正呈現疲弱之象云。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專電——

、因烟入主是謀害國之益云。

、烟及賭土安樂與主財設立、存之、

、烟及賭土安樂與主財設立、存之、

、烟及賭土安樂與主財設立、存之、

、烟及賭土安樂與主財設立、存之、

八 英對華領土問題觀

精心大案議定云。

前、英王並不承認圖定之條約、因第一、英王與普羅馬之種二、此種條約中國自然及種條

、英王與普羅馬之種二、此種條約中國自然及種條

、英王與普羅馬之種二、此種條約中國自然及種條

中央地島三十七日事

三月二十五日發

十 里次主權與中共問題之關係



民國
93年
教育部
補助

中華民國玖拾肆年玖月拾陸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900596

